

春夢

徐仲年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春
夢
集（全一册）

定價國幣五元

外埠另加運費雜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者	徐	仲	年
發	行人	張	靜	江
出	版者	世	界	書
發	行所	世	界	書
		局		局

春夢集「目次

自序

第一輯

虹的消滅

別音容兩渺茫

三

第二輯

投淵

三〇

茶苦

八一

鬢兒記

一〇一

見雞而捉

一三八

如法泡製

一五四

目次

負箠記

一六八

荆棘天心

一八二

曲終人不見

二〇〇

蒿里游魂

二〇九

火中蓮

二二一

虹的消滅

在歐洲，戲劇和跳舞最盛行的時候是冬季與春季，而最最適宜的時候實爲嚴冬。我呢，原來學過跳舞的；不過，我跳舞起來宛如操體操，不用說：懷中的少女不高興，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於是，立誓不跳舞。冬季所給我的快樂，不在乎跳舞，而在乎戲劇、音樂會、藝術舞蹈會、學術演講、等等。這種精神上的食料，在歐洲的各大京城，各大都會，是用之無窮，取之不竭的。我決不卑視中國人的生活，——真正祇求「生活」的生活，——我只知可憐這班連吃飯問題尙難解決的人們！自愧不是黨國要人、縉紳鉅富，未能救濟他們，如何忍心去批評他們？然而，……然而，人心是肉做的，易感動的：若將當年勞苦與娛樂平均的生活，和回國後祇有肉體上的勞苦，精神上絕難得到安慰的生活相比，不禁悵然！

因爲曾經立過誓不跳舞，所以不再進跳舞場：人家成雙成對地摟抱着跳舞，我一個人去冷冷清清坐着做呆鳥？不！不！可是，有一種交際友誼跳舞會，我常常參加的。原來法國的大學教授們，平日所授鐘點雖不多，自己著述卻很忙，很少與學生往來。他們乘着冬季，開個家庭間的跳舞會。由「舞場」(Dancing)退而爲「隨便的舞蹈會」(Sauterie)，足見性質不同：舞

場，祇須買票，誰都可以進去，所以人物很雜，中等上等家庭的少女是不去的；至於家庭間的「隨便的舞蹈會」，做主人的要請誰就發柬給誰，所請來的少男少女都是家世清白、行爲端正的。而且，我有個祕密告訴初至法國，或將去法國的同學們：我們知道，大戰以後，法國男子太少；加以種種不景氣，謀生爲艱，青年男子就不想結婚。因此，法國的少女供過於求！中國老式人笑女子爲：「賠錢貨」。法國，幾幾乎有「錢」賠的「貨」還沒有人要！我們不當譏笑她們，她們委實是可憐！每每逢到這種家庭舞會，那班想做「美麗的母親」(Belle-mère)——「岳母」也——而未能的太太們，領着待嫁的小姐們來赴會。這班教授既然「教育教育」，就得給機會與他們的高足去「學生學生」。因此，我們這班大學生去赴會，說不盡男女主人的慇懃，而且還受那些太太們半母性愛的招待：——大凡尙未成婚的女婿，尤其是候補女婿，丈母「越看越有趣」，而已成婚的女婿，難免要「越看越生氣」了！

那年是一九二九年，我尙在里昂大學讀書。有一天，我接到一張家庭舞會的請帖。因爲那位發柬的是我所心服的教授，平素和我極要好，所以我決定赴會；却怕一人寂寞，就約了同學洪波君同去。

說到洪波兩字，就使我想起這位四川青年：中等身材，配上一個過大的頭；兩肩，倒不下垂；只是他的胸，非但是平坦的，而且有些凹進去；兩道眉毛很濃，而那副眼却反常地細長；

鼻子，夠大，鷹爪式；耳朵，是兩柄小團扇，有些「招風」；口稍斜，上唇左右掛着一個八字紋，突然把洪波君加老了數年；洪波君的手簡直是熊掌；而他的脚呢，他買鞋時老是走到孩童部裏去買的。總而言之，他全身有些矛盾；或許因為這個緣故罷，他喜歡和他人爭論，而且不得勝利不罷休。我和洪波君有同居一房之雅，「吵」得來，——就是說：吵嘴雖則吵嘴，朋友依舊朋友。我知道他近日有些「女荒」，所以我拉他同去，所以他也樂於從命了。

我一踏進門，嚇了一跳，反身想跑，却又跑不了。我一見「象牙糊猴」就心焦，而「象牙糊猴」見了我就哈哈大笑。「象牙糊猴」大概有三十多歲了，身高且瘦，血脈裏的血已滯了一半，皮膚白得可怕，幸而有層黃毛蓋住，故有「象牙」之雅號。承蒙天公做美，使她鍾情於我；我呢，只恨我不生在菲洲，如果我是一個黑炭團，她的熱度或許要減些！

——啊！徐先生，何種風把你吹至此地？她從客廳底直喊出來，而且故意攔住了沙沙的嘆音，「徐先生」三字在空中戛上三戛，真有繞樑之慨！

「總之不是糊猴風！」我心中想着，却放眼四望：了不得！東一副張得很大的眼睛，西一張含笑的嘴；不是瞧我，瞧誰？不是笑我，笑誰？「象牙糊猴」啊，「象牙糊猴」！倘使不在C教授家裏，我准給妳一個下不下台！

音樂隊的指揮者向一小磬上敲了一下，電光改爲粉紅色。

哦！

「象牙獼猴」推開小茶桌，向我直撲過來。

呀！

大敵與鏡鉞齊下：激流穿出銀瓶，炸彈着地爆裂。

我斗地一驚，忽然福至心靈，我轉向「象牙獼猴」道：

——這位洪波君，跳舞跳得很高明，我鄭重爲妳介紹。（我轉向洪波君）：這位Y女士，

音樂家。

——豈敢！豈敢！她挾着洪波君就走。

真是貓頭鷹學黃鸝兒歌唱。

我心中正在高興，有人在我肩上輕輕一拍；迴頭一看，原來是D女士。D女士是我的同學，她聽歷史地理課，她也來聽文學，上比較文學課時，她便與我相逢了。大致她沒有找到舞伴，所以來找我。我呢，因爲她剛從鄉下中學出來，還保有一片天真，而且極直爽，絕非「蚊子哼哼」式的美人，我很願意同她談話。我們也不加入舞團，就沿一桌子坐下談天。我以洪波君的奇遇告訴她，她笑得將手帕亂咬。我一面說，一面看「象牙洪波」與「象牙獼猴」，一面機械地取桌上的點心而食。

——你餓了嗎？D女士好奇地問我。

不知不覺間我吃完一大盆點心。我何嘗餓！我注意那對舞伴太厲害了，連吃東西多少都不知道。我將多吃的的原因講給D女士聽，D女士又笑了。她的笑好似一串大珠小珠跌落在玉盤裏，發出動聽的聲音。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天下事每每如此。

D女士的母親，本來同別位女士的母親坐在一起，望見我和D女士有說有笑，以為有希望了，就朝我們走來。其實，我與D女士只有友誼，談不到愛情：她的母親誤會了我的態度。爲了要避免更深的誤會，我談了幾句之後，推托疲倦想早睡，向母女告別，拋下洪波君，就走了。歸途中我一路笑，笑洪波君的「獼猴運」；倘使我記憶得不錯的話，我在夢中都笑咧。我竟不知洪波君何時歸來，歸來時的神情何似。

好！那天晚上固然這樣過去了，可是明晨總得與洪波君見面，這真是一件「重大的事務」！明晨，我懷着鬼胎起身，偷偷向洪波君牀上一望，「大夢誰先覺」，他老還酣睡咧！我一溜煙溜了出去，反正上午大學上課上到十一時，索性不回來吃飯了。下午回來，洪波君正在讀書，睬都不睬我。好傢伙！姑且讓我來探探口氣：

——洪波君，昨天……

——你！

他咬緊牙齒，指着我說，面孔氣得發青。我想：幸而還有同房間的老孫在旁，否則呢，他準要吃掉我！

「你」這個字，說這個字時的神情，很使我不舒服。「你！」的虛無的回聲連珠炮似的向我射來。洪波君啊洪波君，算我小兄弟合你老大哥開了一個玩笑，也犯不着生這樣大的氣，恨我到這個地步！你既量窄，我再和你開個玩笑罷！開玩笑的計策想不出，且去訪D女士，共同商量。

D女士將昨天我走了之後的情形告訴我：「象牙獼猴」簡直沒有放鬆洪波君一步，非但每次跳舞時，不論是華爾斯，是却爾斯登，是狐步，她老是拖住了洪波君，連休息時間都跟着他。而洪波君呢，這位老實人，竟想不出一個藉口來脫身，陪她直陪至早晨五點鐘。洪波君雖則懷中有孫行者的妹妹，兩眼却釘住了一位穿紅衣的少女。

——她叫什麼？我連忙問。

——你問她幹嗎呢？D女士慢吞吞回答，雙眼注視着我。

我想這是男女間的公式罷：男子在女朋友前少談別的女子；女子在男朋友前少談另外的男

子；——除非，宛如回力球，利用酸素來刺激對方。我覺得D女士撚酸撚得好笑，故意進一步說：

——爲了要寫情書。

——唔！

D女士只吐了一個字，別轉頭去望着窗外。

五分鐘的靜默。

我真要笑：笑D女士的癡，笑我的計劃之妙；但我極力壓住這個笑。這個小鬼頭的「笑」就在我胸中作怪，把我的心抓得癢痒難熬！

——爲他人寫情書。

——咦！爲誰？她轉身過來：大地回春。

我向她耳朵裏低低說了幾句，她格格格笑了起來。她連忙到房間裏去取出一匣美麗的信箋信封。她執筆在手，向我道：『你說罷！』於是我說她寫，寫成下面的一封信書：

親愛的洪波先生：

您還記得上次中央工專開跳舞會時的綺風納(Yvonne)，穿紅衣的綺風納麼？您陪她跳了一夜，說不盡的溫柔！爲

何昨夜在C教授家裏，您見了她睬都不睬？反而和另外一位又老又醜的女子跳舞？她何處得罪您，使您薄情至此？請您明明白白回答她。

愛您却又恨您的綺鳳納。

——寫那裏的通信址呢？天真的D女士問。

——呀！小姐，一寫通信址便落了邊際；這樣纔可使洪波君摸不着頭腦，愁苦非常咧！

——哈！哈！哈！

此信發出後，我留心洪波君的舉止：茶飯無心，固不必說；他還時時在那兒低聲背：共和街、貝拉虛、美庭、金頭公園等路名、地名。原來綺鳳納這個名字——不是姓——是夠普通的；交際廣的人可以找出數十個綺鳳納來；即使交際不廣的人如洪波君，也會認識三四個！寫這信的綺鳳納是那一個綺鳳納呢？而且，「穿紅衣的綺鳳納」，偏偏這年盛行紅色，穿紅色的女子是這樣的多！假使寫這信的綺鳳納是昨天穿紅衣女子中最美的一個，——洪波君想至此，把腰直了一直，——但她姓什麼？她居住何處？叫我如何回答？

我把初步的成功告知D女士，D女士高興到不得了。她和我一樣的小孩子脾氣，我們決定繼續進行。過了一個星期，我們再發第二封信。依舊是我授意，她執筆：因為洪波君不認識D女士的筆蹟，却認識我的。

至愛的洪波先生：

一星期的光陰如飛過去，而您的回信老是不至！啊，朋友，您不要輕視我的愛情，您在別處或許有過易的成功，而像我那種整個兒的、永久不變的愛情，却是很少有的！我現在和您約會：本星期日下午三時，我在美庭旁邊，亞爾培影戲院門口等您。我穿的依舊是我們初次會晤……哦！多麼甘蜜的回憶！——時的紅衣，左手不帶手套，右手執着一張「時報」。如果您不來呀……

可憐的綺風納。

——小姐，勞妳再寫一封信，我說。

親愛的Y女士：

那天在C教授家裏，得以奉陪女士，我十二分的快活。現在我請妳，——如果妳願意的話，——到亞爾培影戲院去看影戲。請妳於星期日下午二時半至聖·蒂愛耐山、某路、某號、敝寓，俾得一同去美庭。祝妳康健。

洪波。

——你的人太惡了！D女士向我送了一個秋波。

——且慢批評我。那天我請妳去看雙套影戲，去不去？

——去！去！

那天洪波君特別修飾，如果我說謊，老天雷擊我：他立在鏡前橫看豎看，簡直立了一點零五分又三十七秒！裝飾既畢，開門想走。誰知外面正有一人走進來，這便是號稱爲「象牙獼猴」的Y女士！

——洪波君，您今天穿着得這樣美麗，都——是——爲——了——我——麼？

——好先生，我們走罷！

——到什麼地方去？

——噢？您不是約我上亞爾培影戲院去看影戲麼？

洪波君的身體愧上幾愧，差一點兒倒撞下來！但是，過於熱烈的Y女士如何觀察得到呢？她拉了他出去，我也拿了帽子就走；可是我所走的是近路，所以我先到了，會見了D女士。我們兩人藏匿在影戲院的門角裏。不久，「象牙獼猴」喜氣揚揚地挽着垂頭喪氣的洪波君來了。一到影戲院前，洪波君假裝重縛鞋帶，足足縛了一刻鐘。裏面已經奏樂，Y女士等得跳脚。而那位身穿紅衣，手持「時報」的綺鳳納呢？影跡全無！洪波君只得入內。

開玩笑開到這種程度，自然應該結束了。何況洪波君是心地狹窄的人，說不定要因失戀而生病，而自殺！我們——D女士和我——一走出影戲場，就決定「了結」這位紅衣女郎。我們

寫了最後的一封信：

洪波先生：

我真不敢再用「親愛的」來稱呼您了，而且請您恕我以前用過這類的形容詞！您絕對不愛我，這是一件事實；您果然上影戲院的，但在另一女子手挽中！好！我明白了！我枉費了我的淚！我的心！我的血！天堂再會！

與您決絕的綺風納。

我預計此信到時在明晨九時左右。我約D女士到我宿舍裏來喝杯咖啡。決絕信來時，D女士早已到了。洪波君讀完此信，身體不住地抖。在這個時光，天上灑着一條美麗的虹。洪波君對着它嘆道：

——虛無靈幻的虹，

——宛似穿着紅衣的女郎，D女士接着說。

——洪波君眼中發出驚奇的視矚，但繼續着道：

——我是這樣愛妳，

——可憐妳不久就要隕滅（我接口道）：

我枉費了我的淚，

我的心，

我的血！

——你這……洪波君狂叫起來。

我趕緊拖了D女士，三腳兩步跨出房門。

一別音容兩渺茫

——卽贈蘭勳，以博一哂。——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唐李商隱：「錦瑟」。——

曾親文桃想玉姿，帶風楊柳認蛾眉；
珠蹄龍窟知誰見，鏡在鸞飛話向誰？
從此夢悲煙雨夜，不堪吟苦寂寥時；
西山日落東山月，恨想無因有了期。

——唐魚玄機：「代人悼亡」。——

時間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地點在法國里昂中法大學。

中法大學設在里昂郊外一座山頂上。本來是一個礮台，叫做：聖—蒂埃耐礮台（Fort Saint-Irénée），久已廢置不用。一九一九年左右，吳稚暉先生在國內發表文章，倡議設立「西南大學」；這隻理想中的西南大學包含一個「海外部」；里昂中法大學便是這個海外部的實現。一九二一年，里昂中法大學正式成立，首任校長吳稚暉先生率領男女學生一百五十人，離滬赴法；——筆者便是其中的一個。同時，該校的上級機構中法協會也宣告成立，由蔡子民先生擔任中國會長，李石曾先生擔任董事。中法雙方同意，選擇這個修理過的聖—蒂埃耐礮台作為校址。綺埃耐（Irénée）約生於一二五年；一〇〇〇年附近，里昂主教聖—卜丁（Saint-Pothin）殉道，綺埃耐繼之為里昂主教。「聖」（saint）是教會裏的尊稱，也是一種名位；由教皇頒給予殉教或有大功的教徒。在此，「聖」字着末的「和」和「綺埃耐」起首的「聯讀，所以拼成：聖—「蒂」埃耐。礮台以綺埃耐為名，正所以紀念他。

一進校門，就在校門的上邊（兩層樓），是女生宿舍；那時的女生共有十三位。女生宿舍的左邊（假定參觀者由大門入校）是一帶小崗；右邊一帶平屋是廚房；連着廚房的是一座完全石砌氣象雄偉的四層大樓；着地的一層是：大廳飯、閱報室、檯球室、鋼琴室、教室、辦公室、浴室；第二層有一間「小書庫」，其餘以及以上，全是男生宿舍。大樓的旁邊正對大門，在一個斜坡上，有羅馬引水道的古蹟；巨柱撐空，頗稱壯觀。其前是大禮堂，大禮堂背後是校

長室、會計室。校園不是平地，而是斜坡。校園低處是大門（全校只有一個入口），校園高處另有一座大樓房，並不小於男生宿舍；只因爲學校窮，沒有修理。穿過這座大樓，有網球場，有半環形的小崗。這是一個舊礮台，一道很深的石砌壕塹環繞着礮台，有如中國式的護城河。大門就等於護城河上的吊橋。壕塹夾在兩座石牆之間，內外石牆的後面半腰，有可以相通的地道，牆上開着狹長的洞；萬一敵人殺人壕塹，躲在地道裏的兵便可兩面夾攻，據高臨下，向壕塹內射擊。

粗枝大葉地說，筆者在這個礮台裏過了十年。最初半年，大家患着思鄉病。繼而思鄉病逐漸減輕，却加濃了愛國情緒。俗語說得好：「出門一里，不如坐在家裏」。如果要深切體會「不如坐在家裏」，那至少要出門「一里」。現今我們把這個「家」放大十倍、百倍、千倍、萬倍；把這個「一里」擴充爲百里、千里、萬里、三萬餘里；再把我們當初的「思鄉病」乘上這些倍數，就獲得我們「愛國情緒」的總和！在國內，很難感覺我們「需要」國家；過着太平日子的时候，不懂得國家的「可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擊壤歌」。）可是，一旦去國三萬里，一旦身受「八·一三」外夷內侵的禍患，就能瞭然於「國」、「我」間關係的密切！

我們的愛國情緒表現之一就是每逢雙十節，中法大學必舉行盛大的中法聯歡會。爲了準備

這個會，我們幾個「好事之徒」至少要忙兩個星期。其實，全校的師生都欣然自動參加；不過有的出主意，有的跑腿；而我們是跑腿的一羣。所謂「我們一也者，乃指：陳洪、陸振軒、顧楫、孫立人、汪德耀、李亮恭，以及筆者。二十餘年以後的今天，這批人，有的當大學校長，有的當立法委員，有的在交通界赫赫負盛名，有的在「一八、一三」之役因公殉國，……祇有筆者故我依然，始終當一名教書匠，劉申叔詠「木蘭院」云：「木蘭已老吾猶賤，笑指花枝空自疑！」真堪爲筆者寫照。

一九二七年雙十節，里昂中法大學在下午舉行了慶祝大會，到有中法政學兩界代表及友好，濟濟一堂，至爲興奮。大會祝辭由筆者起草，汪德耀朗誦。下午六時半，我們忽忽吃過晚飯；七時，遊藝會開始。那時霓虹燈尚未發明。全校用彩色小電燈裝綴，尤其校中大禮堂，光芒萬丈，在黑夜裏，簡直是一座火城。我進出於大禮堂以及全校各部，忙了一整天，頗想休息一下。於是我擠出大禮堂，徐步至校門旁的小崗上。我剛從光明中出來，小崗上雖則懸有小燈籠，——中國式的紙燈籠，內部却是小電燈，——比較暗得多，我看不清楚，外加又是近視眼，一碰碰在一位男士身上。那位男士笑了出來，故意喝道：

——徐仲年，你可是變了瞎子了？

當然，我一時認不清是誰，聲音却很熟悉：原來是華林。華林和我，一瘦一胖，素有勞萊

哈台之稱。他的身旁還有幾個影子。我就問：

——還有哪幾位？

——哈！哈！哈！

一陣子狂笑。就這陣狂笑，我辨別出他們是：華林、顏實甫、顧楫、陳洪、陸振軒五人。他們早在那兒談天，給我打斷了話頭。

——仲年，你不要搗蛋，靜下來，聽實甫講很好聽的故事，華林禁止我發言。

——好！好！我洗耳恭聽！我回答。

華林所指的「實甫」，就是顏實甫，四川人，研究哲學；歸國後，當了青島大學教授，兼註冊主任；「八·一三」以後，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院長（在重慶磁器口），直到現在。哲學家自有哲學家的風度，他最富涵養功夫，更能「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講起話來也很從容。他說：

……那時，我還在巴黎。有一天下午，我在圖書館裏看書看得膩煩了，就出來到大街上走走。忽然有人在我背後喊我：『實甫！實甫！』迴頭一望，原來是同鄉蘇舜卿。我立停了，等他走近身，便問：『老兄，這幾天貴忙罷？好多天不見你了！』『咄！一貴！什麼一忙！』這幾天我服侍溥建章服侍得昏天黑地！』『我們這位溥親王？』『就是他。他在醫院裏病了十

多天，看上去，不行了！」『什麼病？』『他患的「是油乾燈草盡」的毛病！再會！再會！我得趕到醫院裏去，看看要不要準備後事？』他忽忽超過我而去。

『提起了溥建章，引起我淒慘的回憶。他姓溥，不生問題；他是否原名「建章」？却很難講。據說他是廢清宣統的堂兄；我們知道宣統叫做「溥儀」。那麼，他也應當取個「人」字旁的單名，「建章」兩字何從而來？光緒三十一年，清廷派載澤出洋考察各國憲政，他以隨員資格，跟到歐洲，留在巴黎求學。那時候，中國駐法公使的趨奉這位貴公子，自然不在話下。等到宣統一登大位，這位「皇兄」陞官晉爵，聲勢更怕人！名義上，他「遊學」巴黎；事實上，他在巴黎「學遊」；——這種情形直到民國以後尚未改變，凡屬闊公子留學，大都是鬼混而已！無奈好景不常，清室一倒，溥建章的經濟來源完全被斬；而當年以「青眼」看他的人，現今一律改作「白眼」：溥建章踏上了王孫的末路，流落在巴黎！

『我在四年前認識了他，並無人介紹，只因爲我們兩人都愛吃水餃子，常在拉丁區的萌日飯店 (Restaurant Monge) 進餐。這是一家中國北方人開的飯店，除了出售各色菜蔬外，還有一個特別的辦法：愛吃水餃的人，每人繳五個法郎，可以任意吃水餃，隻數不予限制，直到吃飽爲止；真是價廉物美，非常合算，我和溥建章碰見碰多了，最初互相點頭招呼，繼而請教「尊姓、大名」，合桌而食。我們的交誼僅止乎此，因爲溥建章守口如瓶，絕非健談的人，不

容深交：大概他飽經滄桑，心灰意懶，不願再交友人了。那時他告訴我四十六歲：鬚髮雖白，而氣度自華，不愧爲「窮且彌堅」的王孫公子！我們相聚約莫有半年多，後來他突然失蹤了，直到蘇舜卿告訴我溥建章生病的時候，我纔知道他的下落。我聽得他病重，很想去看看他；無奈一轉身，又把這件事忘了。人生原是一條孤獨的路程，「親人」和「愛人」全是水中月、鏡中花，不可靠，不切實的。譬如今天……」

……譬如今天，我搶着說，這些紅男綠女，都是鏡中花、水中月；只不過這些「花」是溫馨的，這些「月」是活生生的。

徐仲年，你又來多嘴了！實甫，不要聽他打叉，快快繼續下去！

好！好！我住嘴！實甫，請，「譬如今天……」

……譬如今天，人家只見到熱鬧的情況，却未注意夜闌人散的境界！我沒有去看溥建章，却又去看了他一次，那在三天以後，當他僵躺在太平間裏的時候。爲了此事，我非常後悔：他死了，我固然應該去看他，爲他料理後事，……全巴黎只有我和蘇舜卿是他的「朋友」；……難道當他「活」躺在病牀上，就不需要看望他，予他以一些溫情？固然，「同情」往往是巧妙的欺騙；然而，鏡中有花終比鏡中無花好，水中無月畢竟輸如水中月啊！

「我和舜卿趕到太平間，最後見他一面：死者穿着一套新的燕尾服、新的鞋子和襪；花白

的頭髮刷得甚光；面孔淡金色，表情極端安祥；比我以前所見的溥建章大不相同，當年一股「打落牙齒望肚子裏吞」的堅忍主義者的氣概已經消滅，換上了一片無際涯的寧靜，所謂 *seren* 也者，信乎達到了色空境界！在精神上既然如此，在物質上又復如彼：溥建章下了什麼苦功，方臻此無物無我的大乘呢？我不懂，舜卿也不懂。我曾問舜卿：在一失蹤一時間內，——約莫有三年半，——溥建章幹了些什麼來？蘇舜卿也不知道。舜卿的驚奇不下於我：舜卿雖常來醫院探詢病人，可是這位病人對於自己的最近過去不吐隻字。

『在醫院裏，尤其在規模宏大的公立醫院裏，成殮一個死屍，真是輕而易舉；而且一切都是官價，不虞受欺，也花不了多少錢，窮人還可免費。至於下葬，那只有公墓：可以買一方地（那是永遠的），也可以租一方地（租地分：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我們費了半天光陰，把溥建章成殮如儀；——只是墳地尚未解決。討論間，護士長遞給舜卿一封固封的信，面上寫着：「懇求護士長於我蓋棺後，遞給我的好友蘇舜卿先生」。舜卿用抖着的手，抽出信箋，和我並肩而讀：

「舜卿老友：

我快要和你訣別了。請你信我：在此時，我的肉體和精神都很鎮定，毫無痛苦，更不悲戚！反而我很快樂，因為我祈待死亡之蒞臨已經很久了：不是我受不了疾病的痛苦，卻有兩個親愛的人在黃泉等候着我！朋友，遠適異國，昔

人所悲。其實地圖上的「異國」不是心底裏的「異國」：有同情，有愛情，即使在地圖上是「異國」，在心裏裏乃是「本邦」；反之，無同情，無愛情，縱然死守故鄉，也有何趣味？所以，我這次的「出走」是愉快的「出走」：朋友，你不必爲我悲傷；——如屬可能，你還須爲我奮躍三百！在這個行將分手的「活人」的世界上，我只拋下兩位朋友：那就是你和羅賓甫；——我好久不見羅賓甫了，他還在巴黎麼？有機會時，爲我問候他。我拋棄了你們，——你們，我的「唯一」的朋友，——心中並不必悲：（一）你們現在年富力強，正該奮發有爲，如果我因爲自己的死亡，而感到和你們訣別有無窮的悲哀，那無異乎我自私自利地咒你們死亡；（二）近年來，我深信魂靈不滅，我既然對於你們兩位懷了好感而入棺，那麼，月白風清之夜，魂分歸來，我自會出現於你們夢中的。別了，好友！我不想往下寫了；並非我神智不清，——我這時的頭腦品登有如水晶球，——卻因爲我的手沒有氣力了。我年方五十，並不太老：何致走到「油乾燈草盡」的地步？恐怕在人家稱我：「溥親王」的年代，我胡鬧得太厲害的緣因。貧窮固然很難予人以幸福，但是富貴呢？呀！我幾乎忘掉一件正經事：我的墓墳早就準備好了，請你約羅賓甫回到巴黎郊外 Fontenay-aux-Roses，女子師範學院 (Ecole normale primaire supérieure de jeunes filles) 附近，找尋「真理別墅」(Villa Veritas)。別墅裏祇有一個人住着，此人叫做約瑟夫·勃拉克 (Joseph Braque)。你們去問他，他自會告訴你們一切的，包括墳墓在內；——因爲我知道：我在你們的心目中，始終是個謎。這個謎打破之期，便是我死亡之日。再會了，朋友：因爲我深信魂靈不死，所以我們會重見的！代我謝謝醫治我的大夫和護士長。

溥建章絕筆，

巴黎，二十八，三，一九二七。

我們靜聽實甫一口氣背完了這封信，啞口無言，心中產生一種說不出、畫不出的感覺。

言，當然談不上；若說是悲，却又不像。我們各自倚靠在崗畔欄干上，沉默了好久，好久。在那邊的大禮堂裏，正值演奏音樂，種種中式的管弦送來妙曼的曲子，夾着春雷般的掌聲。我疑心在這隻不大不小的中法大學裏，此時此刻，有兩個世界存在：那邊是一個世界，這兒另是一個世界。我靜了半天，嘆了一口氣，道：

——這封信動人極了！

——惟其動人，實甫接口說，所以我把它讀熟了。

——後來呢？陳洪問。

——後來……嘿！我實在口渴極了，實甫賣起關節。

——今天仲年似乎是招待員啊！說這句話的，只有華林。

——對！我也感覺口渴！

——還有我！

——我也如此！

——奇哉！奇哉！講話講多了，口渴是情理之常；我從未聽聞：聽講故事會口渴的！

——哈！哈！既然聽講的人不會口渴，那麼，爲何聽說書的人都泡茶呢？調皮的陸振軒反

以我。

——振軒說得有理；仲年不招待我們，我不講下去！

——承蒙光顧，我招待！我招待！

我下崗到招待組裏去領了六瓶汽水。兩手各一瓶，兩腋各兩瓶，我送上小崗，分給各人。大家喝完了。實甫咳了一下，醒醒喉嚨，然後接着講：

——Fontenay aux Roses是一個香艷的名字，因為「Fontenay」字從拉丁文 Fons, fontis 變化而來，意云：「泉」；而 Roses 乃是「玫瑰花」；所以全名合成「玫瑰泉」。玫瑰泉離巴黎不遠，乘電車四十分鐘至三刻鐘可以抵達。我們和護士長約定翌日下午或後日上午再來領取靈柩，因為當天來不及，並且把那遺囑式的信給護士長看了，謝了她，還托她向大夫致意，然後走出醫院。我們固然急於要打破這個「謎」，但是時間上已經不允許我們了。我和舜卿約定了明日相會的地點和時間，就分手。我得承認：建章那封訣別信加濃了我的好奇心。

「玫瑰泉雖則離巴黎不遠，和巴黎的境界却截然兩樣：巴黎所有的是一「繁鬧」，此處却是「幽靜」。這裏的建築物並不十分高大，可是很整齊清潔，每每深紅淡紅的玫瑰爬出米色的牆來。街道很整潔。我們在歐洲，都到過幾個國家，玩過不少名城；若說街道清潔，在中歐，當推瑞士的日內瓦為第一，簡直可以穿了新衣在地上打滾。玫瑰泉的街道誠然比不上日內瓦，却也比其它的大都會高明得多，它的緊鄰巴黎便不及它。這區的另一特色是「靜」，靜得簡直像

鄉村。居民也很一鎮定一，不像巴黎人那麼終日緊張；——這可不是說玫瑰泉的居民遊手好閑，不，他們各有各的職業，各自在崗位上努力只是不慌不忙，按部就班做去而已。

『真理別墅就建築在這個安祥的環境裏。真理別墅，好奇怪的名字！它使我想起戴項斯（Terence）的一句詩：

Obsequium amico, veritas odium parit.

呵諛添友，直言招怨。

法國諺語也說：

La vérité se cache au fond d'un puits.

真理躲在一口井底裏。

真理別墅所藏的「真理」是什麼呢？真理別墅的主人不怕招怨麼？還是因為怕招怨，纔躲到這座別墅裏來呢？這兒的確藏着一項真理，到後方纔明白。

『那個看守別墅的人，約瑟夫·勃拉克，先在金漆的鐵門上的一扇小窗洞裏，觀察了我們一下，問我們來訪的緣因。我們把溥建章的信中大意告訴了他，——原信是用中文寫的；——

他恍然大悟，立刻請我們入內。我們先經過一個很大的花園，圃裏盛開着早期的玫瑰花。繼而一座古堡式的大洋房迎面擋住去路。勃拉克打前，我們循階而入。我們走過一所大客廳，客廳中的傢具和陳設都是古色古香，路易十五式。窗簾全部打開，陽光燦然。我們從廳底白大理石的樓梯，——所謂：「榮譽樓梯」(escalier d'honneur)，專給貴賓和宅主走的，——走上第二層。樓上有：小客廳一，圖書室一，三個正房。勃拉克指給我們看：『這一間是我們的主母睡的；這一間是我們的少主約瑟芬(Josephine)小姐睡的；這一間，緊傍着小姐的一間，是我們現在的主子，也就是新過世的溥建章先生睡的。』『溥先生，你的現在的主子？』我們有些茫然。『是啊！』勃拉克簡短回答，不加下文。他先領我們去參觀主母的臥房。一切老太太的房間有個相同之點，就是樸素；可是，樸素之中尚有雅俗之分，而我們這位老太太的房間屬於「雅」的一羣。房中懸有一張一人大的油畫，那是三十年前，老太太年華三十的造像。這幅少婦像，蛋兒臉，櫻桃口，巨目長眉，綺年玉貌，遙想當日追求她的人必多；可惜這些甜蜜的Romances，都於一九二六年的聖誕節，——那是勃拉克告訴我們的，——被她老人家帶入墓中去了！

『我們急於參觀她的女兒的房間，可是鐵將軍把住了門。門上還貼有一張中文的封條：「任何人不得開啓這間房間」。爲什麼把這間房間封鎖？』『因爲房間的主人昇了天，溥先

生看物傷心，便把它封了。」「封了多久？」「從一九二五年七月封起，直到現在。」「約瑟芬小姐在一九二五年過世麼？」「是的，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慶節，也就是他們結婚第二週年，唉！她死時只有二十九歲！」「你所說的——他們——指誰？」「你們不知道？」「勃拉克吃驚地問。」「我們確實不知道。」「他們就是約瑟芬·胡貝爾蒂小姐（Josephine Roubertie）和溥建章先生。」「什麼時候結的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短短兩年的幸福！但是這種幸福啊，正真如膠似漆！」「我們一面聽，一面在房外張望：所有的窗簾那下了，祇有一條長簾掀起一隻角，——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偶然的，——光線由此射入室內。順着這道光帶望去，半暗裏只見牆上也懸掛着一幅巨像，想來是約瑟芬小姐的像。『可惜我們看不見她的容貌！』』不必嘆息，她的相貌——她母親一模一樣，只是脾氣更溫柔！哦！她是天上的安琪兒，溥先生真幸福啊！』

『我們邊說邊走，走進了第三間房間，也就是溥建章的臥房。房分兩進：前進是正房，後進是套房。前房裏諸物整齊，一塵不染。桌上有溥建章的照相，可沒有他夫人的玉照。我們的來，主要的任務是解決墳墓問題：建章在他的訣別信裏寫道：「別墅裏祇有一個人住着，此人叫做約瑟夫·勃拉克；你們去問他，他自會告訴你們一切的，包括墳墓在內……」我們便問勃拉克：勃拉克只知道老太太。她女兒的墳墓所在地，關於溥建章自己的墓穴，却不知道在於何

處。我們只得在建章的房間裏，搜尋有關文件，勃拉克也幫着我們找。在正房裏，我們一無所獲，——至少關於墳墓這個問題的。

「我們轉進套房。套房裏除了衛生設備外，堆着四、五隻大木箱。約瑟夫——這位忠實的老人家——取出鑰匙，一一開了，等待我們翻閱。衣服、珍玩，都非我們所注意；我們所搜尋的乃是日記、信件、或其它文件；無奈這類東西，一樣都沒有！我們搜到第四隻木箱，方纔發現一個絹包。我們虔敬地揭開它，包內有：

女孩照相一張，勃拉克認定是少女主幼時的小照

金絲髮一束，當然是約瑟芬的；

信封一個，內藏老太太的遺囑。

那張遺囑是如此寫的：

「自從去年的愛女約瑟芬去世後，我早已無意於人世了！我之所以偷生至今者，乃因為在這個冷酷的世界上，**僅剩**有爲我愛女所熱戀的薄建章先生；我的愛他們兩人，初無二致；我只得順從上帝的意志，或生而與建章爲伴，或死而**就**我的愛女約瑟芬。照目前的形勢看來，上帝快要召我去看約瑟芬了。我生有所戀，死無所悔；我想我是幸福。**但**建章，我的一切都傳給建章，任何人不得阻撓。我死後，葬我於愛女之側；另有生贖一個，那是預備給建章**與**我在生前，我們這三顆心息息相通；在死後，我們這三個魂靈理應聚首一處！我感謝上帝於我垂暮之年，賜我以無

上的幸福！

戴萊斯·胡貝爾蒂 (Therese Roubertie) :

一九二六年，聖誕節」。

——唉！問題解決了！我悵然道。

——解決了，唉！蘇舜卿和勃拉克也惘然說。

——溥先生和約瑟芬小姐是怎樣認識的？

——我可不知道，勃拉克回答。不過，我記得清清楚楚：溥先生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首次光臨真理別墅。那時候，花園裏的玫瑰花大開而特開：先生們，五月原是玫瑰的季節，也是戀 的季節啊！

——『我懷了胡貝爾蒂太太的遺囑，和蘇舜卿向勃拉克告別而出。心中充塞滿無限的惆悵！剛在勃拉克提及真理別墅，一真理』兩字觸動了我，我向舜卿道：

——真理別墅，真理別墅，我發現了一項真理！

——什麼真理？

——愛情是超空間、超時間的；——在另一所在，它也是超理智的。……』

——實甫講到此地，一羣從大禮堂裏出來的人，衝上崗來：遊藝會逼近尾聲，已是最後一個節

目：放烟火。在法文裏，「烟火」作 feu d'artifice，意譯可作：「火花」（注意：不要誤作：「火花」！）。中國烟火和外國烟火不同之處在乎：中國烟火先用硬紙彩紙剪紮戲文，然後噴火；外國科學發達，在火的本身翻花樣。這時一支大花筒噴射出五光十色的火球，在空中翻翻滾滾，蔚成奇觀。幾分鐘後，全部熄滅，黑暗更覺黑暗。於是實甫長嘆一聲，道：

——這個花筒象徵着溥建章的幸福！

——豈但象徵着溥建章的幸福而已？我接着說：世上一切的幸福皆作如是觀！

上海：三十六年一月三日。

投淵

豹狼從目，往來洗洗些；

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

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

——宋玉：「招魂」——

(一)

南京鷄鳴山鷄鳴寺的景陽樓中，此時只坐着父子兩個茶客：五十多歲的岳秋崖，面對了敞開的窗，手托着頷，正在搜索他的詩腸；他的兒子岳小秋，是一個二十八九、三十未滿的青年，靠了父親是××院祕書長的勢力，雖則資格欠缺些，已在××部當了科長。今天是重陽佳節，岳秋崖雅興不淺，爬上這座三百尺高的鷄鳴山來「登高」；而岳小秋，只因爲這幾天手頭拮据，想哄老子幾個錢，只得忍耐着，陪伴父親來欣賞紅葉。

如醉的紅葉陶醉了岳秋崖的心，他憑今弔古，百感叢生；尤其是這位三次捨身的梁武帝

——至今佛堂裏還供着他的像，——使他咨嗟傷懷不已。他向寺僧討了紙墨，即席揮成一首：

高樹凌霄石磴長，上方鐘磬識蕭郎；

雲屯漢渚連天紫，葉落鷄籠遍地黃。

豈有后妃虛色相？更無消息報空王；

至今嗚咽青塘水，猶似吹唇沸建康。

他寫完了詩，抬頭看見小秋那樣不耐煩的神情：偏偏假裝欣賞楓葉，心中不禁有些暗好笑。他尋些話來與小秋談天，打破這太沉悶的氣氛。他說：

——小秋，你可知道這座山爲何叫做「鷄鳴」？

——爸爸，我不知道。

小秋肚子裏想：「山是山，我是我，即使我知道了它的命名的出典，便怎樣？」可是，他不敢說出來，只得聚精會神地聽父親講。

——這座山原來叫做鷄籠山，這個名字當然是象形的。宋元嘉中，玄武湖裏常有黑龍出現，此山坐鎮湖上，改名龍山。齊武帝射雉鍾山，行獵至此，忽聞鷄鳴，賜名鷄鳴埭。元朝至正元年，山椒築觀象台；明改名觀象台爲欽天，此山亦名欽天山。從前，山上有涵虛閣，憑虛

閣，望湖亭；山半有橫岫閣：都已圯廢好久了。吳偉業「觀象台」詩云：

候日觀雲倚碧空，一朝零落黍離同，

昔聞石鼓移天上，今見銅雀投地中；

黃道只看標北極，赤烏還復紀東風，

郭公枉自師周髀，千尺荒台等廢宮。

孫星衍「鷄籠山」詩云：

四陵北去一處山，塔影湖光盡日間；

儒館傾頽文物盡，癡雲只解護禪關。

詩中所謂「儒館」即指鷄鳴寺；王士正「游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云：「……登鷄鳴寺：下瞰台城，俯臨十廟，原野蕭瑟，林木蒼涼，悲風卷蓬，西日欲匿。寺始於晉永康間，即南宋雷次宗開館，齊竟陵王子良抄四部書處……」。梁改同泰寺；明洪武二十年，再改爲鷄鳴寺。寺中供奉倒坐觀音，故俗稱觀音樓。廢清咸豐間，觀音樓與憑虛閣均毀。光緒六年，僧西池募資重建；十五年，張之洞督兩江，闢寺後經堂爲豁蒙樓，用杜甫詩「憂來豁蒙蔽」之意。民國三

年，僧石壽石霞增建景陽樓：這就是我們此刻所在的景陽樓了，不是古時的景陽樓。王士禛「登鷄鳴寺」詩云：

雞籠山上鷄鳴寺，紺宇凌霞鳥路長，
古堞尙傳齊武帝，風流空憶竟陵王；
白門柳色殘秋雨，元武湖波澹夕陽，
下界銷沉陵谷異，楓林十廟晚蒼蒼。

張之洞詠鷄鳴寺云：

雨暗覆舟山，泉響鷄鳴球；球流南朝水，僧住南朝寺。當時造宮城，運此陵阿地；朝市皆下隴，江山充環衛。
白門游冶子，香拖無生氣，心醉秦淮南，不踏鍾山背。一朝闢僧樓，雄秀發其秘；城外湖皓白，湖外山蒼翠。
南岸山如馬，飲江駐鞍轡；北岸山如屏，縈青與天際。鷺洲沙出沒，浦口塔稜識；煙中萬樓台，渺若蟻蛭細。
亦有杜老憂，今朝「豁蒙蔽」！

說到此地，岳秋崖回過頭來，指着樓中掛的一副對子，道：

——小秋，你看這副對子：

鷄鳴山下，玄武湖邊，振起景陽樓故址；

帝子台城，胭脂古井，依然同秦寺舊觀。

不但此地不是景陽樓故址，——景陽樓故址當在景陽台畔，——而且氣魄欠雄偉，遠不如這副北極閣裏的對子：

倚斗極，望京華，萬里雲霄，浩氣遠蒸楓陸影；

把芙蓉，朝玉闕，百靈奔走，倦風都帶桂花香。

岳秋崖一面談，一面吩咐寺僧下了兩碗素麵，和小秋一同點點飢。嚐過了素碟，吃過了素麵，秋崖攜了小秋的手，憑欄而眺。鷄鳴寺面臨後湖；——一般人總以為玄武湖即後湖，其實五洲公園以北的湖是玄武湖，以南的是後湖。它的西面，有北極閣；它的東面，相距約二百步，有覆舟山，比鷄鳴山略高。宋孝武帝「遊覆舟山」詩云：

束髮好怡衍，弱冠頗流薄；素想矜勿傾，華來果丘壑。層峯互天維，曠渚綿地絡；逢舉列神苑，遭壇樹仙閣。
松燈含青暉，荷源煜形燦；川界泳遊鱗，巖庭響鳴鶴。

鷄鳴寺外有一節破壞不堪的古城，乃是台城，梁帝蕭衍餓死於此。岳秋崖攜了小秋的手，

步出景陽樓，向台城走來。這時落日西照，紫金山果真是一片紫金。疎疎的幾支老楓，反把紅葉鋪滿了一地。地上有紅葉也有黃葉，也有半就枯黃的灌木與豐草，人行處，悉悉作響。百十隻肥雀，在林間喧噪，從這枝飛到那枝，從此石跳至彼石。天半突然飛來一隻餓鷹，一聲長唳，把這羣雀子嚇壞了，頓時逃遁得無影無蹤！岳秋崖一手握了杖，一手扶了兒子的肩，跨上台城。他們在城上往返走了十多遍，然後席地而坐。秋崖贊嘆着說：

多麼美麗的景緻，偉大却又淒涼！可惜你們這班少年只愛熱鬧，庸俗膚淺的熱鬧，不懂得領略大自然之美！更可惜你們不讀古書，不熟悉史實與掌故：即使你們知道欣賞自然，也只看到了表面，因為不曉得某地的歷史，就是不認識該地的靈魂：眼睛所見的是一外表美，情感所探索的才是一內在美！譬如說：我們坐在台城上，你我都知知道候景造反，梁武帝餓死於此：然而我的感慨一定比你來得深刻，因為我讀過「南史」，詳細知道這件史實：而你呢，你至多只記得韓退之一論佛骨表」中這一節：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亦尋滅。……

哦，小秋，小秋，多麼美麗的風景，多麼淒涼的故事！劉禹錫說得好：

台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

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哦，哦！當年自居臨春閣的陳後主，居結綺閣的張貴妃，居望仙閣的龔孔兩貴嬪都到何處去了？都到何處去了？真所謂：「瓊蕊無徵，朝霞難挹；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了！今天，我們憑弔着古人；明日，有沒有後人憑弔我們呢？

岳小秋坐在旁邊靜聽；秋崖所背誦的詩文，他有的懂，有的不懂，他無從插嘴，也沒有資格插嘴。他只知道歌女唱的好壞，若說祖國的文學，他肚子裏只有幼年讀過的「幼學瓊林」、「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而已，並且已經模糊得很了。他暗佩服他的父親，却也笑這個老頭兒酸氣冲天！

岳秋崖喟嘆了一陣之後，已是暮色蒼茫了。鷄鳴寺僧，鳴鐘伐鼓，做起晚課來。秋崖起身言返。他們緩緩地下了台城，緩緩地下得鷄鳴山。在下山途中，經過燕支井，——卽胭脂井，又名景陽井，——是陳後主攜帶張麗華孔貴嬪兩人艱難的辱井。陳退庵在他的「秣陵集」（卷四，頁三十，三十五）裏疑心入井的恐怕不止他們三人，或許王李兩美人、張薛兩淑媛、袁昭

儀、何婕好、江修容、女學士袁大捨等也入井的，不過沒有被救罷了。秋崖不禁走近井，摩挲着井欄。俗謂以帛拭井欄石脈，作胭脂痕。他一時興起，又把舒位的一首詩背給他兒子聽：

景陽樓外樹棲鴉，腸斷銀床一抹霞；

壑谷未爲長夜飲，隔江已唱「後庭花」！

六宮祕計生同穴，九地遊魂死戀家；

失笑天明茅絰在，饒纏惆悵子陽蛙！

秋崖讀完了這首詩，引起了自己的詩興。他背着手，在井旁往回走了片刻，口中念念有辭，忽然立停了，笑向兒子道：

——小秋，我此刻吟成了一首「胭脂井弔陳後主」，讀給你聽：

陳主當年步輦過，孤城高柳晚煙多，

青山野渡迷桃葉，古井雕欄長薛蘿

華藻空傳亡國恨，金徽不撥「後庭花」，

千秋隱隱鷄黍月，歸夢臨春意若何？

他一面讀，一面繼續下山，朗誦完畢，他搖搖頭，笑道：

——我這首不及王曇的那首。那是：

美人不照華陰井，叔寶心肝麗華影，失我胭脂婦女愁，六宮淚水如泉冷。陳宮往日八才人；如魚如水一家春；金釵照月年年豔，玉樹從風日日新。

麗華十歲兵家女，金屋承恩阿嬌貯；三鳥初來王母家，玉清本在天孫許。梧桐結子早盈囊，豆蔻含花乳鳳凰；得寵不緣憐太子，專房只合侍承香。求賢殿裏西來佛，不妬娥眉愛如月；長樂宮花春自芳，昭陽院草秋來歇。選入東宮初乘鸞，承封冊拜綠霞冠；中宮不數陳皇后，侍女何須買佩蘭？

君王初起齊雲觀，複道捫天門霄漢；欲歸漢武合歡宮，不仿長楊射熊館。風流直是住臨春，三閣連連兩貴嬪；宮中妃子三千歲，天上張星十二辰。洞房左右離離曲，翡翠沉檀間珠玉；寶帳宵眠兜沫香，金床畫響仙音燭。官家歌舞愛山池，虹草恒春好四時；樂景不緣天上有，賞心那有外人知？

復有深宮往來道，淑媛亦在蓬萊島；美人爭說婕妤賢，昭儀誇道修容好。黃門給事背教遲？臚奏封章事事知；中使只稱李善度，內官兼愛蔡臨兒。臨兒解識風流滑，默黑如雲黃妃髮；七人喚取侍神仙，十客呼來伴明月。江總文章足大觀，客卿詞賦是豪翰；宮裏佳人袁學士，殿中才子孔都官。

雲光鬢采桃花色，哦詩寫近君王側；不須安世譜房中，何必周南勝諸園？聽留樂罷奏琵琶，彈劍吹笙盡內家；那曉春江花月夜，只知玉樹後庭花。絡綺宮中人婉嫕，望仙樓下呼兄弟；天子宮中且莫愁，尙書不討君王計。班姬文學左姬賢，飛燕如花事事專；左右韶瑤才五十，後宮巫蠱僅三千。

三宮昨夜傳妖厲，一足山禽字成謎；閣中天子夢黃衣，山鳥來歌奈何帝。君王身是佛家奴，黃塵皂莢不須呼；人間萬歲爲天子，不若長星醉一壺！蜀江流梯中江隘，烽火南來一衣帶；嚮書十萬下江陵，飛來忽到南天外。春官絃管正登臺，京口城門昨夜開；貴妃尚在君王膝，天子焉知有禍來？

鍾山鐵馬響山谷，擒虎南軍勢如竹；江龍已扼上流軍，白土陶南鬼神哭！孔郎俠少不知兵，遊戲承當大將營；蠻奴只作迎降計，司馬焉能一背城？摩訶少小蘭陵族，急作皇畿大都督；平生名勇冠三軍，今日爲俘陣前辱。此時天子妮宮娃，床下軍書事事乖；僕射不堪還獻納，舍人那敢更談諧？

官家最是風流子，不作降王未能死；金井無波好誓心，河魚已著春秋死。流傳此井已千年，欄口丹書字字鏤；愚公担石焉能塞？精衛啣沙不教壞。轆轤索斷銀瓶冷，古甕相傳照形影；香徑宮花百草荒，君山鼓吹千年靜。景陽宮瓦已成灰，狐鼠空山雉鳥媒；山僧不忍前皇辱，重與官家釀一坏。

從古繁華若轉燭，琵琶浪寫開元曲；京洛門前舊日駝，闔閭塞下當時鹿。銅雀西陵事可哀，行人誰識故宮槐？六朝脂粉成塵土，八代風雲變草萊！寒食飛花莫相送，長城公老胭脂補；天子風流自古然，往來多少雞窠夢！

岳秋崖吟畢這首長詩，恰巧走到山脚自備汽車旁邊。車伏開了門。秋崖已經跨上一隻脚，
小秋在後面說：

——爸爸！

——唔！

——我不陪你去，我還要去開會咧！

——今天有什麼會開？一篇鬼話！不過，你聽了半天的詩，難為你，悶得慌了。我放你的生，你去罷！

但是岳小秋立刻就走。秋崖覺得奇怪，把那隻跨上車腳縮下，迴轉身來，望着兒子：

——咦！

——爸爸，我要參加的是聚餐會，可是我……我……我……手頭……

——算了！算了！菩薩面前不撒謊，你有屁的聚餐會！還不是去跳舞，捧歌女，老是這一套！諾！此地三百塊錢，你拿去用罷，能夠省總得省一些！

——知道了，謝謝爸爸！

岳小秋笑了，岳秋崖也笑了：岳小秋的笑，爲的悶了半天，總算獲得了這個代價，岳秋崖却因爲想到從前自己也是荒唐過來的，溺愛的心，使他見兒子笑而笑了。他拋下小秋，跨進汽車，嗚嗚而去。

(一)

岳小秋摸摸裝滿鈔票的皮夾子，心中一五一十地計算着，他父親給他的錢加上自己剩餘的錢，自言自語道：『夠了！夠了！至少可以舒舒服服過這個佳節！』他僱了一乘人力車，興沖

冲上五臺山新村去：在那兒，有他的金屋，金屋裏有他的藏嬌。他原是多妻主義者，他常說：『在大自然裏，一頭雄的動物老是配着不少雌的動物，我們日常看見的雞鴨與豬便是絕好的例子。爲何萬物之靈的人反而行起一夫一妻的制度來呢？這是反自然的！』他立志要做個「肖子」，因爲他的父親除了東摸西偷不算外，家中正正式的姨太太已有五位之多！然而以他目前的地位，目前的景况論，尙未取得討姨太太的資格，大凡官越做得大，越有討姨太太的資格，如果有槍桿作後盾，那是暢行無阻，誰都不敢說半個「不」字；而，「陞官」自然與「發財」以俱來，既然發了財，那還愁築不得「金屋」，藏不得「嬌」麼？此時岳小秋不過當一個科長。雖說他是一科之「長」，然而這個「長」字遠不如「司長」、「部長」、「師長」、「軍長」……甚而至於他父親的「祕書長」的「長」字那樣響亮！岳小秋安分守己，量德度力，只在秦淮河畔勾結上一個二等歌女——頭等的紅歌女還輪不到他，——叫做秋芙的，把他藏到五臺山新村的某號裏來，作爲「準姨太太」。可是，他一心一意希望把她「扶正」，從「準姨太太」陞爲「姨太太」，於是可以「肖」父親於五分之一：真所謂：「孝思不匱，永錫爾類」了！

小秋到了門口，迅速下了車，付過錢，直覺地四面張望了一下，然後按鈴。他雖則是花叢老手，至此他還像中學生初次談愛那樣，說不盡繪不出那種亦驚亦喜的心緒，欲進欲退的態

度。他猜想開鈴來開門的一定是他的她，他的她一定把身子掛在他的頸項上，他的她一定抱住他的頭緊緊長吻，吻得他轉不過氣來，然後他摟住他的她，半抱半扶的，雙雙登樓。

不幸開門的不是李秋芙自己，而是小丫頭小寶！他一呆，連忙問：

——太太呢？

——病了！小寶回答着，神祕地一笑。

他想：「每個女孩到了十五六歲總要作怪的，近來小寶變了！」他三腳兩步趕上樓，撲進

房門，口中連連說：

——怎麼病了？什麼病？

沒有人回答。室中沉沉的，尚未開燈。他一手摸着電鍵，想旋轉，却又放下手來，恐怕燈光刺「病人」的眼。他向床上一望，只見床上飄忽着一點火光，另有一股珠蘭香味鑽入鼻空。室外已是黃昏，室內更覺黑暗。只有這點星星之火忽大忽小的浮在枕邊；——那裏大概是枕邊罷。他想了一想，恍然大悟：他的她在抽香煙！一個抽着香煙的病人所患的病不致是最嚴重的：他炸着胆，開了電燈。

秋芙閉着眼，安祥地和衣躺在床上。她穿着大紅作底遍洒銀色小花的旗袍，火紅絨線半節秋季外披，米色貼肉紐約絲襪，紅面銀鑲綠跟皮鞋，配着一支寶石紅錢袋，兩枚珊瑚垂環，額

上以黑緞帶束髮，鬢腳插一朵巴黎製幽香紅茶花，出落得混身是火，反映着兩百支燈光，熠熠輝輝，莫可注視！剛在黑暗中熒熒似豆的香煙火尖早已暗淡失色了。一切的一切都指示着她並未生病；然而她躺在那兒，閉着眼，抽着煙，老不睬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小秋逼近床鋪，俯身視察，則見：蛾眉淡掃，蟬鬢低梳；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肌似雪，素腕凝霜；肩若削成，腰如約束；擘兮如華，溫乎如瑩。這張百看不厭的蛋兒臉從來沒有今晚那樣明媚！她從容不迫地抽着香煙，吐出一套一套的藍圈，酥胸起伏，鼻孔斂張，微聞蘭息。臉上脂粉薄施，彷彿一隻未經人手觸過的玉梨；而口紅初點，流香浮芳，有似一顆太成熟的櫻桃。璃姿瑋態，令人心醉。可是她躺在那兒，閉着眼，抽着煙，老不睬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小秋忍不住了，索性再折些腰，想吻她。當他的嘴唇尚未觸着她的唇時，她斗地朝床裏翻過身去，繼續抽她的香煙，繼續不理他。小秋陪着小心問道：

「芙，親愛的芙，誰得罪了妳，害妳生這麼大的氣？」

「我的芙，妳說哪！」

他去扳她過來，她把香煙望地板上一擲，猛地坐了起來，把小秋嚇了一跳。她氣憤憤地

說：

——哼！你說誰敢欺負我？你說！你說！

——好太太！我那裏會知道？

她聲色俱厲地叱着：

——還不是你？給我跪下來！聽見沒有？

如果矮子化爲長子是件不可能的事，長子變爲矮子倒很容易；何況在愛人面前，這種練習是最合衛生的：所以我們這位岳小秋大科長頓時縮短了一市尺三四寸。

——再跪上來些！

——好！就再上來些！

——冤家！我好不恨你！

她伸出玉手給他一個耳光。這其間，我們要聲明一聲：若說她用力打，那冤枉了她；然而也絕對不是輕如拂塵那樣摸一下，因爲那個躲在房門外看熱鬧的小寶明明聽得清清楚楚的一聲，而這一聲確是肉與肉相擊的聲音。當然，岳小秋不敢發怒，他只想收集他混身所有的勇氣來問一個青黃皂白。不過他這位「太太」不讓他有半分鐘的餘暇，她雙手捧住了他的頭拚命亂吻，眼簾，鼻尖，以及這張心字形驚得半開的口都吻過，於是她用最膩人的鼻音說：

——小鬼！我就愛你能下跪，能挨耳光！否則，誰稀罕你這個小小的科長前程？

青天裏有時會掉下霹靂來，掉下了霹靂依舊是青天。這時的岳小秋不知是驚是喜，是甜是辣；他只覺得老天使他多生了兩隻手，不知放到何處才好，也覺得他的腿是多餘的，讓它們曲在那裏呢，還是應當使它們伸直？秋芙一把拖他坐到床沿上去，爲他解決了這個難題。她說：

——今天下午我特地妝扮得齊齊整整，預備你領我上陵園一帶去散步。我要同楓葉比比：是它紅過我呢，還是我紅過它？我要使你的朋友知道你有這麼美麗的女朋友，而使我的朋友知道我有一個比羔羊還溫柔的情侶！偏偏你不來，累我等到現在！難道你去找什麼「霞」，什麼「瑤」去了？如何叫我不氣？

——我的朋友中間根本就沒有「霞」啊，「瑤」啊這一套，妳不必撻酸！我今天陪了老頭子去玩鷄鳴寺，一玩就是半天！

——好個孝順的兒子，「老頭子」三字脫口而出，多麼自然！你既然立志要做孝子，爲何再要來找我呢？

——好太太，不是這麼說！妳曉得我的科長薪水不夠我用，不夠我們用；只有老頭子肯救濟我，也就是救濟我們，所以我不得不敷衍他。今天我正要向他開口，他叫我陪他上鷄鳴寺去：我如何可以說「不」呢？

——開過口沒有？

——開過。

——成功沒有？

——成功了。

——多少？

——姆……兩百。

——哼！你撒謊！

——她一手推開了他。

——他實心佩服她，一面說，一面挨了上來：

——愛，妳是活神仙！妳如何會知道我在撒謊？

——你的眼睛，你的喉音，都證明你在撒謊！究竟多少？

——老老實實說，三百。

——那麼，我們三三三十一地來分掉它：你拿一百，我拿一百，其餘的一百給你的老婆。

——這位可憐的婦人，嫁着你這個沒良心的丈夫！

——「沒良心的丈夫」出諸妳口似乎有些不方便！

——我是代替她說的！

——妳這樣的分配，當然是最好的了。不過，老婆不老婆，暫且不提；我想留這一百塊錢，讓我們今晚到福昌飯店去好好地吃一餐，然後再跳舞。

——不！不！你如果愛我，就得服從我：明天你把這一百塊錢交給你的太太，你向她索取一張收條，繳與我看。倘使你不這樣辦，或者作了弊，你休再上我的門！你看：由太太們看來，我們是一班沒有良心的歌女；然而我們這班歌女往往比那些太太們來得慈悲；固然，我們用了她們丈夫的錢，——他們自己來找我們的，我們並未去勾引他們，——有時我們會想到他們的苦處。但是，反過來說，即使我們餓死凍死，她們會來憐惜我們麼？

——好！好！遵命！遵命！

——那才是好孩子！

——好孩子可挨了耳光！

——不服氣麼？你打還我使了！

——她把自己的臉送上去。他摟住了她，說：

——我如何捨得打妳！閒話少說，妳去不去福昌飯店？

——我不想去。福昌飯店也罷，禮查飯店也罷，吃來吃去，吃得膩了！我不知道你在鷄鳴

寺有沒有想起我？——或許你所想到的不是我，而是「霞」啊，「瑤」啊，——我却整天在想你，我親自爲你煮了幾色菜，清清爽爽，包管你滿意。

——吓！我的心肝，我的寶貝！妳預備了什麼菜？

——菜色並不多，可是沒有一樣是油膩的：停一會你嚐了再說罷。我還爲你預備下一瓶上好的法國白葡萄酒與瓶三星牌香檳。——小寶！開夜飯上來！

小寶用脚尖走路，從房門口溜到樓底下，然後再高聲回答：

——來了！來了！

菜色有五，是：火腿燉雞、清煮水晶蝦、蟹黃蒸蛋、廣東金銀豬肝、蒜菇麵筋湯。小秋快樂得直跳起來。他摟住了秋芙，把她橫抱在懷中，仔細端詳她的粉臉。他一手指着壁上懸的一副對子，——那是他的「大筆」，——道：

——芙！芙！妳真不愧爲：

秋水爲神玉爲骨；

芙蓉如面柳如眉。

小寶佈置好了碗盞，又爲他們開了瓶塞。他們入席暢飲，頗有洞房花燭夜的情景。到了大

家有了八九分酒意，簡直你喂我，我喂你起來。這時，房間裏的電燈忽然熄了；也許是爆斷了保險絲；也許是小寶搗的鬼，——一個女孩子到了十五六歲往往會作怪的！

(三)

岳秋崖回到家，自然而然的踱進五姨太太的房間。只見奶媽抱了兩個月大的女嬰在喂乳，一個收拾得清清楚楚面目姣麗的蘇州保姆立在她旁邊。保姆看他進房，連忙笑迷迷地迎接上來，用蘇州口音打着國語道：

——岳先生，五姨太太出去了，有張條子留給您；五姨太太吩咐我等您一回來就交給您。

她婀娜地走到五姨太太的梳妝檯前，從一隻小抽斗內，取出一張淺綠的短箋；又婀娜地走了回來，笑着，老是笑着，哦！那兩個陷人的酒渦！遞給秋崖。秋崖驚喜得呆了，不去接。哦！這支迎風浮盪的柳腰，這種迴雪流雲的步武，這副半推半就的神情，這些似驚似喜的秋波，這一連串燕語鶯歌的蘇州官話！哦！十八年華！哦！聖處女的純潔！哦！樂園中的禁果！「十一步」之內必有芳草，他與她同住於一所房子內者三閱月，——從五姨太太將臨盆的那月起，——竟沒有發現這顆明珠！她被他盯視得不好意思起來，把那張條子輕輕望他手中一

，迴轉身去逗弄嬰孩。秋崖迅速看了一眼，上面寫：

「愛：×院長約我跳舞去了，你不要埋怨，跳完了他自會送我回來的。請你在家照顧我們的小寶寶！」

你所喜愛的華。」

秋崖讀了微微有些心酸，但這股辛酸立刻被展開的希望所衝散了。這希望是雙層的：×院是幾位院長中最紅、最具實力的一個，聯絡得他，無異乎爲自己的位置築一垛風火牆；——於五姨太太的忠實……她確是爲了我，疑心她纔是對不住她！……而且，官場中……」。叮囑他在家照顧小寶寶，照顧小寶寶的有保姆，有奶媽。倒是這位保姆，孤零零的，沒有人顧她！

那晚上五姨太太不會回家。岳秋崖並不着急；因爲他知道她在跳舞，因爲他知道有×院長她，因爲在他懷抱裏橫陳着一位非正式的六姨太太！

到了明天，近午的時候，五姨太太跳舞歸來，岳祕書長好夢初醒。她吶吶地向他解釋如何了一整夜的舞，他也吶吶地向她申請討一個「六妹來侍候她」；於是彼此會心一笑，彼此澈諒解，訂立了君子協定。

過了幾天，××院有要公，岳秋崖奉命到上海去一趟。本來，南京與上海相距不到七百華

，往返是很方便的。每逢週末，南京的要人們忙碌了幾天公務，理應到上海去玩玩，去忙碌些令人怡暢的私務。這次岳秋崖的去，所以大書特書者，因為是「出差」，不是私遊。

雖說是出差，他也準備着私遊一番。他的公務在兩小時內便了結了，餘下的時間都是他。滬上的玩意兒比南京多太多了。可是，一切的飯館，一切的戲院（平劇、話劇、電影），一切的書場，以及回力球、跑馬、跑狗……都不甚引得起秋崖的興趣；能夠使他眉飛色揚的乃賭場。他常常自稱：

牌、棋、拳、詩、酒、

天下無敵手！

「牌」原指一切的牌，此處象徵着賭；「棋」乃下棋之棋；「拳」非太極拳之拳，而是鬧時豁拳之拳；至於「詩、酒」，毋需註解。由此以觀，足見他的抱負了。

公事既畢，他乘了海上某鉅公的自備汽車，開到愛多亞路一百四十×號。這是「八·一三」以前，十里洋場中最大賭窟之一。在門口，並無特殊的標記：一重高大的鐵門，一座高大的房，與旁的鐵門、旁的房屋初無二致，大鐵門裏還開着小鐵門。上等賭客，即汽車階級的賭客，汽車一到，開了鐵門，讓汽車連人開進去；中等、下等的賭客，只要安步以當車，在小鐵門

裏出入。

進得鐵門，便是一道夾在高屋與鐵門間的狹馬路。沿着狹馬路走，轉了一個灣，纔豁然開朗，展陳着一片大草地；——在愛多亞路上的行人，視線給高牆阻住了，所以看不見裏面的舉動。這片草地像兆豐公園裏的草地那樣，收拾得很整齊，很清潔。草地上此處彼處有藤椅有躺椅，供給客人們遊息；——就是席地而坐，也很舒服的。入晚則明燈燭天，彷彿是座夜花園。

那座大房子是樓屋，每層樓都是賭場，有件事值得記載：一走進屋，不上樓，有一間大廳，廳的中心端端正正放着三張太師椅，椅上披着虎皮，椅的四周用很粗的絨纜圍住，不准賭客逼近：這是當代江湖豪俠×××、×××、×××的寶座！每層除了賭檯外，有酒排間，中西點心與飲料，各色俱全。賭客或在賭檯旁邊點了東西，由侍者送來；或自己走進酒排間裏去吃，都可以。下大注的賭客，吃了東西，自有人來招呼，不必破鈔；下注小的賭客，吃了東西，也有人來招呼，使他出些極合理的代價。

賭場裏的人頭最雜：單說賭客罷，上中下三等、男女老少、形形色色；此外有假賭客，本是與賭場有關的幫閒，裝了客人來賭，助助興，乘機合串掉鎗花，給當與真賭客上；此外有正式的賭場管理員與各色人等；此外有流氓，有保鏢，有雞鳴狗盜，有妓女老鴿，有朱家郭解之流。賭場裏也有當舖，有識貨的朝奉；客人的現金輸光了，可以拿值錢的東西出來抵押，馬上

有人來估價，估價多少，就送多少籌碼過來。一言而蔽之：務求客人方便。務使客人快樂，總得引人輸到兩手空空才止！

凡是正式賭場裏的賭一定是「強盜賭」，決不是一文賭。強盜賭者，要每次來得快，每次輸贏大：牌九、壓寶、輪盤賭……都歸人這一類；至於需要時間，花費腦筋的玩意兒，如麻將等等，那是文賭。此處所設備的是牌九、壓寶、輪盤賭。

岳秋崖買了五千元籌碼，他先去壓寶。壓寶攤是一張長桌子，桌子上漆着各門的花色。中間的寶盆，就是一隻玻璃罩子中間藏着三顆骰子。桌旁一張高椅，高椅上坐着評判員，指揮這張桌子上的一切。賭客先下注，下齊了，電鈴一響，寶盆自己跳動起來（有機關使它跳的），跳了一回，它停止了，於是罩子中的骰子也停止了；誰壓着骰子的花色，誰便贏了。壓寶有種種訣門，此處不必細說。只說岳秋崖所壓的是最難得到的「老寶」了；——老寶的花色是三粒骰子，每顆都是六點。他先下十元，「試試手氣！」他想。老寶居然壓中了，他收入八十倍的籌碼，就是說八百元。他一高興，連壓一次老寶，下了一百元的注。果然又中了，收入八千元。他眼見手旺，再壓另一花色，這下子可就輸了四千。他一想不妙，還是去玩旁的東西罷。他去玩輪盤賭。輪盤賭這個名字是很明顯的：用輪盤來賭錢。一隻很長很長的桌子中間裝着一隻機動的輪盤，盤上繪三十六門花色，盤中另有一個小球。長桌子上也繪了三十六門花

色。鈴一響，盤子如飛地轉動起來，那個小球也跳動不已。轉了一忽，輪盤停了，小球落在那一門便是那一門的賭客贏了：壓一元，可以收入三十六元。秋崖的手氣越降越低，不但吐出了在壓寶桌上贏人的四千元，還賠上了兩千元的老本！他決定暫停一下，看看風色。

他喚侍役取來了一大杯可可。他端了可可，邊飲邊走，回到壓寶檯上去看人家賭。這時來了一位儀態萬方的少奶奶，捧了六百元的籌碼，全數注了獨門。贏了，一大堆的籌碼推到她面前。一連贏了五次，面前的籌碼堆積如小山。從第六次起她就不行了，不到十次，她所贏的錢與六百元老本都輸光了。她還談笑自若，徐徐從手袋裏取出一朵珠花。旁邊走過一位估價的人員，估量這朵珠花值三千元，徵得原主的同意，把珠花捧了去，換一張珠花的收據，——這是預備她來贖的，——和三千元籌碼。三千元一剎那間也投入了無底洞！這時她有些慌了，但還抑制着自己。她卸一隻金鋼鑽戒指，一會兒這隻戒指也化爲烏有了！於是她面色蒼白，身子搖搖欲倒。侍役連忙送上一杯白蘭地，請她飲。她飲過酒，坐了一忽，定定神，由兩個侍役扶了，雙眼流淚，登汽車而去。

岳秋崖嘆息了一回，頗爲警惕；可是他的「翻本」的思想強於一切，他走近牌九的桌子。他開始推。這回，他走了「邪運」，他每注必勝。不到一小時，他的三千元老本增加了十多倍！他發了一個狠，一下注三萬元。他取到了一個「天槓」，他想：「這次穩贏了！」，誰料莊

家翻出一副「賞」來——一顆骰子三點，另一顆六點，湊成九點，——天橫雖凶，終究被「吃」了！這下子，秋崖搖推來的三萬元，連本帶利，統給莊家賞收。

第二天是星期日，江灣跑馬，他去玩了一回，可沒有買馬票。當天晚上，他的老朋友約他在倩儂老九那裏吃花酒。他打了四圈麻將，就忽忽忙忙搭乘子夜的睡車，趕回南京。因為星期一早上有總理紀念週，他得出席。

(四)

一個人的貧窮不應當以財產的多寡來論，應當看他如何享受這筆財產；享受得法便是富有，享受不得法便是窮苦。箝食瓢飲身居陋巷的顏回精神上不減其樂，而富有銅山錢布天下的鄧通到頭來寄死人家！三家村裏的守財奴臨死口噤，還伸着兩個指頭，直等到人家把菜油燈裏的燈草三根中滅去了兩根，方才瞑目：這又何苦來？

岳小秋的揮霍日甚一日。這可不是李秋芙的過失，秋芙吃他住他，每個月自己已限制自己只用他四百塊錢，再不超過這個數目。秋芙有秋芙的打算：她覺得小秋這個人，除了缺乏一些丈夫氣概外，還算聰明，還懂得慇懃；她要正式嫁給他，即使做姨太太也肯，免得將來年老色

衰，遭遇悲慘的下場。因此她處處爲他着想，不願多花他的錢；有機會也爲小秋的太太打算，監督小秋不至十分拋棄她。小秋心直口快，回去老實告訴自己的太太，稱贊秋芙的賢惠；他的太太自然感激秋芙，因此她與她之間無形中生了默契。由小秋太太不留意的流露，岳秋崖逐漸聽到一些風聲，他也暗中贊成把秋芙娶到家裏來；他知道他的兒子是隻無底桶，用錢好象和金錢作了對，而他的媳婦太老實，不懂得管理丈夫；如果秋芙進了門，他的財產和他兒子的財產可以獲得相當的保障。他只等小秋向他提出這個請求，他無有不答應的；——無奈小秋太懦弱，暫時不敢啓請。

在這種情形之下，李秋芙雖則還沒有踏進岳家的門，早就「家庭化」了。民謠說得好：

家花有風香十里，

野花無風十里香！

現今秋芙的地位介乎「家花」與「野花」之間；倘使依「家花有風香十里」的比例，她可以「有風香十五里」；她一定輸如真正的「野花」，只能「無風五里香」了。這就是說岳小秋的愛李秋芙，已經打了折扣；海的高潮是不能持久的，愛情的高潮亦復如此。實際上不能說小秋負心：「新奇」與「平淡」永成死敵，而厭故喜新永是人類的弱點。岳小秋百分之九十的心

仍舊用在李秋芙身上，却抽出了百之十用諸獵取野食。好在過江名士多如鯽，秦淮歌女聚如雲：梅君、佩蘭、鳳侶、碧濤、素卿、玉雯……人材不愁缺乏，所愁的乃是岳小秋岳科長囊中的金錢！

一方面，他不敢減低秋芙的月費；他深深知道她一值一這幾個錢；萬一少給了她，她不難從別的男子處獲得更高的代價；那，他，岳小秋，可就受不住了！另一方面，他的父親雖說鍾愛他，無奈不是富翁，不能獅子大開口，向父親索取相當鉅大的款項。若說朋友之間，大家都是同一階級的人物，偶而通融是可以的，常常啓口必要達到拒絕，以致失去他的以及他父親的面子。這種苦楚祇有他自己知道……他敢向他的父親，他的秋芙、他的梅君、佩蘭、鳳侶、碧濤、素卿、玉雯訴說麼？不敢！不敢！不敢！

他總得想個辦法，打開一條出路！除了自己的愛人、父母、親戚、朋友之外，還有什麼門路可走？他思之又思，考慮了又考慮。有一天，魔鬼上了身，他找到了一顆救星：那就是駐南京的日本總領事須磨彌合郎！他同須磨有相當的交情；不但因為他是日本留學生，他在東京銀座實足玩了兩年，——更因為他是岳秋崖的兒子，而岳秋崖是中華民國××院的秘書長，似乎須磨特別青眼看待他。須磨彌合郎以「中國通」自豪，半瓶醋地懂得中國的術與古董。他常常到岳秋崖家裏去，談詩論畫，鑑賞秋崖所藏的古董，和秋崖說得很入港。有時小秋在家，參

與他們的談講；有時須磨在總領事館裏，宴請他們父子兩人。所以小秋與須磨交得很熟；已經不止一次了，須磨向他表示：他很願幫助有志上進的中國青年。如何幫助他們呢？須磨自己說：或資助他們上學，或派遣他們留學日本，或選譯他們的文章介紹登載於日本刊物上。

岳小秋明白他沒有什麼藉口可以向須磨借錢；他只覺得賣文章是一件冠冕堂皇的事；假使成功了，一旦刊出，名利雙收；萬一不成功，也算不得恥辱。既然希望文章登在日人辦的刊物上面，就得說幾句日本人所中聽的話，小秋寫了一篇「中日親善論」，約莫有萬字左右。他補了這篇文章去見須磨，抖抖地把文章遞過去，惟恐遭遇拒絕。須磨約略看了一遍，似乎很高興，向小秋道：

——文章寫得很好，不過我自己不能決定去取，三天後請你再來聽回音，同時請你帶兩張你的半身照片來。

岳小秋回去焦灼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上午，他跑去看須磨。須磨一見他就口稱：『恭喜！恭喜！』熱烈握他的手。須磨說：

——大作連同尊照決定在「朝日新聞」專論欄內發表。刊出之後，我立即送你五十份。這兒有一筆小小的稿費，請你賞收了。我希望你常常投，我還可以介紹你到旁的刊物裏去。我們這樣合作，關係你的前途是很重大的；因為你可以把譯文贈給你的上司，你的上司讀了會更賞

識你，更重用你。

須磨從皮夾裏取出一張準備好的支票，遞給岳小秋。岳小秋接來一看，幾乎疑心自己眼花了，因為支票上填着：

「岳小秋……五百元正」。

須磨見他驚愕，笑着拍拍他的肩，說：

——你在貴國從未拿過千字五十元的稿費罷？這還是我們合作的開始，往後的希望儘多咧！世界上的人都喊：『窮！窮！窮！』自己不去找，也不懂得找，難道金錢會自動地跑進你的口袋裏來？

岳小秋再三道謝而歸。

歸途中他低頭冥想：這種口號式的文章，寫來毫不費力，竟值五十元一千字！他看金錢面上，每半月寫一篇，豈非憑空增添了一千元進賬？即使每月偷些懶，祇寫一篇，稿費所入也足以應付李秋芙而有餘了！這種買賣，他何樂而不爲呢？他又自言自語道：

——且慢告訴老頭子！等到發表之後給他讀，嚇他一跳，免得他再以小孩子看待我！

當晚他住在李秋芙那裏。秋芙問他爲何這樣興高采烈？他只是笑，不肯回答，秋芙沒有特別加以注意。

兩週後，他收到五十份「朝日新聞」；果真他的小照和文章都刊在顯著地位。他高興了不得，立即捧給他父親看。秋崖見了也自歡喜，着實稱贊了一番；但勸他不必把這事宣傳，文章亦不必送給任何人讀；小秋服從父命，照辦了。

這是第一次日本人給岳小秋吃的錫糖，也就是岳小秋踏進魔道的第一步。

世上的事往往難於開端；既然開了端，便可按着成規進行了。岳小秋在此數月內，接連發表了許多文章，平均每兩個月三篇。文章有長有短，稿費有多有少。同時，須磨也選了幾篇日文文章，請岳小秋繙成中文，在中文刊物上發表；譯費依照華文字數計算，比小秋自己著的減少一半，即每千字二十五元；中文刊物所給的稿費也歸小秋享受，兩合每千字三十元上下。這樣，岳小秋在半年內賣了好幾千元的文章，手頭頓時闊綽起來，於是他決計正式娶李秋芙爲姨太太。他想父親不至於反對的；即使反對，目下他經濟有了辦法，也不怕了！

有一次，他把一篇剛寫完的文章交給須磨。須磨暫時不讀，把它放在一邊，笑迷迷地問岳小秋道：

近來李秋芙李小姐好麼？

怎麼？您知道她？

我們對於好朋友的行動都很關切，所以我知道李小姐住在五台山新村××號。

——呀！

——你既然愛她，爲何不娶她？討姨太太纔是貴國真正的傳統文化啊！令尊大人不是有位如夫人麼？

岳小秋一震：這個鬼怪精靈的須磨像望見他的肺肝似的！

——不過……我恐怕家嚴不贊成！

——他贊成的，一定贊成的！

小秋抓住了須磨的兩手，發狂似的問：

——您如何知道？如何曉得他贊成？

——我們老早就談過了，他很稱許李小姐。他等你去請求，你遍不開口！

——我的天！我一定娶她！一定娶她！

——事情可沒有這樣容易！

——爲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周瑜在赤壁之下，要火燒曹操，無奈：「諸事齊備，只欠東風」！

——怎麼辦？

——你娶了李小姐之後，當然不能再讓她住在五台山了；而你的府上，委實人太多，住在

一處很不方便。幸而你的太太賢惠，她雖則還未認識李小姐，而對李小姐頗有好感，——你看：令尊連這件事都告訴我了！——你們三人不妨同住在一個宅子裏。日本總領事館有一塊地在新住宅區，空在那兒，別無用處：我可以租給你造房子，每年你只需出象徵租金一元，以二十五年為限。去蓋一座三層樓的小洋房：你們每人佔據一層，將來有了小孩子也有地方住了。你說這條計劃什麼樣？

——好是好極了，所欠缺的還是東風！

——東風就在我口袋裏！你看我夠不夠朋友？

須磨從衣袋裏取出一本支票簿子，簽了一張四萬元的支票，填了岳小秋的抬頭，撕了下來，放在寫字桌上，用水晶鎮紙壓着。

——總領事，您是我的大恩人！我不知道如何報答您纔好！

——「報答」兩字不敢當！假使因為我幫助了你，你也願意為我效勞的話，倒有一件事情可做。

——什麼事？我勝任麼？

——於你是容易之至，真所謂：「不用吹灰之力」！

——如此說來，我豈有不盡棉薄之理？

——令尊以祕書長資格，自然出席重要會議的了

——當然！當然！

——他有時和你談談國家大事麼？

——有時他和我談；有時我問他，他回答。

——那好極了！你祇需把你所聽見的消息隨便告訴我一些就夠了；凡是你所覺得太重要的儘可不說。

——像談天那樣談談是可以的，我可不負任何責任！

——沒有人叫你負責呀！

——好！作準如此！

——一言爲定！

——須磨緊緊握着岳小秋的手，表示感謝。繼而須磨將支票傳給岳小秋，鄭重的說：

——現在這四萬元是你的了！願你不要忘掉你的諾言！將來我們合作順利，你的小家庭的經常費用可以由日本政府供給。

——岳小秋此時只見到：蓋屋、討姨太太、須磨是好人；他腦子裏沒有空餘地位來裝別的思想。他告別言返，走到辦公室門口，須磨又喊住了他，向他叮囑道：

好？

關於娶李小姐和造房子的事情似乎不必先告訴李小姐 給她一個 Surprise，豈不更

對！對！

……至於消息不消息，原是閒聊天，毋庸告訴令尊，更不必與旁人提起，免得發生不需要的誤會。

一點也不錯！

那麼，再會罷，祝你幸福！我等待你的好音！

請您放心！我決不辜負您的囑托的！再會罷！

(五)

岳小秋是一位「肖子」，岳秋崖也是一位「肖子」。怎麼說？小秋身為兒「子」，在討姨太太這點上努力求「肖」父親：所以是「肖子」。秋崖呢，身為父親，手頭的拮据不下於他的兒子，所以也是「肖子」。依文法來分析，岳小秋的「肖子」兩字：「子」是主詞，「肖」字是有形容詞作用的現在分詞；岳秋崖的「肖子」兩字，「肖」字是動詞，「子」是直接足詞，

補足「肖」的意義的。

岳秋崖近來確是很拮据。固然，他的正當薪金和不可告人的收入不在少數；然而，他的府上養着「十二金釵」的一半，加上小孩與奶母，以及這位長公子不時需要些津貼，長媳又是天生老實人，不敢向丈夫索錢，只知向公公哭訴，於是多少要照顧照顧；這種種已經消滅了他收入的一小半，他的經濟上的致命傷却在乎賭和投機生意。他常以為做官的人必須懂得嫖與賭；做大官的人可以藉此聯絡其他要人；做次一些的官的人可以趨奉上司；白衣平民可以藉此接近各級要人，毫無痕跡地與他們訂交，獲得平日由正規不易獲得的委任狀。倘若自己有善於社交的美麗的太太或姨太太，或私人女祕書，同心協力合作起來，那更是終南捷徑中的捷徑。論到嫖，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不及他的兒子；而他的做父親的尊嚴却在賭字上爭了回來。他的賭的技巧已經登峯造極；無奈在賭場中除上「精」字外，還須有一「運」字；他的手氣之壞使他百戰九十九敗，殘酷地加重了經濟負擔。因而他想到開源，外快的收入是無規律的，而且顧忌甚多；他至多只能維持現狀。他就想到做投機生意；以他的地位，以他的交際，要探聽些金融消息或其它工商實業有關的消息不是難事，似乎他對於這個「機」有相當的把握。不幸他所探得的消息是真的，等到他去「投」，那個「機」便跑掉了！

岳秋崖還有一件是他的兒子所沒有的，即是面子問題：他身為堂堂××院祕書長，好意思

開口向人借錢麼！須磨彌合郎的拉攏小秋，他雖則不詳細知道，却不是不知道。他自己也有動於中，幾次三番想向須磨開口，只是下不下這個面子，所以欲言又止。他思索了好久，想出一個頗爲「光鮮」的辦法，決計試一試。

秋崖家裏藏了相當多的古董。他原是許多詩社裏的社員或朋友，其中比較著名的，華北的採風社，華中的南社，都與他有直接或間接關係。這班詩人詞客，除了吟詩填詞外，還愛好古董；有錢的人，自己買些來收藏；沒錢的人，祇能鑑賞鑑賞；這本是騷人雅事。秋崖想把自己收集的古董，檢幾樣比較次要的，假托是朋友的東西，請須磨想法出脫它們，——不好意思直說賣給他！——想來須磨不至於拒絕的。他依計試驗一下，須磨果然上鉤了。秋崖第一次嚐過「甜頭」，難免再來第二次；第二次以後當然是第三次；第三次以後，成了習慣，一邊賣，一邊買，變爲極自然的了！最初，岳秋崖所賣的古董，雖則次些，——好的他捨不得割愛！——却是真的。繼而他見須磨這樣歡喜買，買時並不仔細鑒察，——秋崖向他說什麼，他就相信什麼，——他忽然想混一些假的在裏面。混在真古董裏面的假古董果然賣出了。他再進一步，完全拿出假古董來；這批假古董也被收了！有一次，須磨向他說：

——我收買了令友們許多古董，內中頗有精品。我想在東京「美術雜誌」上出幾頁專頁，求您賜一篇鑑定文章，和兩張半身尊照。

岳秋崖當然不能拒絕。文章與小照送過去，換得一筆很高的稿費回來。

有一天，須磨單請岳秋崖喫飯。這是很平常的事，他們的往來應酬早已多至不可勝數了。秋崖坦然而往。喫飯的地點在日本總領事館，由須磨做主人，邀幾位參贊作陪。喫得很暢快。飯後，那幾位參贊告謝退出，只剩了岳秋崖與東道主。須磨邀秋崖到吸煙間裏去談天。每人坐了一張很舒服的皮圓椅。侍役送上兩杯濃濃咖啡，放了糖，退至室外。

須磨彈去了一些雪茄煙灰，緩緩說：

「唉！近來中日邦交已經進入微妙階段！我們原是同文同種的，應該互相提攜纔是，偏偏事實領我們走上相反的途徑！」

——這是國家大事，我們不談，好不好？

——哈哈！哈哈！祕書長！國家大事不和您祕書長談，應該找誰談呢？

岳秋崖低了頭，猛吸煙，他覺得不妙，又不知須磨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日本政府想知道一些貴國的國防計劃，祕書長可以供給麼？

岳秋崖宛如觸了電，斗地立了起來。

須磨直笑了出來，輕輕按他坐下，道：

——莫慌！莫慌！我們談談而已。日本政府當然不會忘掉您的辛勞！一切由我負責，而且

絕對守祕密，您可以放心！

岳秋崖集中了所有勇氣，堅決拒絕：

——不能！不能！

——真的不能麼？須磨狡猾地問。

——不能就是不能！你便怎麼樣？

岳秋崖立了起來。

——「你便怎麼樣？」好得很！須磨也立了起來。祕書長沒錢用的時候，自然會來找到我。賣古董，賣朋友的古董，哼！你想騙誰？還不是你自己的？你以為我須磨有錢，肯買古董；我那裏有這種閑錢？老實說：這筆錢是日本政府的！日本政府連你的假古董都出錢買了，對待你還算不差罷？

岳秋崖面如死灰，兩條腿載不住他，癱癱似地坐了下去。他哭喪着臉，口吃地說：

——這個……這個……

——這是命令！你應該聽從大日本政府的命令去服務！不然的話，哼！告訴你，你的生命在我手掌之中！不必說這支……

他突然掏出一支手槍，槍口對了岳秋崖。岳秋崖直覺地高舉兩手，須磨繼續着說：

……這支手槍足以取你的命而有餘；——放下手來（他笑了）我沒有那麼蠢，在總領事館內做掉你！——而且我還有東西給你看看。

他把手槍放在身邊。按了按電鈴。一個祕書走了進來，垂手立着。須磨向他道：

——請您把準備好的照片拿來。

——是！

祕書退了出去，不到三分鐘，又走了進來，把一個大信封遞給須磨，再鞠躬而出。須磨從信封裏取出一張十六寸大的照片，傳給岳秋崖說：

——你看！

岳秋崖接過來一看，照片上註着：「支那南京特字第×號，岳秋崖，支那××院祕書長」。照片的上角是岳秋崖的半身肖像，下面是一筆筆的賬：「某月某日付岳秋崖特別費××元」，下面是岳秋崖親筆簽字。這些特別費便是賣買古董的錢，而這些簽字，原在「代朋友」出的古董售價收條上的，現今被移植到此地來了！岳秋崖看了頭昏腦脹，耳中鐘鼓齊鳴，神智有些不清了。凶狠的須磨用最自然的語音接着說：

——如果你敢說半個「不」字，我自自有辦法把這張照片送給貴國最高領袖，讓他親自過目。他看了這筆賬發生何種結果？那你自己去想像罷！

岳秋崖作態欲撕。須磨笑道：

——好幼稚的祕書長！這是照片，不是底片；你撕它有何用？

岳秋崖上了刀山，又跌入冰窟。須磨從信封裏取出同樣大小的另一張照片，給岳秋崖看，又說：

——令郎畢竟聰明，他早已自動加入我們的間諜隊了。他不但獲得應有的酬報，日本政府還準備爲他蓋房子，娶李秋芙小姐。你看，這項四萬元的款子，就是給他造屋討小老婆的！日本政府何嘗待差了忠於它的人？

岳秋崖接過照片，睜大了昏花的眼睛，——急昏花的，——看了一遍，照片角上也有肖像與註腳：「支那南京特字第××號。支那××部科長，（以下用括弧註了一筆）：「岳秋崖之子」。下面也是一筆筆的特別費；而與岳秋崖不同之處，在乎岳小秋的眼內，往往有「報告某項消息，賞金×××元」。這些消息都是岳秋崖父子兩人談天時間，秋崖告訴兒子的！當時以爲骨肉之間，毋庸顧忌，誰知小秋用以出賣父親，出賣祖國！須磨看見秋崖在沉思，知道他意思動搖了，於是逼進一步：

——我的親愛的祕書長！令郎這張照片如果落在蔣委員長手裏，令郎固然沒命活，足下亦未能逍遙法外！因爲每項消息顯然是出諸足下之口，人於令郎之耳的！所以，您現今只有兩條

路可走：一條是黃泉路，您自己送了命之外，還得陪上令郎的命；一條是康莊大道，您可以穩當當做您的祕書長，同時很容易增添鉅大的額外收入。

岳秋崖被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上天有路，只是他不敢走，就是寧可犧牲自己，回家自殺，同時宣佈須磨的陰謀；入地並非無門，他越是貪生，越陷入地獄！岳秋崖另一入地獄的途徑便是一個「貪」字：近來小秋生活闊綽，引起他的熱羨。不是說他的生活不及他的兒子，不過兒子的進賬太多太容易了，他自己的進賬並不十分多，反而要担相當的風險！他考慮了半天，毅然決然道：

——好！我準備拚掉這條老命，讓我來試試看！

須磨彌合郎很熱烈地走上前去，緊緊握了他的手，道：

——好朋友！我們究竟是好朋友，決無不諒解的道理！我叫人取了一瓶香檳來，慶祝我們第一步的合作。

他藏好手槍與照片，然後再按電鈴。

(六)

民國二十六年仲夏，中日形勢極端緊張。中國雖在準備萬一，而大政方針尚未十分確定。政府方面，有若干措施，事關軍事秘密，不能告訴百姓；因而百姓感到絕端的苦悶，彷彿被囚於一間密不通風的銅牆鐵頂的屋內，全室漆黑，望不見半點星星。然而岳小秋科長却異常高興，因為在南京住宅區所築的小洋房已告落成，日內正在佈置內部，兩三天即可完事；這種種費用都由日本政府代出，不勞他操心。

佈置齊備的那一天，岳小秋喜孜孜地去稟知了秋崖，——秋崖假裝第一次聽見，甚為喜慰，而且准許他娶小，——又奔到五台山新村去告訴李秋芙小姐。岳小秋的要娶李秋芙，早在秋芙意料之中，可沒有預備它猝然而至，連秋崖的准許和藏嬌的金屋都全了，真是喜出望外！她立刻泥着小秋要去欣賞那所洋房，小秋自然很願意領她去參看。她樓上樓下都跑遍了，稱贊這樣，撫摸那樣，十分愉快！她自願居三樓，把二樓讓給「姊姊」住，——「姊姊」自然指小秋的大太太。她又說出一連串的話來，忽而稱許小秋購置的能幹，忽而自與自商量如何裝點室內，咕咕咕咕，活像一串珠子脫了線，又如雨過天青，羣雀噪晴那樣。這時，廚房裏的碗盞還沒有買，秋芙自告奮勇，明天去採辦。其餘的東西差不多都全了，床上只缺乏了舖蓋。小秋主張即晚搬進來住，秋芙却不贊成：

——這是我們正式的家庭，等我和你正式結了婚纔住進來；你可以先請姊姊來住，理應她

先進室，然後輪到我。

——鄙人惟命是從！至於我們的吉期，我去請董敬之推算。

——好個留學生，如此迷信！

——好妹妹！此事關係我們的幸福太大了，星宿命運之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人家都說董老頭兒靈驗非凡，我們何妨去試試？

——好罷！只希望日子選得近些！

——心肝寶貝！難道我喜歡遲？

他摟着秋芙出來，直送上包車；自己僱了一乘人力車，跟在後面，雙雙回五台山新村。

自從李秋芙立志要嫁岳小秋之後，她總勸他少上館子，少去跳舞，少揮霍。她常留他在他們的臨時家庭裏吃晚飯。她如高興，便自己下廚，弄幾色精緻的菜；否則由小寶代勞，也燒得很可口的，今天秋芙當然興頭到了不得，不但欣然下廚煮菜，還弄了幾樣西點，預備了咖啡，可可等甜飲。

晚餐雖則遲了些，——因為秋芙下廚多添了菜，——却吃得十分快樂。秋芙拉小寶坐下來同吃，小寶自然表示同意。秋芙深知小秋是一位「魚，余所欲也；熊掌，亦余所欲也」的脚色；與其將來任他娶第二位姨太太，不如先走上一着，把小寶梳攏了，做個幫手！所以她處處

優待小寶。吃到中間，秋芙想起了一件事，問小秋造房子的錢是何人給的？小秋高興過了頭，得意忘形，把他與須磨的關係一五一十說了，等待秋芙稱贊他。秋芙忽蹙然了半天額，推托身上不舒服，離席而出。小寶跟她上樓，問她有何不舒服？她不肯回答，和衣躺在床上。小寶要服事她睡，她又不肯脫衣服，並且叫小寶仍舊去陪他。小寶只得爲她披上一些東西，再下樓。樓下飯堂裏的小秋，早已醉了七八分，秋芙的離席而去，他根本不會介意。他一半糊塗一半醒地隨口問了一句，就一把拖過小寶，抓她癢，吻她。小寶幾次掙扎，終歸失敗。當晚小秋胡亂睡了，沒有去理會秋芙。

到了早晨，老不見秋芙下樓來。小寶懷了鬼胎，上樓窺探，只見房門虛掩，秋芙不在房內。她四面找尋，那有影蹤？她慌了，奔下樓，衝進自己的房，推醒了小秋，告訴秋芙的失蹤。他也着了慌，披了一件浴衣，上得樓來，望見梳妝檯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封信，信封上寫的是他的名字。他悉格抖抖把信封拆開，取出信來讀，上面寫：

「我們歌女們有時不得已而賣身，却絕對不出賣靈魂；你們做了官，有錢有勢了，偏願賣了身子更賣靈魂！我與你論交數閱月，祇覺得你稍爲懦弱些，其餘都好；誰知你是個狗彘不若的漢奸！罷了！罷了！我看昔日情懷面上，不同你吵鬧，悄然走了。如果你不識相，欲來找尋麻煩，那我既然知道你是漢奸，我只能用對待漢奸的方法對待你了！」

小寶願留則留，不願留則去：你不得強逼她！我寫此條時，只有悲憤，沒有留戀！永訣了！

李秋芙；二六，六，二六。」

小寶不認識字，問小秋紙上寫的是什麼？小秋只說秋芙逃走了。小寶急得直哭出來。小秋擁抱她，安慰她，老羞成怒地說：

——這種辜恩負義的娼婦，逃了就算送鬼出門，哭她則甚？妳纔配做我的姨太太！此地一切的東西，以及新房子裏的東西，都是妳的！我們今天就搬去，省得留此生氣！

小寶好像中了發財票！爲了顧全面子起見，嗚咽了一回。然後她拭乾了淚，侍候她的新丈夫進餐。……

中日的情勢，經過了一度的呆滯，因「七·七」事變而突起明朗化。蘆溝橋之役，在中國當代史上，是劃時代的一頁。日本武裝侵略，中國武裝抵抗；情形之清楚，皎如日月，再沒有絲毫老百姓們所恐懼的「妥協」的黑影在中間！「瓦全」麼？我們不屑爲！「玉碎」麼？前途尚未可知，「碎」的不致在我們一方面！當時還有少數人患着「恐日病」，然而沒有一個不贊成與日本拚個你死我活的！如果有人暗底下不贊成，或贊成交戰之下希望日本勝利，那只有漢奸！

民氣之旺遠勝「一·二八」。因此，漢奸的行動大有顧忌。民氣像一隻一千支光的電燈，漢奸們像臭蟲：試問在這樣的光明之下，臭蟲敢出現麼？岳秋崖岳小秋父子倆，「臭蟲」的身，再也不敢在日本總領事館直入直出了；——須磨也不許這樣做。岳秋崖徵得他的主子的同意，接連在報紙上發表愛國詩。可是光明之下，臭蟲自然不敢出現，而小縫細隙，還是牠們的世界：此時不得不用除蟲菊粉來掃除牠們了。漢奸的「除蟲菊粉」便是我方負有反間諜責任的特務隊。

岳小秋新婚燕爾，諸事懶做，……除非每日向須磨的情報：他不敢不做，因為這是他的命根，也是他的聚寶盆。每日下午五時正，他總有一封用火漆印固封厚厚的信，遣派包車夫送到白下路××里××號，面交××先生，並且要取收條回來。送信一次，賞洋二元，算是車錢，叫車夫坐車，着實滑稽！實際上他坐不坐車，隨他的便。包車夫貪這筆六十元的外快，樂於去送，從來沒有誤過事。無奈這個車夫，受了主子的薰陶，偷香竊玉起來。他的情婦姓楊，是新住區熱河路××號××公館裏的娘姨。有一天，××公館的主子們都到鎮江去了，一時不得回來，京中只留楊媽和另一老婆子守家；這個老婆子既蠢且笨，什麼事都不會做。包車夫有此好機會，豈肯錯過？他乘主人派他送信，暗中去赴幽會。但是這封信呢？他就分潤半元，哄那個老婆子代他送。老婆子看五毛錢面上，滿口答應了。她拿了信，藏了錢，信步而行。她半字不

識，包車夫又昏頭昏腦沒有說清楚：叫她到何處去？唯一的辦法是問路警，把信封給他看。她正在問詢，他正待答覆的時候，忽走來一個穿中山裝彷彿是機關裏的工友的青年，取過信封一看，說：

——白下路××里，恰巧與我同路，妳跟我走好了。

她以為是真的，跟了就走。路警也不覺得奇怪。他領了她轉了幾個灣，立停了，向他道：

——白下路還遠得很咧。我代妳帶去好了，保管妳送到。

——但是，這信要取收條啊。

——收條？我回頭還要經過此地，妳住在附近什麼地方？告訴我。我索信把收條給妳送來，省得妳小腳伶仃地跑。

那個老實透頂的老婆子，把她所知道的事情——古腦兒說了出來：信是岳家岳科長的。岳科長派他的包車夫送，包車夫跑到她的主人家的公館裏來找楊媽，就把信交給她送，許她每次給半塊錢。這樣的老實，這樣的蠢，使這個素不相識的青年笑了。他開玩笑似地說：

——妳每次把信給我代交，我也給妳半塊錢：好不好？

那豈有不好之理！錢是好東西，誰肯給她錢誰便是好人，其它一概不管，也一概不懂！她謝天謝地謝過這位「好人」，眼見他拔步走了，却不敢回去，立在那兒等。等了半天，——實

實際上至多不過一刻鐘，她總有些「等人心焦」，——他果真回來了，這次是乘了腳踏車來的，把收條給她，並且賞她半塊錢，約她明天再地相見。老婆子欣然而去。

如此過了三天，老婆子得了一元半的外快。可是，須磨接連三天沒有收到岳小秋的情報，就寫了一個條子去問小秋。小秋嚇了一大跳！可是，他不敢說送信的人出了毛病，又不敢說這「兩天無「情」可「報」」（說出來使人不相信），只得說：「這幾天關防森嚴，急切探不到什麼，但我依舊在努力」：他如此回答了來人，托他轉達須磨。來人出去之後，小秋想了一回，喊車夫上來，婉言責備他幾句，反而增加他每次的送信錢。車夫一則內愧於心，二則恐怕打碎這隻金飯碗：所以從即日起，恢復親自去送，沒有出毛病，岳小秋也放下了心。

某天晚上，約莫十二點半，××部來了電話，請岳科長立即到部裏去，×司長有要公同他談。岳小秋忽忽披好衣服，乘坐包車而去。包車拉到上海路，經過一輛汽車旁邊，汽車裏忽然走出一個人，問道：

——前面來的是××部岳科長麼？

——是的！

——×司長派汽車來接您，請上車。

岳小秋無疑地跨上汽車，汽車立刻如飛地開走了。包車夫剛剛掉過頭，黑暗中出來一個憲

兵，執了匣子炮，命令他停下，讓自己坐下去，叱道：

——你聽我吩咐向前拖，如果你不服從我，或者想叫喊，我先一槍打死你！

那天早晨四時，小寶接到小秋的电话，說他因公馬上要到某一地方，——他沒有說出地方名字來，——大約有幾天耽擱。小寶正待問個清楚，對方把電話掛斷了。四時一刻，岳秋崖也接到了小秋的同樣電話。秋崖也想問個究竟而未果，正值政局緊急的時光，因為半夜出差是常事，所以秋崖和小寶不疑慮。

七月下旬，華東華中也吃緊起來。日本軍艦雲集上海與漢口；單在長江中段，已經大小有五十多隻。中國政府決計封鎖長江，把它們一網打盡。可是這些軍艦與其它日本船隻在封鎖前一天便逃個精光。這其間當然有人洩漏秘密。當時××院除祕書長外，下面有八個祕書。每個祕書管理一科。當局就派人暗查，一個個查過來只有岳祕書長最可疑，於是派了專員視察他的行動。岳小秋的逮捕，更證明了岳秋崖當了漢奸。十多天來，岳秋崖一到下午三時，必定僱了一部人力車，——不坐××院的汽車，——到鼓樓下車。獨自一人，踱上鼓樓公園，坐在一張露天的公共木椅上，取出一本便條簿子，用鉛筆寫了許多字，把紙折摺好，塞入木隙內，起身便回。他一走，便有人來把那張紙揀去。我們不要忘掉日本總領事館就在鼓樓公園旁邊！我方的特務隊想乘岳秋崖寫好條子，起身歸去，行走未遠，而日本總領事館所派的人來取紙條時，

一併予以逮捕。無奈沒有這樣的機會。

十多天來，岳秋崖常到中山東路禮查飯店去吃可可。這也引起了特務隊的注意。岳小秋「出差」的當日，岳秋崖又去喝可了。他走入禮查，獨據一個桌子。他取一張擦刀叉用的紙，寫了若干字。侍役送上可可，秋崖便把條子折好放在侍役托盤內。侍役托着托盤走到另一個獨據案頭的客人前，正欲交給他。走過五七個便衣隊隊員，有的是吃客，有的是從外面衝進來的，一下子把岳秋崖、那個侍役、以及那個客人，都捉了來！

隔了一兩天，有一輛敞開的大卡車在南京城裏游行，車中載了十九個漢奸，內中兩個是岳秋崖和他的兒子小秋。車子週游一遍，然後開到雨花台，就在這座台上，執法的槍手把他們的靈魂送上「東」天，不讓他們去朝見「玉皇」，而使他們去朝見「天皇」。

沙坪壩，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茶 苦

——嗟彼茶苦，甘豈如齋？——

余東萊教授和他的夫人余楊碧如呆呆地對坐着，不做聲，各自想各自的心事。飯棹上放着幾隻空碗，碗中剩餘些不見油花的汁或湯，面上浮着幾片菜葉。另有一隻比較大些的陶盆，內中盛着三四隻烘熟的山芋。停了一忽，女傭人黃嫂進來收拾東西，嘴裏嘮叨着：

——真倒霉，頓頓吃山芋！買不起米，偏要撐面子，飯和雜糧鑲了吃！難道我們做傭人的人不是人？主子有飯吃，雖則只吃一碗飯，我們只配吃山芋！這批「腳底下人，硬是要不得」！

她說話的聲音相當高，當然是說給主子們聽的。余教授正待發作，忽見太太雙眼滄淚，只得忍耐住了。想了一想，不禁直笑出來。碧如問他爲何笑？他說：

——李太白寫的是「菩薩蠻」，我們所逢到的是「婆媽蠻」！

——咄！過這種日子還要窮開心！我看你一輩子做書獃子是做成了的！

碧如嚶的一聲哭了，疾趨入房，再不出來。余教授覺得掃興，真的，近來太太過度「散文

化」了，全不似當年他攔住了她的蜂腰，低聲共誦歐陽炯的一浣溪沙：

相見休言有淚珠！酒闌重得敘歡娛，風屏鴛枕宿金鋪。

蘭麝細香開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

那時的碧如是天仙，是化人，婉約綺眉，舉動咸宜；詩意多麼濃厚！而今……唉！而今一開口便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他希望碧如還是碧如，莫使碧如變作了柴、米、油、鹽、醬、醋、茶！而且當年的碧如綽約處子，肌若冰雪；現今卻眉散腰粗，舉止遲鈍，全不是疇昔風度！「書獃子」！「書獃子」！哼！做了書獃子便怎麼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樂；這不是大聖大賢的行爲麼？「書獃子」！「書獃子」！做書獃子豈不勝似做柴、米、油、鹽、醬、醋、茶？余教授越想越氣，而所以生氣的緣故，因爲：「書獃子」這三個字，在余教授思想中是一個清高榮譽的名稱，而在余太太心目中却變成了一無用之人一的別名！他越想越氣，正在生氣的當兒，偶然望了手錶一眼，看見長針指在2上，短針在12上，他微微一驚，立起身道：

——哦！幾乎忘了開會！

他向房內高聲道：『我到學校開會去！』但是碧如不睬他，不回答。他恨得牙癢癢地，噤

咕着：『柴、米、油、鹽、醬、醋、茶！柴、米、油、鹽、醬、醋、茶！』終究大踏步跨出門去。在途中，兩句古人的詩奔赴他的腦海：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復來！

不禁哈了出來，而且說，勝利地說：

——哼！「書獃子」！「書獃子」！有朝一天書獃子得了發……哼！你們看罷！

他所赴的是教職員聯合會，是友四大學中最龐大、最有力的「在野集團」。今天所待討論的各問題以「如何維持教職員最低生活」為中心。余教授本來不打算出席的，——哦！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只因為太太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太太委實是可怕了，而且，——說句私話，——余教授這幾天為了常吃烘山芋，患了大便秘結，由大便秘結引起痔瘡，痛苦非凡；他不得不低頭！何況這幾天米賣到二百零五元一市石，五斗米便是一百零二元五角；他不肯折腰也只得折腰！他深深嘆了一口氣，走進會場。

平常教職員聯合會開會時，出席的人是不會踴躍的。今天却到了全體三分之二以上：大概意見儘可人人不同，而肚子饑餓的苦楚是一樣的，所以不約而齊了。雍克昌當了主席，很簡短

地報告了一番，立即宣佈討論提案。提案共有十四件，都齊齊整整抄在黑板上面。第一項便是米貼：原來因爲米價飛漲的緣故，學校中員生以及機關中公務人員難以維持生活，如果家中人口一多，——不必十分的多，——薪金所入，還不夠買米！所以發給米貼，以資彌補。可是，各機關，各學校都發了，惟有友四大學不發，友四大學的教職員當然着急。第二項是教授級問題：教育部體念教授辛勞，頒布了大學學院教授講師待遇章程，最高級是月薪六百元，友四大學歷年教授的薪金原是很低，抗戰以還，數度加薪（以二十元爲一級），仍舊是最高薪只有四百元：倘使與部頒的章程一比較，友四大學第一級的教授難免要降到六七級裏面去：這是物質上的不公平，也是精神上的不公平！第三項是跟了上一項來的：萬一薪金不能提高到部頒的數目，就是說校長不願遵行部令，至少也要請求依照目前薪額十足發給。這三個案子是中心中心，所以討論得好久，也很緊張。對於這三個議案，原則上沒有人不贊成的，只在實踐手續上意見分歧。討論到差不多時，萬夫雄萬教授忽然提出：

——假使校長不尊重我們的意見，不肯執行我們的議決案件，我們便怎麼樣？

——全體罷課！

——大家走！

——向教育部請願！

好像一陣狂風暴雨，鬧得天翻地覆。余東萊心中自有一種見解，却不肯說出來：他覺得校長不以同人生活爲重，不遵行部令，是不應當的；而在教職員方面，爭固然可以爭，爭而至於以罷課要挾，在抗戰時期，這種舉動似乎不十分「漂亮」。總而言之，雙方的爭執都是爲了柴、米、油、鹽、醬、醋、茶，而最使教授頭痛的便是這些開門七件事！他溜了出來，仰天長長呼吸了一口氣。他自言自語地說：

——啊！無恥！無恥！真是無恥！

誰是無恥？是校長？是教職員？還是余東萊自己？余教授並沒有說明，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甚了了。他在外面立了片刻，隱隱覺得痔瘡痛，——在會場裏時，雖則坐着，不宜於痔瘡，却因精神貫注在討論的問題上，所以不覺得，——由痔瘡痛而聯想到烘山芋，想到了烘山芋，柴、米、油、鹽、醬、醋、茶立刻追蹤而至，使余東萊教授不得不捧了憂傷的心重新回到會場裏去。這時一對付校長（假使他不肯執行議決案）的辦法已經討論終結，——余教授並未打聽是什麼樣的辦法，——接着討論第二項：教授級別問題。這個問題又是很嚴重，很複雜。校長自己支的是一級校長的薪，而在他手下的教授們只支六、七、八、九級的薪！論學術，論資格，這批教授並不輸如任何中國大學裏的教授，那麼，他們爲何受這樣刻薄的待遇呢？而且，

一經敍級，終身註定，將來即使這班教授脫離友四大學，因為敍級太低，決無「高」就的希望。所以，爲目前，爲將來，這些教授先生們必定要據理力爭的。這番的討論，比商議上一項案件是更熱鬧，更激烈。余東萊頭痛如劈，忍受不了，只得拋棄了這邊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遷就那邊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就是說：早早退席，回家望太太去！實際上，余教授怕見太太，她口口聲聲稱他「書獃子」，太刺耳。可是，太太總是太太，與其他他聽別人的柴、米、油、鹽、醬、醋、茶論，還不如聽自己太太的；——可惜這隻小雲雀不再唱「生命的頌歌」，而降爲「現實」的囚犯，擰起了開門七件事做幌子！余教授準備看太太的一副末可奈何的神情的臉；他自己想想：自從這位如花似玉的楊碧如女士嫁了他這位窮教授以後，她過了些什麼樣的好日子？艱苦困難的生活把她磨折成一個半老徐娘，究屬他對不住她；即使她說他幾聲「書獃子」，洩洩氣，也是需要的。他想到此，一陣心酸，泫然欲泣。

余教授準備看太太的抑鬱的臉，却出乎意外，余太太含笑迎接他。她說：

「小菜，我做了一件快事……」

論年齡，余東萊教授比他太太大九歲；論體重，他有一百六十餘磅，他的太太只有九十幾磅；所以「小菜」這個稱呼裏的「小」字沒有着落，——除非她表示親熱。凡是一位女士愛上了一位男士，當她熱情奔放而無第三者在旁時，她有權變更她的愛人的名稱，隨意以「貓」，

「狗」、「豬」、「羊」、……呼他，或在名字上加以「小」字，或加「大」字；——如果耗子不是討人厭的動物，那麼，一班因國難而入川的小姐太太們必定要喊她們的情人或丈夫：「我的小耗子」了！自從柴、米、油、鹽、醬、醋、茶生生插入了余教授與余太太之間以後，不聞「小菜」之稱者幾兩年矣，今日忽然從天外飛還，余教授焉得不受寵若驚呢？他連忙用同樣的音調曰答：

——我的碧，什麼快事啊？

——我把黃嫂辭掉了！

——呀！

說起黃嫂，她確是一個大問題：她的脾氣之壞，壞到極點，當初因為余太太產後不能勞動，所以除了不得不用奶媽之外，忍痛再用了黃嫂；又因為出不起比較大的工資，無法找別人來代替黃嫂。然而用黃嫂一天，就是對付她一天，否則便得忍耐一天；人家開門有七件大事，余家却有八件：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再加上黃嫂！倘若黃嫂不走，連奶媽都要給她帶壞了。余教授早就想辭退她，可不方便啓口，因為沒有足夠的錢去找替身，而太太產後才滿月不久！現今太太毅然決然自動驅逐黃嫂出「家」，真是雙重的快事！

——不過，碧，她的工資呢？

——唔！算清了！

——我的碧真能幹！

余教授一把拖住了太太，正待吻她。她漲紅了臉，推開了他，低低地說：

——當心奶媽！

余教授不禁有些悵然，但是她已經溜到房裏去了。他跟着進去，只見她抱着小女孩子迎他走來。他就她懷中吻了嬰兒的額，很感動地，用着微抖的聲調說：

——祝頌她將來像她母親那樣的美，那樣的能幹！

——祝頌她將來像她爸爸那樣，變爲一個書呆子！碧如笑着說。

當晚太太親自上灶，煮了幾色菜，「牙祭」一番，慶祝「禍根」的拔除！

黃嫂一走，一切仰賴余太太親自動手：奶媽呢，專管小孩，無暇顧及；余教授呢，叫做心有餘而力不足，他五穀不辨，斤兩不知，什麼事情都不會做。然而廢物尙得利用，何況一位堂堂大學教授呢？聰明的太太就支配他洗滌碗盞，而有「屈」奶媽入灶脚燒火。太太再三叮囑他，在洗碗盞的時候，千萬不要眼望了青天，口中背誦詩句：因爲「碗」「詩」不兩立，居今之世，物質食糧重於精神食糧，碗盞比詩歌值錢！他戰戰兢兢聽從了，居然沒有闖禍。

黃嫂走後第三天，上午，約在九小時左右，余太太正與她的丈夫在檢菜洗菜，黃嫂突然歸

來，背後還跟了兩個不認識的「婆媽」。余太太正想問她何事，尚未開口。黃嫂便不問情由上前一把握住余太太，問余太太為何扣她的工錢。余教授立起身來，喝問原因；大概余教授在教室裏，嗓子尚算宏亮，此時又氣又急，葛葛得得，說也說不清楚：凶狠的黃嫂和她的同黨根本不把他看在眼裏，口口聲聲稱他「山芋先生」。他喝問了半天，急出一身汗，方才明白：原來他的太太以陽曆來計算工資，黃嫂只知道用陰曆，這其間不知如何上下了一天工資。照余教授的主張，這一天的工資，所差無幾，補給了黃嫂，就完了。無奈余太太受黃嫂的氣委實受夠了，此次決不讓步。於是雙方越吵越響，幾乎有動武之勢。此刻奶媽聞得客堂中人聲嘈雜，抱了小孩出來看熱鬧。黃嫂一見小孩，眼中出了火，拋了余太太，向奶媽直衝過去，想抓住嬰孩望地下摔。余教授瞧出她的毒計，用了莫大的氣力，擺脫另外兩個婆媽的糾纏，朝黃嫂拚命撞去，把黃嫂向側邊撞過一尺三寸三分，因此救得嬰孩的小命。那個奶媽吃了一驚，自動地躲入房中，而且把房門緊緊門了。黃嫂眼見策略失敗，又給余教授撞了一下，認為吃虧太甚，便「個老子」、「個老子」地大罵起來。其餘兩個婆媽幫着黃嫂，彷彿三個軸心國家，大張雌威，把余教授的長衫拉下大襟一片，把余太太的衣袖完全撕光，而且抓傷了她的手臂。正在不可開交的當兒，余家的鄰人，也是友四大學的教授，聞聲而至，勸戒不開，就去喊了兩個校警來。荷槍的同志一到，刁惡的黃嫂反而說余教授夫婦打他們。幸而這兩個校警不是瞎子，一眼望去便

看出真相，立即把他們三人押送校警室，問了一遍口供，再解送她們到鎮上的警察局去。

到了明天，余教授親自到警察局裏去辦交涉。不料警察局長是黃嫂的同鄉，反而訓斥余教授一頓，私下把黃嫂等一行人放了。余教授抱了撞天的冤屈，回校向同事們一講，激起了公憤。校方立刻具備公函，由學校常年法律顧問律師當面交給警察局長，直捷了當警告他：校方準備向地方法院提出訴訟，黃嫂等三人和警察局長自己是被告，如果傳提時缺少人惟他警察局長是問。這麼一來，警察局長——這個糊塗蟲！——方纔知道余教授有些「來歷」，不由得着急起來，連忙改變口風，向「佟大律師」解釋「誤會」，拍拍自己的胸部，一定要捉到「在逃」的「凶犯」，並託「佟大律師」向「余教授」道歉。黃嫂始終未曾捉到。從犯兩人，只捉到一個，她是跛子，而且在三人中她是最醜的一個，這也許是被捕的原因。她在局裏被押了兩個星期，結果還是放了，總算給余教授夫婦出了三分之一口的氣！

余太太的體質，本來就不十分強壯，而當她做產的時間，又受了若干次虛驚：她產後第二天便逢到空襲，幸而那家醫院有防空洞，護士們把她和新生兒抬進洞去了；此後第四朝、第七朝、第十朝、第十三、十四朝都有空襲。產後一個月內，她並未服什麼補品，因此種種，身體弄得更弱了。這番她在勞動了數天之後，又經黃嫂一氣一嚇，再也支住不了，病倒在床。她病倒在床，可苦了余教授。在這個米珠薪桂的時候，莫大的幸福便是不生病。譬如說，不幸患

了四川最流行的瘧疾，多少是惡性的，單吃奎寧丸尅不住，勢必要服奎諾百司母因（Quino-Plasmoquine），每粒三元，每次至少要陸續服完一瓶（十二粒）；病情劇烈的，還得注射六〇六或九一四。藥的價目至少比平時漲三四十倍，醫生的診費依比例增加；不過，米貴了，可以吃雜糧；醫藥貴了，病人却不能等死；余教授的月薪是三百四十元，以五十元爲生活基金（不打折扣），餘下的二百九十元須打七折；兩合計洋二百五十三元，扣掉所得稅，純餘二百五十元。余家每月的開支：房租五十元（共租兩間，每間二十五元），媽媽五十元，吃米六斗（成人每口每月兩市斗），約一百零二元（以平均每市石一百七十元計算）；合計二百零二元。若在收入項內除去此數，只剩四十八元；余教授要拿此四十八元去買煤、水、鹽、油、菜等等，而豬肉漲到二元六角一斤，——聞說上海的豬肉更貴，已經超過三元一斤！如何再生得起病？但是太太既然生了病，如何可以不醫？何況在余教授的心目中，總覺得自己是「書獃子」，不懂得讚狗洞，不懂得貪污，以致一貧如洗，累太太吃苦，甚至於害她積勞成病；如果再不同她醫治，那是太無天良了！然而……唉！然而，說到醫治，唉！這筆醫藥費從何而來？他想到同事中去移借，但是誰還有餘款呢？說出來也痛心、同事中不如他的人正多咧！假使有家八口之家，八個人中有兩個大孩子已進中學，——中學裏的用費比國立大學裏的費用昂貴得多（國立大學裏的學生有米貼可領，有貸金可以請求），每人每學期須用三四百元，而每月每人五十

元的伙食幾乎全是素菜，——就支撐不了：不用說吃粥吃不飽，連吃雜糧都難果腹！余東萊只須養活一位太太和一個奶媽，他花在小千金身上的錢不能算多！無奈「屋漏偏逢連夜雨」太太病倒了！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沒有辦法亦得辦！而且不能遲緩，提防耽誤了病人！他想了半天，想到鎮上的舊貨店，——雖則店稱「舊貨」，實底裏是拍賣行。這是一種新興事業，是賣客與買客間的媒介：一班「腳底下人」（即「下江佬」），急於等錢用，便把一部份不需要或用不到的東西（例如皮貨）拿到這種店裏去待售，售出後只須繳若干手續費便行。有了這種店，當然比上典當要便利，要光鮮得多，可是無形中增加了不少小偷！余東萊瞞了太太，取出一件八成新的灰鼠袍子，拿到兩宜舊貨行中去寄售，言明標價四百元。總算運氣好，第三天便有買主，以三百八十元成交（據舊貨行老板說如此），扣去十分之一的手續費，實收三百四十二元。手頭有了錢，胆子便壯了，硬把太太送進醫院；——起初太太怕用錢，不肯去。幸而他強送了她進去，總算送得早，她所患的是肺炎！醫生背了她，輕輕告訴他：

——倘使余太太晚進敝院一天，病就很危險了！現今的情形，還算好，余先生儘可放心！

余東萊嚇出一身冷汗：萬一他想不到賣衣服，萬一賣衣服而找不到賣主，或賣主晚來一天，萬一他遲疑一下，不立刻送太太進醫院，太太的生命便算完了！他安慰了太太一番，又趕

來上課與看小孩。那個奶媽心地頗老實，她眼見余東萊教授忙得可憐，慌張失措，像摘去頭蒼蠅，就自動上街買菜，人廚煮飯，閒下來洗衣服，並且申明不要加工資。余教授非常感激，賴藉了她的大力，他每日除上課外，還有時間到醫院裏去望太太。因此主僕間的情感增進一層：每天他們同桌而食，食際隨便閒談。有一次，她忽然好奇地問：

——老爺每個月賺多少錢？

——名義上是三百四十元，實收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好奇怪！我的男人每月能賺三百元，只可抬抬滑杆，我還得出來當奶。老爺的收入不到三百元，居然養得起一位神仙般的太太，有餘錢雇奶媽！老爺，你怎樣幹？

「怎樣幹的？」連余教授自己都不知道！她沈思了半天，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便說：

——老爺好福氣，真能幹，畢竟是讀書人強！

余教授心中想：「老爺何嘗有福氣？一點都不能幹，讀書人畢竟無用！」可是說不出口，得望她苦笑。她給小孩遞給他抱了，起身收拾碗盞。他欣賞着懷中酣睡的嬰孩，粉紅的皮膚如蟬翼，潤若脂塗。他不禁動了父愛，徐徐抬起孩子，俯首吻她的胎髮：兩潤清淚，從他眼中拋出，跌在孩子的額上，孩子微微動了一動，他趕快取出一方手帕，輕輕替她拭乾了。

在這種環境之下，似乎余教授不幸中有大幸，太太害了凶險的病，居然及時弄到醫藥費，及時送進醫院，避免了生命的危險：這位奶媽，這位月入三百元的滑杆夫的太太，居然肯爲這位月入二百五十元的大學教授帶小孩、上街、燒飯、洗衣服，不要加工資！可是好景不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位俠義的奶媽也病倒了！她所患的是瘧疾，這是四川最流行的疾病，尤其在重慶一帶，一年四季都有瘧病。治瘧疾的土方法是煎了金雞納霜樹的樹皮內服，可惜效力太薄。余教授爲了小孩，又爲了自己感激她，破鈔買了奎甯和一種單純的百司母困，叫她每日服三次，每次服奎甯丸和百司母困各一丸。奶媽既然病了，嬰孩再不能吃她的奶，孩子又太小，不能吃奶類以外的東西：惟一的辦法是吃新鮮牛奶。說到牛奶，近日也飛漲了：抗戰起初時，許多下江人遷到重慶來，重慶的牛奶因之抬高市價，每日送一磅，每月七元正；目下却漲到四十元，而且增加了水分，——大概長江和嘉陵江的水也漲價了！孩子是餓不起的，即使牛奶漲價到每磅三十元，也得買！牛奶商人刁奸捉狹，漲了價還不算，每有定戶，必須先買牛奶券一整冊，計三十張券，每券換掉牛奶一磅：這就是說不買則已，一買就要買四十元。余教授只得屈服，照章訂購了，——他想說：「照章被『竊』了」。起初，奶媽還支撐得起，除了發燒得太厲害時稍稍躺躺外，其餘時間還在外邊，照常做事，照常領孩子。掙扎了三天，臥床不能起來。人的心是肉做的，苟其它不爲罪惡之煙所薰黑，它應該是鮮紅的。余教授深深知道奶

媽出力幫他忙，他就不能藉口她有病辭掉她；——何況再找一個奶媽不是易事，尤其要找到這樣善良的奶媽。他無可奈何一身兼當教授、老爺、廚師、保公（保姆的對稱）、奶媽的護士！他花了三元買了一本「育兒法」，從頭至尾仔細讀了一下，依照施行。他滿想再雇一個女傭人，最好短工。可是，不但找不到人，他所能出的工資和「短工」兩字早就拒人於千里之外；他只能實行集權政策，諸事一身担了。

諸事一身担可不容易：第一，按照「育兒法」，每隔三小時要喂乳一次，日間已不便當，——因為他要上課，——夜間更困難，他恐怕睡失聰；第二，服事奶媽猶可說，——反正很簡單，——馬桶卻沒有人倒。他原來打算與鄰居去商量商量，請他家的女傭人代倒一下，他情願出些小費。然而面子要緊，這樣的通融辦法是太寒酸了，要失面子的，所以他不肯啓口。不啓口，怎麼辦？馬桶是要滿的，不可不倒。於是每天晚上，子時左右，他喂過了奶，偷偷地出去倒馬桶，倒了回來，還要爲孩子洗尿布；這兩件工作，他不敢在白晝做，恐怕給旁人見了，傳作笑柄。照道理說，倒一個馬桶正與倒一盆臉水一樣，並無什麼差異；不過，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場所道理是說不通的，余教授只得偷偷地做了。每次他提了馬桶出去，雖在深夜，雖無人看見，他還漲紅了臉，心跳不已，彷彿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似的！其實應當羞恥的不是他，而是社會。

余東萊余教授這樣熬了幾天，心中有說不出的懊惱，這個懊惱醞釀成悲世的觀念。他往往半夜裏哭醒過來，半夜裏哭醒過來也是徒然的：如果睡在他身旁的小寶寶半夜裏哭醒過來，有他喂她乳，有他爲她換尿布，有他抱她、哄她、安慰她；但是他自己呢？他一肚子的苦楚向誰去訴說？向親親愛愛的太太麼？她自己在病中，還受得起刺激？即使不在病中，他這位窮教授已經誤了她一生，還忍心使他愁上加愁麼？向嬰兒去訴說麼？她豈懂得？不要說嬰兒不懂，就是向他極表同情的奶媽也不會了解的。他去向同事們敘述麼？他所能博得的將是同情呢，還是譏諷？他向比較富有的親友們乞援麼？有錢的人們那裏會體諒窮人的苦處：——他們或許也是窮苦出身，可是一入小康之途，便把往事忘得一乾二淨！他們不說你「活該」，定罵你「飯桶」！一個人的悲歡，到了最高度，只有自己知道：一個人的智慧，到了相當高度，——不必是天才，——便處處發見空虛，處處感覺寂寞！舉世之大，祇有余東萊自己能夠十分瞭解余東萊。天賦於他的責任是安慰人家：安慰嬰兒，安慰太太，安慰奶媽，安慰一切的一切，却輪不到他去接受人家的安慰！他的憂戚的心，好似掛在檐頭的鐵馬，風吹，雨淋，霜欺，鳥啄，還得叮嚀作聲，去娛樂他人！他真想慟哭一番，但他不敢這樣做，他恐怕驚嚇了嬰孩，他恐怕吵醒了奶媽。笑與哭都是論權利的：他沒有權利笑，他也沒有權利哭。祇有在睡夢中間，方才是他的世界，他可以放胆痛痛快快一哭，然而哭醒過來，又得把熱淚收起！

余教授實足忙了一星期。奶媽是鄉間女子，體質好，又是吃慣苦的，病倒了第七天便能起床，經過了一整天的休養，體健恢復了十分之七八，立即替代了余教授大部的工作。在已往的一星期中，他照例每日上醫院去望太太一次，照例滿臉含笑，不把家事報告給她聽。他眼見她一天好似一天，他的心中好像冬春之交的太陽，陰霾後退一寸，光明跟着前進一寸。他私自祝禱：但願太太早早恢復體健，但願今後母女平安；——即使此後太太向他嘮叨些柴、米、油、鹽、醬、醋、茶，他也願意聽；即使此後太太呼他「書獃子」，他也願意接受；因為從今他認清自己的確是「書獃子」，而「書獃子」的確是世界上最不中用的東西。太太在醫院裏住了兩星期，回到家來。僥倖醫藥費沒有超過余教授的預算！太太歸來，當然身體還很倦，不能多勞動，不能多操心。余教授照舊服務，連孩子都不許太太多管，惟恐她吃力。這個小小家庭似乎充滿了陽光；固然，手頭拮据一些，早上祇有這幾天吃粥，——爲了要滋補滋補病後的太太和奶媽，——午晚兩餐還得吃一半飯，一半烘山芋；然而精神上可稱融和無間了：余教授不再嫌太太失去了當年天仙化人的風度，天仙化人不過是裝飾品，在生命奮鬥過程中是個累贅，在抗戰建國工作中是一種廢物；余太太也不再嫌丈夫是一書獃子一了，能夠上街、做菜、洗衣、領嬰孩，甚而至於倒馬桶的一書獃子一，即使跌些，也就跌得可愛。所以這個小小的窮家庭，爲了心理上的和諧，應當是幸福的；——除非遭遇旁的事變！

不幸旁的事變追蹤而至，打破了這個脆弱的幸福！向例，余家和四五家鄰居的水是雇人從嘉陵江裏挑上來的，挑價每担從數角漲到一元——這也罷了，祇須有人肯担。不料敵機來轟炸數次之後，毀滅了不少的房子，無數的建築物急待開工，人手突現缺乏，工資提高到每人每工八九元，竟有超出十元的，每日供給兩餐，每餐必須有肉！挑水仗儘可做工，不願挑水：人家答應他每担水加至二元，他搖頭不肯。余家因為有小孩，用水更感急迫。余教授覺得其他各種工作都已嘗試成功，挑水一項也不妨試試。他瞞了太太，拿了兩隻鉛桶，一根扁担，到江邊挑水去了。誰知山芋這物，塞飽肚子則可，若說養料則幾乎等於零：余教授本是一個文弱書生，自從吃了山芋，書生更變為文弱了。他在江畔立腳不穩，一個倒栽葱連人連桶跌入江中。當地人有個習慣，——至少在江上度生的人有此習慣，——叫做「救死不救生」：一個人跌入江中，一定有個溺鬼找替身，誰去救他，誰便結怨了溺鬼，將來溺鬼勢必把援救的人替死！所以余教授跌入江中，儘管目睹的不止一人，却沒有一個人入水救他。幸而那一段的水流並不算急，余教授還在那兒載沉載浮，未曾沉入江底，也未曾被水沖去。正當危急的時候，湊巧有兩個下江校工走過，又是都知水性的，他們連忙划了一隻小舟，把余教授救起：他已淹得兩眼向上插了。他們抬他回家，灌了不少濃濃的薑湯，安置他睡了。他一嚇，一受冷，加之營養不足：積勞過度，步太太和奶媽的後塵而病，病勢相當嚴重。友四大學所有的教授們聞得此事，唇亡齒

寒，聯合呈請校長維持教職員們最低的生活。經此一番運動，校方一面派人為各家挑水，一面担任余教授的醫藥費。余教授幾乎送命，却換得同事家的便利：這次的冒險獲得少許代價！

余教授病了半個月，總算痊癒了；體力雖則尚未完全恢復，然而因為在抗戰時期，不願使學生多曠課，所以勉強到堂「行課」。上課後第二星期，也就是他體力恢復的一週，他以評判員資格，出席友四大學三四年級的英語演講競賽會。同時當評判員的還有教務長何烈德，訓導長俞士芳，外國語文系主任宗立範。與賽的學生只講過了兩個，——每人講十分鐘，——余東萊忽然阻止第三個學生開口，自己跨上講壇，向下面數百個學生說：

——你們懂不懂人生的真義？人生的真義便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你們的父母生你們出來是爲了柴、米、油、鹽、醬、醋、茶！你們到學校裏來讀書爲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孔夫子周游列國是爲了柴、米、油、鹽、醬、醋、茶！柏拉圖著理想國，爲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你們出席英語演講競賽會是爲了柴、米、油、鹽、醬、醋、茶！我們來當評判員，爲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你們一肚皮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敢說不懂得柴、米、油、鹽、醬、醋、茶？

他說到此，在羣人驚異中，高聲喊：

——何烈德，立起來，

教務長不由自主的立了起來，余教授向他道：

——你連柴、米、油、鹽、醬、醋、茶都不懂！還當什麼教務長？

何烈德莫明其妙地被罵了一陣，見他行動反常，不敢辯！恐怕激變。但是，余東萊又指着訓導長道：

——俞士芳，給我立起來！

訓導長目覩情形不對，不肯立起來。他就拍桌大罵：

——好小子，我，余東萊，喊你起立，你不肯服從；你搭什麼狗肉架子？我賞你的臉，纔同你討論柴、米、油、鹽、醬、醋、茶！你不服從？哼！我就揍你這小子！

他衝上去撲擊俞士芳，給大家擋住了。宗立範便站起來，向大家宣佈：

——今天余東萊教授有些精神錯亂，所以言動失常。我們對於余教授的學識非常崇敬！我們衷心祝禱余教授不久便能痊癒！今天的演講會暫時宣告中止，等候註冊組重新訂定日期後再舉行。

大家都站了起來，心中異常悲痛：不料一位有學問的同事，一位爲大家所崇敬的師長，一旦受了經濟壓迫，變爲瘋子！俞士芳指定兩位高大的同學，叫他們扶余東萊回家，而在場的人們，逐漸於嘆息聲中散了。

驚兒記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一，早晨四時許，黃浦江裏的砲聲驚醒了上海三百多萬的居民。杜明遠教授也從夢中醒來，睜開沉重的眼簾，望望天花板，望望同弄堂前一座房子的陽台，一時不知所措，實際上不知究竟，慌張得相當可以。自從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場失守，我軍退第二道防線；同月二十七日，日軍佔閘北；十一月一日，日軍渡蘇州河；同月十二日，我軍自動退出上海；而上海淪爲一孤島一之後，久不聞大砲之聲，更沒有今朝那樣砲聲密而且近。誠然，淪落以後的上海一變爲人間地獄；敵人的屠殺，志士的反抗，炸彈手槍是家常便飯；加以我方遊擊隊的活躍，機關鎗聲不時從近郊飄來；可沒有聽得開砲。這是什麼一回事？

杜明遠教授在「慌」字上還添了一個「急」字。四年以來，他在上海過的是什麼日子！當上海危殆，同事們紛紛內遷的時光，有人勸他離開上海，他自己也並不留戀這片紙醉金迷的洋場，不過，這是他的長處，也是他的短處：凡事他要考慮了又考慮，四面八方都顧慮到了，纔下一個結論。承平時，有了這樣的脾氣，他決不會走錯一着，——除非他的觀察完全錯了，而

其錯不在冒失；——戰爭時，一切瞬息萬變，他吃定了自己脾氣的虧！他的家是七口之家，在上年已六十的老母，中有嬌妻，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他想這樣的家，不容易走；流離之苦非老母孺子所能勝任？正值他遲疑不決，上海已被封鎖！最初，各大學繼續上課。杜明遠以「紅」教授的身份，每次授課一小時，實支十一元；以此收入，在物價初漲的上海，尙能應付開門七件事，這也是他不走的原因之一。然而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此：請問，中日大戰方起，世界上任何人，包括作戰者自己在內，誰料到它會打得這麼久呢？杜明遠估計這次戰爭至多支持一年，口中不說心中想，腳就懶得奔向天邊。民國二十九年六月起，外匯緊縮，百物飛漲，杜教授迅速地感到生活的重壓，此時他想入內，可惜太晚了：一則要走非全家走不可；二則日軍包圍上海，途路危險；三則交通費奇昂，每人至少準備五千元，全家大小七口至少三萬元！今晨的放砲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萬一上海有危險，——放砲豈是喜事？——萬一家中蒙了不幸，杜教授如何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他心慌，他亦發急。

數月以來，杜教授操心過度，患了失眠症：即使很早躺上牀，也得子夜以後纔朦朧入睡；睡也睡不熟，稍有聲動，立刻驚醒，何況砲聲呢？冬季清晨的四時，天未發白，室內全黑，此刻却有一盞豆般大小的電燈點着：這不是杜教授或夫人有點夜火糜費的習慣，那因為他們的第四個小孩——麗麗——病倒了，而懷孕的杜夫人正在「病疑」，常常嘔吐，需要光明。杜教

授睜着睡眠，看了她們一看，低低嘆了一口氣，恐怕吵醒她們；其實黃浦江裏的砲聲蓋住他的喟嘆，而過倦的杜夫人，天真的麗麗，睡得正熟咧。他不敢盯視她們，尤其不敢盯視他的太太，因為他內愧在心：他比她年長十餘年，原是師生戀愛，他以他的虛榮掉取了她的青春，並未能予她配合她身份的感受，未能給她心靈上的安慰；結褵五年，却使她生了四個孩子，現今又第五次懷胎！而這次，——哦！砲聲響而且密！——他的游疑不決的怪脾氣使她們冒可能發生的危險：這個責任如何負，這筆賬如何算起？幸而，這一個暗沈沈冬季清晨的四時恰是患失眠症者稍能入睡的時候；他的疲勞的神經掙不起思想的重荷，再陷入冬蟄狀態。

他第三次醒來，鐘鳴七時。杜夫人已經起牀一小時許，把粥煮好了；——窮教授用得起僕人麼？當年杜教授在教育界裏的紅運，經不起時代巨浪的撲擊，早已化作泡影。他眼見太太的憔悴，一陣心酸，「幾乎」滴下兩滴淚珠；——我們說：「幾乎」，那因為「貧賤夫妻百事哀」，却也是「貧賤夫妻百事忙」，杜教授沒有閒暇去傷感。他疾忙跳下牀來，約略梳洗一下，趕緊把四個小寶寶穿着洗臉。大的一個是男孩子，其餘三個是女的；他們的年齡很好記，恰巧是四歲、三歲、兩歲、一歲。所以，杜教授還得替名爲一歲的麗麗換尿布，雖則他已有相當的經驗，雖則掉換時他——蘭花——了手指，——就是把小指和無名指叉開了，並且翹得很高，——結果大、中、食三個指頭依然沾着金黃色的半液質！他想嘆氣，却又忍住了，恐怕太太多心。

早餐時，夫妻兩人並未多講話；說得正確一些，他們只交換過下列兩句話：

——今早有很多的砲聲，妳聽見麼？

——沒有。

太太有些心不在焉，老杜不敢多嘴望下講。一個觀察家可以告訴我們：言語是很勢利的，得意的人往往滔滔不絕，失意的人常常守口如瓶。得意的事，不妨多講幾遍；講的人樂於講，聽的人樂於聽，——不一定樂於聽故事的本身，祇因為講這故事的人目下正在得意，便不得不敷衍；失意的事，不必多講，最好不講；講出來並無光榮，別人聽了却頭痛！因此我們這對夫婦，這對戀愛結合的夫婦，這個壯年的丈夫和這位年輕的少婦，竟然無話可講！他忽忽吞下兩碗粥，——他肚子裏還餓，待盛第三碗，却又想一想，終於放下了碗箸，——立起身，一面向門外走，一面向太太道：

——瑛，我到外邊去探聽、探聽，爲何放砲？

這位「瑛」並未立即回答，停了一忽，方說：

——帶一包「鷓鴣菜」回來，再不要慮了！

——好，決不忘掉！

杜教授住在海防路、海防新邨裏。海防路是公共租界裏一條由東北至西南的路，起於從西

北趨東南的戈登路，迄於始自公共租界迤邐越界的星加坡路。杜教授走出海防新邨，計劃到南京路一帶去探聽消息。他原可以在戈登路乘十路公共汽車至北泥城橋，再從西藏路前進少許便是跑馬廳；他也可以在卡德路乘三路有軌電車，而抵北泥城橋；最方便的自然是人方車，比較貴些；可是，他什麼都不趁，爲的省幾個錢；他隨着戈登路向南直抵靜安寺路，再從靜安寺路向東走到跑馬廳；跑馬廳以東，與靜安寺路啣接，便是南京路，他可不敢再前進了！他越走近公共租界最熱鬧的所在，就是說靜安寺路、南京路，市面越顯出非常，行人越顯出慌張：店舖幾乎全關了門，——上海人叫做「打烊」，——大家交頭接耳地在問：『怎麼咧？』『怎麼咧？』杜教授只探得停泊在黃浦江中、蘇州河口、日本領事署前的出雲旗艦，突然朝南向銅人碼頭這邊開砲。爲何開砲？轟的是誰？任何人都回答不出。路上的人東西南北亂走，彷彿大難將臨。哦！可憐這班「孤島」居民罷！他們爲了他們所不能克服的困難，勉強留在那兒，提心弔膽，過着地獄生活！他們是釜中魚，籠中鳥，如何不聞砲而驚呢？杜教授懷着恐懼，歸來低聲告訴太太；——他不願使老母聞知，故而低聲。不料太太頗爲鎮定，徐徐說：

——這種日子生不如死，怕什麼？

這句話像一柄短刃戳進杜教授的心窩：他頓時面容失色。杜夫人知道說錯了話，引起丈夫的誤會，連忙含笑解釋：

——愛、愛，你不要誤會，這不是你的過失！

自從物價高漲以還，久不見夫人的微笑，更久不聞「愛、愛一之喚：今日「愛、愛一與砲聲以俱來，杜教授不知他應當爲砲聲而懼，抑爲「愛、愛一而樂？

到了十一時，各報號外出版，杜教授等方纔知道剛才的砲聲原是日本軍艦轟擊黃浦江中的英美軍艦：英艦開火抵抗而被擊沉，美艦揚白旗投降。九時，日軍進佔美軍營和公共租界，宣佈特別戒嚴。這次的戒嚴確是很「特別」：日人使用麻醉政策，戒嚴地帶只准中國人走動，白種人一概不准通行。法國維希政府——法國政府所在地 Vichy，法文音讀作「維希」，但一般中文日報都把它譯成「維琪」，——早就降爲軸心尾巴，所以日軍不難爲上海的法租界，法租界工部局僅施戒嚴而已。全上海停市半天，下半年即被逼開市。最先開市的是××公司：上海未淪陷前，它是「華商」；上海既淪陷後，它變爲「美商」：這番日軍砲擊英美軍艦，它連忙改作「德商」！

隔了十數小時，同月九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太平洋戰爭開始。在民國二十九年尾，三十年首，中國到處流行多種預言性的民謠，有的頗有應驗。例如：

打來打去 F G ·

不要臉的 I J，

最後勝利ABC。

F指法國，G指德國，I指意國。J指日本；A、B、C指美、英、中。又如：

三三九九，

子午卯酉，

××××××××；

待到鷄鳴犬吠年，

大家起唱太平歌。

而最切於美日交戰的莫如這首：

折倒金陵塔，

關門自相殺；

日出東，

日落西，

胡兒故鄉風烟起。

弓兒何優柔，

眼見山河入夷手，

驚 兒 記

繁華悉變瓦礫垣，

冬盡江南萬戶愁！

回天一二九，

惹起白日結深仇，

眼見日西休！

如果這支民謠出現於「一二·九」以後，那是膺僞，——日本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襲珍珠港，美英對日宣戰，九日我國對日德意宣戰；偏偏它在民國三十年首已經流傳了。至於：「待到鷄鳴犬吠年，大家起唱太平歌」之說：「鷄」西「犬」戌，民國三十年是辛巳，三十四年是乙「酉」，三十五年內「戌」；這場大戰將於民國三十四年底，三十五年初結束麼？（註）在中國歷史上，每逢大變之前，往往有民謠出現，而這些民謠大半是靈驗的，似乎不能以「迷信」兩字輕易抹殺它們。杜教授早已忘去那支「折倒金陵塔」了，還是心細的杜夫人向他提起此歌：符以目前事實，兩人爲之驚訝不止！

（註）日本果真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四分，在東京，頒佈「降伏文書」了！（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編集時添註）。

追蹤着日人佔據公共租界而來的是米荒。上海本來不是產米所在，但因爲去蘇錫常不遠，

交通又方便，米是不應當鬧饑荒的。自從國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包圍了整個上海以後，米還可以從徐家匯輸入法租界，再由法租界輸入公共租界；誠然，糧食的運進不及蘇州河未封鎖前那樣通暢，不過，去絕源尚遠。這次，一切的封鎖因國軍退出上海而解除了，只是日人把上海的存米都運去充軍糧；於是不應當打饑荒的上海的米竟然打起饑荒。加以農民不甘也不敢送米到陷落以後的租界裏來，而租界裏的奸商囤米居奇，搶米風潮愈來愈密，越揪越高。

米的飛漲引起一切日常品的飛漲。這種種對於杜明遠教授以及上海居民——除了奸商——是很不利的；杜教授早在生活負擔下掙扎，現今更被壓得透不過氣！

日人佔據了整個上海，下令限居民在三天內將法幣到南京路外灘偽中央儲備銀行，或向仁記路北京路間的正金銀行掉換偽幣；以一元掉一元，每元比市價便宜三角。這其間有一個悲喜的插曲：有許多人不肯到偽中央儲備銀行或正金銀行去，法幣却不可不掉，——日人宣佈三天後市上不准用法幣（其實是欺人之談），——於是一批印度人異想天開，代為掉換，賺些佣金；居然有不少印度人因此發小財的，而杜教授便是被剝削的一個！

日人企圖高壓米潮；然而，一則「民以食爲天」，二則「民不畏死」，高壓政策終於失敗。於是他們施行不精密的，似是而非的計口授糧。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杜教授一清早便和夫人同時起身；今天他們有一個重大任務，

買米。他所執教的大學，改頭換面，以「補習班」的名義，在租界裏又開課了；——如果仍稱「大學」，敵僞卽來干涉和收買，「補習班」三字是烟幕。在上星期六，杜教授已向校方請了「買米假」。這種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百「請」百「准」。實際上，校方爲了避免各教授每週請假之勞，準備好一張「購米請假表」：星期一，購米教授×××等；星期二，×××等；星期四，×××等；星期五，×××等；星期三、六、日、三天不買米。杜教授運氣欠佳，輪值在星期一購：上週末米市停了兩天，本週初買米的人自然更擁擠，却又不可因擁擠而不去買。杜教授本着以往的經驗，知道要去得「早」：他五時許已在指定的米舖前挨號待購了。早雖則早，已是一百零五號！一忽兒，購米的人聚至六百人。如果每分鐘可以配購兩人，六百個人就得花費五小時，何況還沒有這個速度！杜教授等遵照規定，身穿深色衣服，——好在冬季的衣服沒有淺色的。他們也依照規定准許購買的米量，依照規定的價格，準備了金錢。他等待了一小時，方纔挨到小窗口，繳了僞幣一元三角，購得粳米一斤七兩；他的夫人挨在一百零六號，也繳了一元三角，買了一斤七兩粳米。他們領了米，準備日人用粉筆在衣上打個記號，——此其所以要穿深色衣服，——免得作弊購第二回。可是，日人並不用粉筆畫圈，却在他們的大姆指上蓋上一個藍色戮記。這是日人的新花樣：那種藍色不怕水洗，恰能維持一星期；星期一購米，戮記打在大姆指上，星期二打在食指上，星期三輪到中指，但該天不賣米，星期四

打在無名指，星期五打在小指；如此，比僅僅用粉筆畫圈更精密，更能防人作弊（同日購兩次）。每次每人准購米一斤七兩；每市斗合米十四斤，每升二十二兩四；一斤七兩米合一升又六錢。買米必須親身，不准帶購；因此算不得真正的計口授糧，而杜家能夠出來買米的人只有杜教授和他的夫人，——老太太自然無力當這個苦差使（杜教授夫婦決不忍使她老人家出外購米），而家中也缺乏不得有人照料小孩們。星期一上午七至八時，杜教授有課，只得請假前來；星期三、五他也有課，星期三不賣米，無妨，星期五的課却在下午；每週他和夫人購米四次，每次購兩升一兩二錢，共購九升一兩九錢二釐。如果每一成人每月食米兩斗，每日食米六合六勺，每週食米四升六合二勺，杜家成人三個，每週應食米一斗三升八合六勺，——而實際上只購得九升強！何況星期五所發賣的不是米，而是玉蜀黍粉；那時候，各種米食內都撮有玉蜀黍粉，就是比較貴族化的食品店如冠生園、沙利文等處所製的麵包、雞蛋糕等也和有玉蜀黍粉。杜教授最初買私運米來補充，——私運進租界的糯米每斗售偽幣六十二元，——繼而經濟日枯，改買雜糧果腹。

米價一漲，其它日用品跟了漲。在民國三十年冬、三十一年春，豬肉八元多一斤，牛肉每磅九元，煤球三十元一担（而且缺貨），花生油每箱三十三斤二百三十元（有交情纔買得到），蔬菜也隨着漲米。另一方面，因為生活程度日高，學生人數無把握，一切主持正義、不受敵偽

利誘的學校只得實行「拆賬」制：將全校的收入除掉開支，按份分配給教職員們：因此各人的收入波動得很利害，杜明遠教授亦在其中。他勉強維持到三十一年春盡，此後他只能出賣書籍衣服等物，賣不掉時便當。可是，窮教授家裏那會有許多收藏呢？諺語云：「坐食山空」，他不「坐食」而「山自空」了！

＊這筆賬是很可靠的。著者希望諸君把目前的物價比一比！（三十七年四月二日添註）。

尤其使他提心弔膽的是他夫人腹中第五個小孩的降臨：大概在八月底、九月初生產。承平時，添丁是一「喜」；戰爭時，添丁是一「禍」。杜夫人本想墮胎，打下這樁「禍根」；杜教授極力阻止她。他並非不知道將來經濟負擔的加重，只不願意她去冒險：留了胎，生了小孩，是無期徒刑，誠然艱苦，不致立即死；若說墮胎，也許是死刑！何況杜教授根本就出不起這筆鉅大的手續費；——墮胎是犯罪行為，醫生不乘機「敲」一下麼？這場「禍」，鬧得不大不小！經濟負擔因它而加重，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正面的，生產前後的一切費用，——幸而嬰孩用物尚有舊的；側面的，產婦由生利者退為分利者（不能工作），買米時只剩了杜教授一人，杜教授因雜務增加（代替夫人）而減少寫作，減少可憐的收入！

杜教授為求心安起見，強逼夫人到漢口路（即三馬路）找產科醫生鍾淑貞（其實是新式的守生婦），檢查身體。杜夫人不肯去，她堅持她以往的四次生產都是順產，這次不會難產的。

所說的理由未嘗不是理由，可不是全部真理；生活環境足以影響生理，以前的順產祇能局部保障此次的生產。杜夫人豈不懂得這些？只是爲了……錢，不得不硬了頭皮不肯去。杜教授不懂得杜夫人懂得這些？只是爲了……愛，不得不假裝生氣逼她去。他陪伴她走。他們倆了輛雙座腳踏車，——這是替代汽車的工具，從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起，盛行於上海，——由海路出發，而靜安寺路，而跑馬廳，而南京路。腳踏車行到永安公司門口，正望浙江路拐灣，然警笛大鳴：永安公司附近出了亂子，大概鋤奸團、鐵血團之流刺死了日人或漢奸。杜教授看形勢不妙，料到日人一定要來「封鎖」這一段地帶，他希望於封鎖網未佈成前逃出去。他深記住，有一次新新公司被封鎖了一個多月，餓死了多少人。他也記得另一次亨達利的封鎖，有一位孿生子女的青年母親正在那兒修錶，被圈在內；三天後放釋歸來，兩個小寶寶早已斃在搖籃裏；而一頭貓，餓急了，把一個嬰兒的腦袋啃掉一半；這位小母親哀痛過甚，上吊自殺！那個腳踏車的車夫，自然也愛惜自己的性命，拚命向前衝。無奈他們朝北走，回不到京路；向東走，山西路上停着一輛鐵甲路，攔住去路；向西，另外一輛鐵甲車把守住廣西；朝南，通不過福州路；他們只在這個小圈子裏轉！兜了幾個圈子之後，杜教授夫婦固然絕了，車夫也無力再踏；他們只得付了錢，走下車來。反正封鎖已經封鎖了，急也無用，不如去找鍾大夫。幸而漢口路有一節是通行的，而鍾大夫的診所即在這一段。經過了相當嚴密的

檢查，——看上去鍾淑貞大夫經驗富於學識，——鍾大夫斷定一切正常，在十天至兩週內即將生產。杜教授夫婦預約她到家中來收產，並且請她開了一張應該準備的各物單子。鍾大夫開好了單子，交給杜教授，順口說：

——因為營養欠佳，操勞過度，尊夫人亦許會提早生產；胎兒也很小，誕生時應該很快；這都要特別當心的，諸物早早準備，莫使臨時慌張！

他走出診所，探聽消息：封鎖尚未解除。驚悸之餘，杜夫人無力前進。杜教授領她上一家茶室品茗：——那家茶室的門，和其它店舖的門一樣，半開着。他們坐了半天，肚子餓了，吃了些便宜點心。看看傍晚：馬路上已經恢復常態，他們以為可以回家了，步行出門。誰料走近浙江路，忽然前面的人潮水般沖過來，大家喊：

——殺死人了！

——殺死人了！

大腹便便的杜夫人幾乎被衝倒。杜教授拚命把她扶出人的漩渦，教她靠在一家牆上，定定神。他們只見人羣奔了過去，又奔過來；不但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連奔的人自己都不甚瞭然：——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事（除了封鎖是事實），漢奸造謠恐嚇人！他們休息了一回，眼見封鎖有延長之勢，就考慮住宿問題：其實毋庸考慮，既然他們走不出封鎖圈，便無所謂選

擇，能得一枝棲已是喜事。不幸剛才的一陣亂跑，把已經嚇去三魂二魄的店商，更駭得上下牙捉對兒廝殺，於是本來半開的店舖變作全閉了；任憑杜教授大聲呼喚，用力打門，封鎖圈內有限幾家的旅館死不肯開門延客。亦許，這些生財有道的老闊，一方面懼禍閉門，一方面已在那兒製造燒餅了；封鎖區內，餅類賣至十數元一枚！封鎖區內的人有錢時有東西吃，無錢時挨餓，挨不住餓就得死！杜教授等無法預測封鎖時間有多少長，囊中又不富裕，不敢多花錢；剛才吃過點心，此刻不再進餐了。這時是八月下旬，白天還很熱，太陽一落山即生了一股新涼。杜教授率領夫人回至鍾大夫淑貞門首，作最後之嘗試，設法躲避露宿，然而這次的努力也失敗了。他祇能檢一處比較乾淨的石階，安置了夫人，使她坐在檐下，背靠了牆，又將自己的上衣脫下爲她披了，——雖則她抗議不要，——靜待光明的蒞止。

出乎意料的，這次的封鎖到第二天一清早便解除了，越令人疑心，它是假的，是漢奸們搗鬼。然而這一晚的露宿使杜夫人感到極端的疲乏。杜教授急急僱了一乘腳踏車，狼狽回家，家中幸而有老太太看守，不至於大哭小喊。週歲的麗麗已能吃些薄粥，並且有吃奶糕習慣，——杜夫人的奶不夠吃，——所以沒挨餓。杜夫人一到家，立即躺上床，不久就入睡。她睡得很濃。約莫在十時左右，她爲一陣腹痛所痛醒。最初，她忍着不做聲。無奈痛了一陣又一陣，頗像生產前的腹痛，她只得報告丈夫。杜教授先打電話給鍾大夫，請她馬上來；接着出去採辦生

產用品，好在這些東西在附近都可以買到的。老太太去煮開水。混亂了一陣，一切都準備就緒，醫生也來了，只是……這個古怪的肚皮忽然不痛了！因為杜夫人是她預約的主顧，爲示優待起見，鍾大夫沒有收出診費；不過，時已中午，杜教授不好意思不叫了幾色菜，請她吃便飯，而她的包車夫總得開銷的；這正是「屋漏偏逢連夜雨」，杜教授手頭已經很拮据了，偏偏來一筆意外開支！

自從杜夫人逼近足月以來，杜教授搬出房，住到亭子間裏去，而請老母親陪伴妻子；家中不用女傭，若干婦人的事祇能仰仗老母；這並非把母親當作傭人，他自己實在不在行，真是沒法的事！當天子夜附近，杜教授經過了小半夜的失眠，正將朦朧入睡，隱約聽得嬰兒啼聲。他並不注意，他也無力集中心思注意某事。經濟的壓迫使他操心過度，操心過度使他神經衰弱，神經衰弱使他失眠；杜夫人臨盆期近，杜教授的失眠更加利害。他的肉體疲乏到了極點，不能再讓腦袋消耗精力，於是他陷入半眠狀態。又一陣啼聲，似乎急而且高。亦許啼聲始終是這樣高，杜教授自身却比較清醒，所以聽得清楚些。突然間他回想起鍾大夫鍾淑貞的話：「因爲營養欠佳，操勞過度，尊夫人亦許會提早生產。胎兒也很小，誕生時應該很快……」難道她已產下了嬰孩？他再仔細一聽，果然宏亮。他跳下床，奔向前樓正房去。奇怪！正房內靜悄悄的，靜得連掛在奶頭上的麗麗的吮奶聲都辨得出！然而嬰兒啼聲還在耳中，決非幻象。杜教授回到

亭子間，探測得啼聲由來。他約略一想，披了長衫，輕輕下樓，開了後門，攝步外出。

他所住的亭子間的窗子是向北開的，窗外展着一片大荒場。這片荒場幾乎有從海防路到並行的檳榔路間的距離的一半。爲了這片荒場，杜教授曾經——那是他的「盛時」——自費在所租的房子所有的窗上都裝了鐵柵，提防小偷翻過不十分高的弄堂圍牆，而來行竊。此刻他開了弄堂後門的鎖，很「機警」地走進荒場：他恐怕有人伏在暗處，也畏懼戈登路上有日本憲兵隊巡邏。他乘着弄堂裏射出來的餘光，東張西望，迎了啼聲走去；不久，啼聲接近了他的足尖：他的猜想證實了，啼哭的是一個棄嬰，他一陣心酸，不禁弔下幾滴淚。在上海，棄嬰原是常事：貧苦的人家不懂得避胎，有了孩子養不活，只得拋棄；有錢的男子，貪吃野食，春風一度，使女子懷了胎，自己沒有勇氣負責，溜之大吉，讓女子去產私生兒，而中國社會向來容不得私生兒，於是私生兒非死不可！上海的居民，儘管各人的環境不同，地位不同，儘可分成兩大類：早起早睡的人，晚起晚睡的人。早起早睡的是勞動者，不論是肉體上的勞動抑是精神上的勞動，他們是社會的中堅，國家的礎石；晚起晚睡的是有錢階級，也是有力的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錢」卽是「力」，——他們是生命的享受者，也是國家的寄生蟲。棄嬰與路斃的屍首只有早起的人纔能看到；稍停一忽，便有清道夫把這些屍首當作垃圾那樣收拾了。而這批早起的人，自己在饑餓線上掙扎，自己管自己都來不及，那有心思來憑弔他人？

然而，唉！逢着嬰兒，一死百了，倒也罷了；——假定這種孩子不死而活着，他會幸福麼？窮人家的孩子僅僅把死亡拉長了，拉長到幾天幾個月，幾年，要不然以長期徒刑代替了死亡；富家子女而是私生的，雖則自己不應當負先天的罪惡，將爲整個社會所摒棄，永無吐氣揚眉之日（除非他自己在政界或金融界打出一片天地，那時自有人來趨奉他，不必提他是私生子，即使他當了烏龜，也是馨香的）！然而杜教授所看見的不是嬰兒而是活着的嬰兒：目睹他無辜受罪，行將不明不白而死，於心何忍！杜教授俯首而視，看不清嬰兒的面貌，只見他一雙小腿在空中擺搖。杜教授想抱他起來，却又不敢；杜家已是七口之家，杜教授已有四個孩子，第五個即將降臨，再能加上一個麼？不能！不能！杜教授硬一硬心掉轉頭就走，那個不幸的孩子，似乎懂得自己的命運：當杜教授懷了惻隱之心俯視他時，他暫停啼泣；當杜教授掉頭不顧而去時，他又哭了，而且哭得那麼傷心：本來，生死關頭，如何不傷心呢？清脆的啼聲宛如一顆顆燒盡的銀珠，驟雨般吊落在杜教授心頭。杜教授受不了，再走回來，再站立在嬰兒之旁。嬰兒哭聲已經嘶啞了，振顫的聲浪上彷彿浮有四個炎炎大字：「你——好——忍——心！」他的頭愈覺沉重，愈向前俯，他的雙臂隨着下伸，接觸着襁褓；他咬緊了牙齒，把嬰孩一下子抱了起來。滿天陰霾似乎被掃除了，殘月有撥雲而出之勢。杜教授抱了嬰孩走近路燈，只見生得眉清目秀，估計出世了一個半月至兩個月，很肥白，衣着很整齊，不像是貧家子女。杜教授好奇，

解開尿布一看，是個女孩。她是私生女麼？爲何不一下地弄死她。是否她的母親開始打算養她，終究爲了莫大的緣故，纔忍心拋棄她？天上暫開的烏雲又集合起來，蓋住了奄奄一息的月亮。杜教授從棄嬰的母親聯想起自己的孩子：他的瑛，可憐的瑛，已經爲四個小孩折磨得夠了，目前第五個又要出世，再可以加上一個莫明來源的女嬰麼？他還說：愛她，如果收留棄嬰，加上自己的新生孩子，豈不要她勞上加勞，使她早就衰老而……死？他不能收留她，不該收留她！他決定把她抱至原處放棄。不過，哦！怪乖的孩子，她向他笑，兩枚酒渦浮在雙頰，多麼嫵媚，使他想起他的蓓蓓、露露、麗麗，以及蓓蓓、露露、麗麗的母親——他的瑛！他決定把她抱至原處放棄。但是她的笑是多麼嫵媚！當蓓蓓和露露未斷奶時，她們的笑渦是如此；目下未斷奶的麗麗的笑渦也是一模一樣；推想到她們的母親，卽是他的瑛，當他睡在懷抱中時，她的笑渦一定也很可愛！瑛的笑渦是可愛的，蓓蓓、露露、麗麗的笑渦像蓓蓓、露露、麗麗的笑渦，同樣可愛，蓓蓓、露露、麗麗是可愛的；這個棄嬰的笑渦像蓓蓓、露露、麗麗的笑渦，也很可愛，所以這個棄嬰是可愛的。他不忍拋棄瑛，不忍拋棄蓓蓓、露露、麗麗，他硬得下心腸拋棄這個生命交付給他的、不幸的小孩麼？而且，墮胎是犯罪的行爲，殺嬰也是犯罪的行爲；假使他不起這個嬰孩，致孩子於死地的不是他；如今他既然拾了起來，又要置下去，那麼殺嬰犯是不是他呢？他至少是同犯！縱令沒有第三者目睹他的行動，他的良心決不肯寬恕

他！「法理一與」人情一各自拉住他的一條腿，不讓他縮回荒場。正當他遲疑不決的時光，他忽然想起——哦！書呆子，自尋煩惱……法國大詩人禹古（Victor Hugo）在他的一世紀傳說（*La Légende des siècles*）裏，有一首著名的「可憐的人們」（*Les pauvres gens*）：一位漁夫的太太，自己已經有了五個孩子，憐憫一個寡婦（她的鄰舍）死後拋下的兩個小孩，收留了他們，却怕丈夫責備她，暫時藏匿了他們；丈夫捕魚歸來，她戰戰兢兢報告他：寡婦已死，遺下兩個小小孩。他自動地吩咐她去抱他們來收養。於是她拉開布幕，說：『看！他們在此！』——對未受教育的「野」人，全憑他們天賦的惻隱之心，尚且如此樂善好義；而他，杜明遠，堂堂大學教授，讀了中外的聖賢書，所爲何事？難道那位漁夫的境遇勝似杜教授麼？難道多讀了書，便斷送了良心，甚至抱起了孩子再放下，甘心做殺嬰的從凶麼？他左思右索，決不能當一拔橋還是造橋人——於是他一手抱了嬰孩，一手鎖上了弄堂的後門，輕輕地走回亭子間。那兒恰巧有麗麗吃剩的奶糕，他把它沖些開水，弄熟了，喂給無父母——她的父母、「有一等於一無」的女嬰吃。他和她同睡；她已經哭夠了，下半夜沒有吵鬧。

翌日，早上六時半，杜教授起身。今天，他並沒有早課，只是他有一樁不願幹却又不敢不幹的差使：輪到他當「市警團」。這是日本人想出來的鬼花樣。鑑於上海公共租界內「鋤奸團」、「鐵血團」以及其它愛國祕密團體的活躍，日人或漢奸常被他們像拍蒼蠅那樣一拍便是

一隻，日本人想出一個應付方法：他們先行調查戶口，施行保甲制，居民中十六歲至六十歲的人都須參加「市警團」。每人每週要在本甲內站崗兩個半天，手裏執着一條草繩和一根棍子：萬一本甲或附近出了亂子，馬上把繩攔起，不准任何人進出，以棍子爲武器，強制執行，靜待日本憲兵來調查。每甲甲長家裏都裝電話，一出事，甲長立即報告日本憲兵；甲長家的大門上貼有一張紙條，上書：「此處有電話」，以備人家報告異動。甲長都是殷實舖戶，「跑」不掉的人。最初「市警團」只有男子參加：後來男子幾乎都跑光了，至少壯丁是如此，日人便拉老頭子或婦女去頂替。老遠望去，每人一根棍一條繩，活像叫化集團：這纔做到了「東亞共榮圈」的「榮」字！杜教授無法離開上海，因此也無法不當「市警團」。他調了些麥粉充了饑，望了望牀上熟睡的嬰孩，拿了棍與繩，出門而去：他的站崗時間是七時至十二時。他出門時，他的母親和太太尚在高臥：上海中等人家的起身約在九時左右，何況他們疲勞之身，恰值新涼，正好睡咧！

老太太先醒。她醒來，正值亭子間的嬰孩醒哭的時候。她很詫異：起初她以爲哭的是麗麗，然而麗麗明明安睡在她的媳婦身旁：繼而她以爲是鄰人的小孩，仔細一想，却又不然，四鄰根本沒有小小孩子：何況哭聲太近了。她蹣手躡腳循聲尋去，在兒子的牀上發現了一個肥白的嬰孩！這是什麼一回事？杜教授因爲今天醒得晚，——昨晚子夜至早上一時半，他沒有睡。

——而「市警團」那邊不准遲到早退：他匆匆出門，忘掉留張條子申明孩子的來源，無怪乎他的母親莫明其妙了。她抱起孩子，仔細端詳了一回：孩子並不像她的兒子，她纔放了心！她正在繼續考察，她的媳婦在正間裏喊她：

——姆媽！

——來了！來了！

她抱了孩子進房，走近媳婦牀，獻寶似地舉起孩子，說：

——咦！那裏來的孩子？

——我在明兒牀上拾來的。

——奇怪！請妳遞給我看看！

杜母把孩子遞給杜夫人。杜夫人半坐着，接過孩子，左看右看，橫看豎看，一本正經地看，看得老太太忍不住微笑。觀察的結果，小孩毫不像自己的丈夫，杜夫人纔放了一半的心！

——這是什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等待明兒回來問他。

——孩子倒怪美麗的，哭得這麼利害！恐怕餓了罷！尿布有沒有濕？

——我先調奶糕給她吃，再爲她換尿布。這個孩子有些像麗麗！

——是，有些像！

老太太一面料理孩子；杜夫人一面照顧麗麗，因為她也醒了。她們商討如何處置這個自天而降的女嬰。她們討論了好久，商定一個比較妥善的辦法，等待杜教授歸來作最後決定。中午，杜明遠下班回家，她們把她們的擬議向他說了；此刻他的理智克服了他的情感，也覺得捨此別無善法：飯後，他抱棄孩送進同善堂育嬰所去。雖則還是「棄」，不過「棄」字只能算半個，因為如果育嬰所裏死亡率甚大，送進所的嬰兒也有活的；她能活與否，全靠她的命運！可悲的是世界上惟一的，向她表示同情的人，杜明遠，終究因為經濟的壓逼，不得不收回了這份同情心！世界！世界！何處有熱忱可尋？

九月七日，下午五時，杜夫人又覺得陣痛：這次是真的了，不但陣痛一陣緊一陣，而且在小時之後見了「紅」。杜教授在學校裏上課：六時下班，七時半方能到家——爲了省幾個錢，他向來是安步以當車的。老太太着實焦急，只得親自打電話給鍾淑貞，請她快來；她打了半天纔打通，說了半天纔說清楚：等到鍾大夫趕來，孩子的頭已在陰道口探望了！幸而各物準備就緒，水也煮開了。鍾大夫一來就「接」生，并未「守」生。生下來的是一個男孩子，很瘦削，啼聲低而弱：這是營養不足的明證。鍾大夫叮囑母子都得好好地調養，多喝些鷄湯牛肉汁。老太太雖則點頭稱「是」，口角上却掛着苦笑：亂世人不配做鷄，却在當牛，而誰也不要

把這種「人牛」的肉燉湯喝！鍾大夫吩咐完畢，拿了接生費，告辭而去。她走出弄堂，恰好杜教授走進弄堂。她笑着，向他致賀：

——恭喜杜先生，添了一位公子！

——呀！多謝！多謝！

他簡直奔進弄去。他的奔，不僅急於要看瑛，急於要看新生孩子，却另有一樁要務。

老太太很信佛教，常吃素，時時誦經唸佛。據說，產婦的臥房是「暗」房，吃素人進「暗」房是「罪過」的；因此，老太太乘媳婦陣痛之際，就是說媳婦的臥室將「暗」未「暗」之時，把所準備的東西一古腦兒搬了進去，把四個孩子都領了出來，安置在亭子間裏：從今日起，至滿月止，她決不踏進這間「暗」房，她看護產婦之責交給兒子，自己與她易房而睡。此杜教授之所以要奔，他若遲遲其行，倘使產婦要什麼，準無人答應她！他衝進房，母子都睡着了：這位青年的母親是這樣憔悴，這個新生子是又瘦又皺，彷彿一枚未浸胖的紅棗，——《西遊記》裏的人參果是這樣的罷？杜教授自怨自艾，淚如斷了線的串珠一顆顆跌下。他俯視夫人一回，爲她整理一下散在額上的頭髮，發現兩三根全白或半白的，他更恨自己：都是他沒出息，不能積蓄，累她操勞過度，未老先白頭！古語云：「一葉驚秋」，梧桐上掉下一葉，便知秋之蒞止！一位女子看見了自己最初的一根白髮，深知道隨於白髮之後的是老年，焉得不驚惶失措哀

傷人骨呢？他坐在牀邊，抱起新生孩子，吻那小老頭兒樣的臉面；繼而他把孩子橫放在腿上，自己呆坐在那兒，腦中千思萬想風起潮湧，他回想起自己與「瑛」心弦共鳴之後，首次約她遊西湖、遊富春江是什麼樣的境界；新婚燕爾，又是什麼光景；首胎得子，他們是多麼快活，尤其是遂了抱孫之願的老太太；——此後，唉！此後便是「八·一三一」，便是上海的失陷，便是生活的飛漲，便是……唉！一百個不幸的「便是」！當初，如果他毅然決然全家內遷，——即使舉了債而搬的，——全家的生活或許要好些；——退一步着想，縱然還是拮据，所呼吸的終究是自由空氣。當初，如果他不要教授架子，摹做少數同仁，棄士就商，今日早已發了財。再不然，……哦！不想罷！想起了使人面紅……再不然，假使他不拒絕偽方的利誘……不！不！萬萬不可以，一人「一獸」之分即在於此！……再不然，當初對於某要人的延致稍稍予以顏色，……爲何不從表面上着眼，只當他禮賢下士，偏要追根究底，說他樹立私黨，不屑接近他呢？書獃子！書獃子！自然，你沒有膽量做聖賢豪傑，——幾曾見書獃子做了聖賢豪傑？——你只希望做一個正人君子；你不懂得「貧是罪」，社會上只問你有沒有錢，你有了錢，不是正人君子也是正人君子；你沒有錢，即使是正人君子，凍死餓死了，不如一條狗；因爲有人吃狗肉，而法律禁止吃人肉，雖則你生時，人家會「抽象」地吮你的血，嗜你的肉！「勇敢」「奮鬥」、這些響亮的字眼，不從實驗着手，不從實驗中去體味，沒有多大價值，幾

乎可以說全是騙人的！而且，正如魚目可以混珠，「坐待」近乎「勇敢」，「忍受」類乎「奮鬥」。他，杜明遠，是勇敢的，奮鬥的，抑是最沒出息的坐待與忍受？……

倘使杜教授的母親不在房門外低低喊他，他還要望下想去，亦許要想一晚上。她喊他出去吃夜飯。產婦和新生子一睡便是五六小時，此刻決不會醒，所以他放下孩子，安心去吃。半夜裏，產婦與新生孩同時醒來，杜教授依照老法服侍她喝些補品，又喂嬰孩飲些糖湯。產婦身體雖弱，精神尚佳。當杜教授俯吻她的額，帶了抱歉情緒向她說：

——瑛，這番又苦了妳！

她苦笑着，回答道：

——愛，這不是你的過失，却是我們的命運！祇須你始終愛我，我吃些苦也無所謂！

——瑛，妳講什麼話？如果我不愛妳，老天便……

——愛，不准立誓，我相信你！

他們這樣說，擁抱在一起，把新生子夾在中間。他們擁抱了一刻，杜教授鬆了手，讓夫人睡。他自己躺在大床床邊；——房間裏本來有大小床各一，杜夫人於未生產前，領了蓓蓓、露露、麗麗睡大床，老太太領了繼賢（杜教授的長子）睡小床。杜教授住在亭子間裏，亭子間裏的床相當闊。現在老太太領了長孫以及兩個大孫女睡亭子間裏，杜教授和麗麗睡在正房裏的小

床上。可是，杜教授恐怕自己睡失了聰，產婦需要他時喊他不醒，所以他先使麗麗在小床上睡着了，然後自己挨上大床。

天將曉時，一陣清涼使杜教授縮進夾被窩裏。江浙的天氣是如此的：天將發亮，約莫早上四時左右，向例是比較涼爽，或比較冷。陽曆的九月已是夏曆的秋天，秋陽是無力的，何況秋陽尙未上昇。杜教授躲在被窩中，似醒非醒，聽得兒啼；——又聽得兒啼！他以爲麗麗醒了，拉了尿，布濕了不舒服，所以哭，也許餓了，他伸出頭一瞧：啼聲不由小床發出，而從大床床脚而來。他吃了一驚，連忙爬起，只見那個新生孩，赤裸裸一絲不掛，被拋在脚邊！他趕緊貼肉摟定：小孩已經凍得混身發紫。如果杜教授不驚醒，小孩必至凍死無疑。在這間房內，成人只有產婦和他：既然他沒有把嬰兒的包紮剝去，剝去嬰兒包紮的定是他的夫人。她的用意很明顯。杜教授不敢多講，只嘆了一口氣，徐徐說：

——唉！何苦呢！

杜夫人不回答，面朝了裏床，在抽咽。杜教授不敢再睡在大床上。等候片刻，嬰兒得了父親的體溫，逐漸恢復原狀。杜教授把嬰兒重新包紮之後，抱了孩子移到小床上去睡。他特別小心，把新生兒放在裏床，把麗麗放在外床，自己睡在中間：如此，萬一他的太太再想乘他睡着時調擺新生兒，不致十分容易，也許要驚醒他！

第二天，杜教授低聲下氣勸了她一天，她不開口，老是在抽咽。杜教授不知道他的葫蘆裏賣什麼藥，不知道她願意讓嬰孩苟延殘喘，還是依舊想弄死小孩！因此杜教授更小心翼翼，不放心小孩單獨與產婦共處。另一方面，他又不敢把昨夜經過報告自己的母親。這位老太太見着兒子把孫子抱東抱西，笑逐顏開，以爲杜教授特別愛這嬰孩！杜教授心中有個打算，有個計劃，只是不說出來；他向誰說呢？生產後二十四小時，杜夫人的奶漲了，却不肯授乳。杜教授很聰明，不去強逼她，祇是開頑笑地說：

——既然妳不肯給新生孩吃，還是讓麗麗吮吸罷！

杜夫人默認了，杜教授抱麗麗上去，麗麗大吮一頓，結果母女兩人都人睡了。杜教授偷天換日，將麗麗掉了新生孩。新生孩已經餓了二十四小時，又是第一次授乳；他儘力猛吸，吸得杜夫人痛醒過來。她張眼一看是新生孩，知道中了丈夫的計，——他此刻笑迷迷地，得意地看守在旁！——但是她再沒有勇氣推開新生孩；她只覺得乳汁滔滔地流出，流進這張魚口似的小嘴，有一種異樣的快感；他的金黑色的胎髮，彷彿絲織，摩擦着乳房，癢癢地，但很舒暢；嬰兒的體溫和她自己的體溫水乳般融合在一起！在二十四小時以前，她和他本是一體；在十個月以前，由她和丈夫的快樂結晶了他，她又懷他在胎中二百八十多天；他的生原是被動的，他犯了什麼罪，值得爲謫母處死呢？授乳之際，心靈的交流更激起了他的母愛；她初非凶狠的人，

祇是生活的煅煉使她蒙上了一層鐵石的外表，——僅僅外表而已，絕非鐵石心腸！所以她不再想弄死他，而且，說起來好像是矛盾，她已開始愛他：越是她對他有抱歉之感，越是她愛他厲害！杜教授可不知道她的心思，至多他只猜度她的意志已經搖動，「不致」再殺害嬰兒。然而，「不致」是可能之辭，却非肯定。因此，當嬰兒飽食之後，朦朧欲睡時，杜教授要抱開他，以防「不致」的劇變。杜夫人向他搖手，微笑道：

——放心！

杜教授並不「放心」，他還呆立在床邊。杜夫人情不自禁地執住他的手，吻了一長吻，說：

——可憐的孩子！

杜教授不明白這個「可憐的孩子」指的是懷中嬰兒，還是杜教授自己。他沒有問個仔細。生活的重壓始終沒有放鬆杜教授。它彷彿佈下天羅地網，籠罩着杜家，籠罩着上海所有的居民。它的經緯有蛛絲那樣纖細，有蟬翼那麼透明：它鬆一陣，緊一陣扣住你，鬆的時光好像沒有了，可是，當你摸一把，依舊有濕膩膩、冷冰冰的不快之感，而收緊的時候，好像上了絞架，轉瞬就要斷氣似的，——然而，唉！你放心，它決不使你爽爽快快斷氣，那樣纔便宜了你！自從敵人佔據上海以來，杜教授的飯早就掛在「盪空掃箕裏」，就是說：早上吃了不知晚

上，前頓吃了不知後頓！幸而杜夫人也找些小事情做做，夫妻兩人努力，勉強維持全家。目下杜夫人做產婦，任何勞動都談不到；即使滿了月，她也不便做事，這個血泡泡去交給誰？交給杜老太太麼？她年高力衰，領了繼賢、蓓蓓、露露已經夠了。交給杜教授麼？他做麗麗的「保公」已經夠忙了，而且學校裏多少有些功課要準備，多少有些卷子要批改，還能加上一個新生兒麼？杜教授想來想去沒有好辦法，祇能交給太太本人；而在滿月那天，吃過麵，杜教授解嘲似地爲小孩題名：小名「阿難」，名曰「勇」，字「自強」：這三個名字說盡了小孩的命運和雙親對他沒可奈何的期望！別的不說，單就買米一項而論，已經增加開支：杜夫人無法出外排隊買米；杜教授自己因爲服侍夫人和小孩，沒空出去久候；他只得委託三個「孺」頂替去買，每次每人給酬勞一元（半元買米酬勞，半元送至家中的力錢），就是每一斤七兩糶米，由一元三角加至二元三角，幾乎漲了一倍！

在「市警團」裏杜教授認識了不少近鄰與遠鄰，本甲及鄰甲的團員。若干甲的警團是相當麻煩的，例如在先施、永安、新新、大世界、新世界、以及各娛樂場所附近的甲，常常出亂子，常常被封鎖；當團員的人默禱老天保佑，在自己值差的半天，太平無事纔好！至於杜教授所在的甲，毫無目的物，是相當清閑的。祇須日本憲兵巡查過了，無人監視，——漢奸們內愧於心，雖則在旁監督，向例不敢多干涉的，——本甲的團員或與鄰甲的團員聊起天來。他們所

談的無非是些「窮經」，或甲長的訴苦。有許多人，即使住在同一弄堂，因為職業的不同，嗜好的相異，忙與閑的不湊合，很難認識，至多不過道路相逢點點頭而已。現今日人把上海的「士」與「商」——即是「國民」的首尾——強聚在一起，長長的半天，若不談談說說，豈不悶死？至於「工」與「農」呢，上海根本沒有「農」，而軸心國需要「工」，工人是被優待免役的；——這也是「貓哭老鼠假慈悲」，日人固然免了他們「市警團」的役，可是逼他們趕緊製造軍火或商品，來屠殺他們的同胞，榨取同胞的汗血！在這種情形之下，杜教授認識了黃老闊。

杜教授與黃老闊很談得來。在黃老闊這一方面，當年肄業大學時，就久仰杜教授的大名；在杜教授呢，覺得黃老闊雖是商人，尙能免俗，而且心地善良，坦白無私，有北方人的長處。黃老闊名宏發，山東人，是裕豐布莊的主人，手中大概有四五百萬家私。日本人看中了他，知道他跑不了，硬派他當甲長。他所管理的甲恰是杜教授的鄰甲。杜教授和他交好，先由黃老闊邀杜教授杯酒言歡，繼而兩家家眷也互相走動了。黃老闊財氣很旺，只是美中不足，接連娶了三位姨太太，所生的都是女孩！他也很明瞭杜教授的窘狀，意欲勸他就商，可不敢說，恐怕杜教授生氣。黃老闊極端羨慕杜教授有福氣：一生了兩個男兒子，而他自己半個都沒有！每次杜教授夫婦到黃家去作客，兩個男孩定在被邀之列，實際上「大賓」是那個名勇，號自強的小

寶寶。誰看見了黃家全家——黃宏發打首，黃夫人和三位如夫人從旁助興，——那樣「趨奉」這位小天使，誰便知道黃老闆的真心愛這個孩子：——黃太太也是真心地愛，三位姨太太未免要打個折扣了。自從杜教授結交了黃老闆之後，黃家常送禮物，尤其是給小孩的禮物，應有盡有。杜教授豈肯老受人家的？曾經退還幾次，結果引起黃老闆大發「山東脾氣」，迫得杜教授非屈伏接受不可！

夏歷新年，黃杜兩家合起來過了：說得再精確一些：杜家到黃家去過了。正月十五日，黃老闆又邀杜家全體去喝財神酒。在十六日那天，杜教授接到本甲甲長楊俊時的拜訪。杜教授心中有些詫異：楊甲長雖則笑容滿面，而神情之間，頗爲嚴肅，他一定負了什麼使命！敬過了茶，敬過了烟，——杜教授香烟是不會斷的，——搭七搭八地談了一陣。楊甲長吐吐吞吞，終究說明了來意：黃甲長委托他來說情，希望收留自強爲子。繼而楊甲長扯開話頭，談到別的問題上去。談了半天，楊甲長大寬轉拉回本題說：黃甲長很同情教授先生們的清苦：黃甲長本年輕商，僥倖賺了幾個錢：他願意送杜教授一萬元，作爲膏火之資，務希杜教授晒納！

收自強爲子，同時致送一萬元膏火資：這還不是出賣兒子？

這是同情，還是侮辱？

他應當拒絕，還應該接受？

他是快樂，還是憤怒？

他呆了好久，纔掙出一句：

——楊甲長，這個……這個……我們再談罷！

——好！杜先生亦得與尊夫人商量商量，我後日來聽回音！

楊甲長「興」辭而去。

與自己的夫人商量這種事情確是十分爲難。幸而杜夫人幫助他解決這個困難：杜教授那副憂慮的面孔引起杜夫人的注意和追問。杜教授一吐爲快，鼓起莫大的勇氣，一五一十告訴夫人。她倒不生氣，只是很冷，很鎮定，深深思索。她眼觀鼻，鼻觀心，以心問心，考慮了好久，徐徐道：

——黃甲長的愛自強出之於至誠，他這次的動機是純正的，儘管手續上有些欠缺。

——那麼妳以爲可以答應的？

——我剛在說他手續上有些欠缺，他爲何急忙要送錢？誠然他同情我們，誠然朋友有通財之義，他何必把收養子和送銀錢湊在一起？

——我也這麼想。難道我當了十多年教授，到頭來賣兒子不成？

——也許有另一種看法……

——什麼看法？

——生意人把義務與權利都看得很重：受了人家東西，必須有所圖報，他們眼中認爲最妥善，最實惠的酬報自然是金錢。何況他所受的是他多年求之不得的男孩子，而我們恰好需要金錢：由黃老闆看來，這是雙方有益的事，真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了！

——不過，我們應當爲自強着想。

——爲自強着想麼！怎樣着想呢？

——我們窮雖窮，終屬書香門戶！

——愛，你不要生氣，聽我說：「書」是「香」的，不過這種「香」只有你我嗅到；不必說它飄不出大門，如果我們斗膽問老太太，她未必認識這種「香」有什麼好處！也許她口中不說，心中未嘗不這樣想。愛，我因爲管理開門七件事，無時無刻不與現實生活接觸：我敢同你担保，當我連買一塊豆腐都要計算一下，這陣「香」所予我的只是黃蓮般的苦味！愛，你切弗誤會：（一）我並不埋怨你，我如恨你，我早就走了！（二）我也非把金錢看作栲栳大的逐臭之徒，否則我不會嫁你，而跟那個執袴子彭永年去了；——你還記得罷，你的情敵？在比我們老一輩的時代，「書香」是獨立的，所以「君子安貧」，窮儘管窮，「書香」還能保存。現今生活競爭的劇烈使任何人不能「遺世而獨立」：「書香」種子不是餓不死的！你說：「我們應

當爲自強着想」，這是很對的。我說：「我們應當爲我們所有的孩子着想」，這更對。以目前我們的經濟狀況而論，我們有沒有能力保存這個「書香」呢？換句話說：我們有沒有力量栽培這些孩子，直至讀畢大學爲止呢？「讀完大學」是保存「書香」的最低程度罷！

——把自強給黃老闆使會讀畢大學麼？

——豈但在國內讀完大學而已，還有出洋留學的希望咧！黃家有的是錢，只缺乏一些虛榮。黃老闆應當明白：儘管人家看金錢面上敷衍他，人家心中不見得敬服他。這爲了什麼？爲了他沒有在國內大學裏卒業，爲了他沒有出洋鍍過金！老實說，愛，你可不要生氣，當初我的愛你也是由「敬」生「愛」的！黃老闆多年求子不得，一旦有了自強，豈非以掌上明珠看待他？自然要好好栽培，得個「洋狀元」爲止！

——不過……不過我們如何捨得自強呢？

——難道我就捨得他？十月懷胎的是我，出入於生死之間養他出來的也是我：難道我就捨得他？不過爲自強着想……

——好！謝謝妳的一大篇教訓！

——咄！（杜夫人笑了）何必生氣呢？以前我是你的學生，現今我還是你的學生：豈有學生教訓老師之理！不過你是學者，你是大教授，你所討論的是高深的問題，你的思想像老鷹那

樣在空中盤旋。而我呢，可憐的我，自朝至晚，所見、所聞、所問的無非是開門七件事，我的思想焉得不庸碌，跳不出現實呢？……

她向他嫣然一笑，恍惚光陰退後了五年，滿像杜教授追求她的時候。杜教授不讓她說下去，一把拖住她，摟抱在懷中。

楊甲長獲得「好消息」之後，黃甲長選了一個黃道吉日，邀請杜家全家去赴宴。杜夫人原不肯去，經不起黃夫人、三位如夫人親自勸邀，方纔答應了。黃甲長很知趣，很得體；全家很興奮，很緊張，但並不邀外人參加，免得使杜教授夫婦難堪。黃夫人接過自強，抱進自己的臥房，一會兒，將他換了全身綾羅出來：從頭至脚只見金、赤、碧三色，輝煌已極，尤其黃夫人，一刻兒都不肯離開自強；招待客人，在席面上，她老是抱他在懷中。黃甲長紅光滿面，儘力勸酒，勸菜。宴畢，黃甲長又請喝咖啡。約莫鬧到下午四時，楊甲長——惟一的陪客——向杜教授雙手奉上一個大紅封套，裏面當然是一張一萬元的支票。杜教授心緒惡劣，尷尬地接受了，從牙齒縫裏溜出一個：

——謝謝！

楊甲長再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向杜教授道：

——請簽一簽！

杜教授接過一看，立即沉下臉，幾乎厲聲說：

——這個怎樣可以簽字！

——什麼？

杜夫人走近杜教授，就杜教授手中看那張紙，只見上面寫着兩個大字：「絕契」，接着是普通大小的字：「爲賣絕事……」她直嚷出來：

——你們要了我的兒子，還要我的命！

她哀嗥一聲，昏厥過去。

室內一陣騷亂。

重慶；三十二年六月九日，端午後兩日。

見雞而捉

這是在抗戰期間，於後方聽來的一個故事；現今全憑記憶追述，必然有遺漏，可能有錯誤。

我們展開地圖，看四川這省。我們先找戰時首都重慶，再從重慶沿着長江東下，就到了涪陵，——「涪」音「浮」，不讀「倍」，——更向東便是鄂都；從重慶到鄂都全部水程，涪陵居三分之二。重慶到涪陵，要坐十五小時的小江輪。涪陵處於兩條江的相會點：長江在其北，烏江（即黔江）在其東。另外有條涪江，雖則其名曰：「涪」，却不經過涪陵。這條烏江，直通貴州貴陽；說得正準一些：從貴陽到清水江這一節，稱作南明河；以下是清水江；再下，經過思南，直到沿河（貴邊），稱烏江；一入川，經過彭水，止於涪陵，是黔江；最長部份叫做爲烏江。可是，涪陵人把長江叫做：「大河」，把黔江叫做：「小河」。

這個故事發生地便在涪陵。

涪陵是個山城。四川多山，所以有很多的山城，去過重慶的人，或見過香港的人，都懂得什麼是山城。「山城」，便是倚山築城；城內的房子一層高似一層，城的本身也往往有「上

城」、「下城」之分。這種山城普遍有兩個特點，也可以說是兩個缺點：（一）動輒爬山，爬百數十級石級是常事，有時要接連爬十多里路（例如重慶南岸，從海棠溪爬到黃桷壩），可不是登山，而僅是從平地甲到平地乙；（二）川省產煤，大家炊飯燒煤，煤灰亂飛，住在不太高的上層房子裏的人活受罪，——如果住得高，風把煤灰吹散了，就無妨害。

因為抗戰關係，建國大學奉令內遷，直遷到涪陵郊外的觀音閣來。涪陵這個城是狹長的，倚山面江，所以只能向兩端開展。從它的這端走至那端，就是橫穿而過，熱鬧街道大概有兩里長，其次的也有兩里長；這些街道都是互相啣接的一字長蛇陣，若說「豎」的街，只是些巷子；打個比喻，涪陵的街道活似蜈蚣，大街是牠的軀幹，巷子是牠的腳。涪陵最熱鬧處彷彿打過七折的無錫，不過街道更狹。在抗戰期間，涪陵是桐油的惟一出口處，所以很富裕。而且公家或私人在涪陵郊外，奔渡坎的對江（烏江），設立了三井煉油廠，用桐油煉汽油。

走出涪陵城，沿着烏江，再前進三里許，即到觀音閣。這個地方的命名，因為此地有一隻奉觀音的閣。四周很荒涼，風景却絕佳。這條「小河」以艱險著名，灘多水急，每年必有許多船隻出事。爲了適應環境，「小河」內行駛一種特置的「歪屁股船」，什麼叫做歪屁股船？不單上海人沒有見過，就是重慶人也不會看到：歪屁股船永不脫離「小河」而駛入「大河」。船很大，船尾翹得很高，有些像江南的「江山船」；只是它的尾巴一半很「正」，一半却「斜擱」

了進去：宛如一位癩嘴老婆婆，只是癩得出奇，祇癩一面；每船船首有六到十二對排槳，每個水手管一槳，就是有十二個到二十四個水手在那兒搖；「家長」（船老大）高高立在船腰橫搭小橋上掌舵；此外還得準備替換接力的人、管雜務的人、燒飯的人等等，人數相當多。夏季，早上四、五時，他們出發了。他們的搖船有一定的節奏，他們的腳底打在甲板上，等於拍節。他們嘴裏唱着一支一支的歌，聽上去異常淒涼，却是情歌！每當好夢初迴，——抗戰時期做的往往是好夢，復員以來做的常常是噩夢！——睡眠朦朧間，聽得這種歌，乘着涼爽的清風，飛進敞開的窗來，遙想數千里外的故鄉，白雲在天，青山在望，江水無情，滔滔東流：不知是歡是悲，難審爲喜爲愁！

建國大學的師生搬到此地，雖則異鄉作客，却也愛此入畫的風景。羣山疊翠，錦江縈迴；「疊翠」與「縈迴」是寫實，而非象徵。當年我們看到米襄陽的山水，白雲如帶，環繞青山，以爲這是想當然耳的寫意畫；必須經過巫峯十二，尤其現今面對不知名的遠山近山，方知米畫寫實，而自愧識見之寡陋！

然而涪陵雖小，生活並不比重慶便宜；魚與肉亦許便宜些，而衣着和日用品，祇須有個「一洋」字或「半個洋」字（上海、漢口貨），就比重慶貴，而且貴得多。米和柴却便宜：出米的鄰水即在重慶涪陵航線上，未到涪陵，先過鄰水；柴，小河裏出產，運來就是。在那個時

候，公教人員當然沒有用洋貨或半洋貨的資格；卽使用土貨，尙須計算一下。照理講，建國大學師生員工的生活似乎應該比重慶各大學師生員工的生活來得舒服些，事實上却不如此：實在因爲生活費用太高，所發薪津無幾，而重慶涪陵間的差別是太微乎其微了！

爲了解決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其實是「八」件事，加上逃警報，——各級學校紛紛組織合作社，建國大學當然不能例外。消費合作社的需要，在四川各地爲最高；漢口就不甚需要；若說上海，乃僅僅見諸文章而已。所以，反過來講，上海人根本就想像不出什麼是內地的消費合作社；漢口人，看到一半，猜到一半；在於重慶人等，便一日不可無此君了。由機關借出或撥給資本的大部份，由各人出少數入社費（每人祇須花五元，）取得社員資格，再從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選出理監事，理監事各選理事主席和監事主席；消費合作社的上層組織大致如斯。有的時候，還附設寄售部（小規模的拍賣行），或生產部（手工業）。社會部有專管合作社的機構，政府所發實物（米、鹽、糖、油、布），惟有合作社可領，或享受優待。重慶有全國消費合作社協會，有合作大樓，有合作金庫；足見合作事業的重要了。

民國三十二年的元旦，靜悄悄地也是淒慘地過去了：「每逢佳節倍思親」，流浪後方的人誰不思家呢？而且破衣袋中裝的是空氣，並非法幣：求飽尙成問題，難道有餘錢辦年貨，像模

像樣過新年？所以悲慘地、也只好靜悄悄地過了。

建國大學師生員工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楊時遇教授，看到同事們喪氣垂頭，沒精打采，心中大為不忍！他想：國曆元旦既然無聲無臭，舊曆元旦決不可再讓它這樣了。夫過節者，吃也，玩也。玩，他管不到；吃，他可以想想方法。吃，必需花錢；他能幫人之處，即令人少花錢，而打「牙祭」（加菜）。他看「半年不知肉味」者委實太多了，所以首先要讓他們吃些肉：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合作社去買兩隻活豬，宰了，照原本加一成法定潤利（社會部規定如此）賣給他們，而且斤量加以限制（防止有錢的教授多買，妨害窮教授），大家就可以吃到便宜的新鮮肉了。第二隻嘉餚是雞蛋：合作社計口售蛋，教職員及家屬，甚至學生，每人可購十枚。第三樣菜壓台戲，辦得好，必使人交口稱譽，乃是有「雞」之談的雞！涪陵原是出雞鴨的地方，所以也產蛋。不過，你休想買到便宜的「雞」和「蛋」：蛋，根本用來孵雞，很少出賣；至於雞鴨，都預備運到重慶去賣好價錢，如果就地買，其代價與重慶差彷彿。所以，爲了買「雞」和「蛋」，楊遇時教授不得不派兩個幹員坐了合作社的木船，冒了危險（冬季澗水，急湍礁露，一不小心，船便撞碎），遡烏江而上，到數百里外的彭水去採辦，往返要好多天。壬午年臘月二十九日，各物辦齊：於是合作社門首揭示板上，貼出佈告：從明日上午九時起，出賣肉、雞、蛋，每一社員配購多少，價目若干。

這是一顆原子彈！全校興奮異常。大家把合作社理事主席抬上了三十三天：楊教授在校中逢到任何人，這個人必定翹起大姆指，向他道：『頂好！』他走過教職員宿舍時，家家邀他進去喝杯茶，女主人陪笑道：『楊先生，辛苦了！』人心是肉做的，楊教授也暗自歡喜。

雖則佈告中說得清清楚楚：各物準備充分，各人都有機會，不必擁擠，不必搶先。可是，從早上六時起，合作社門尚未開，門口已經擠滿了男女老幼一大羣人：大家一面等待，一面聊天，齊聲稱贊楊遇時教授，任勞任怨，把合作社辦得有聲有色，爲大家造福不淺！直足站了三個鐘頭，大家果然達到目的，笑迷迷滿載而歸。午刻，校長公館特地爲楊教授送了一隻菜來。合作社規定上午十一時半休息，下午兩時開門，五時半打烊。下午購雞的人更多，因爲已是大除夕的下午，如果錯過機會，要等待癸未年正月初四方纔買得到，那時年早已「過」了。所以有許多人犧牲了中飯，在門口等候。我們說：『「犧牲」中飯』，未免過甚其辭：猶太人式的小販已在那兒賣小麵包了。

約莫在一時半左右，走來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手攜合作社的社員購物手冊，頭高高，氣昂昂，走入人羣。他不顧他人，肆力一擠，居然闖到幾乎最前線。這時購物的人都是教職員家屬，難得有幾個傭人，大家朝夕相見，混得很熟，惟有這位「少年英雄」陌生得利害。張教授太太低聲問身邊的李教授太太：李教授太太轉詢許主任，許主任附耳回答道：『薛幼珊教授的

野貓（蜈蚣子）！』李太太恍然大悟，轉告張太太；張太太便說：『這樣神氣活現，不過是難民羣裏拾來的寶貝！』內中也有認識這位少年的，自然不去睬他，却聯想起薛教授：『聽說薛教授近來又病倒在床了？』『交節氣，哪得不吐血？聽說前天吐了兩茶杯，昨天吐了半杯！這種身體，還要食酒：簡直是尋死！』『買隻雞補補也好，這位「大少爺」總會留幾根骨頭給他的假老子啃啃的罷！』一位刻薄的人接着說，當作結論。

這位少年英雄雖則最後一個到，却第一個不耐煩。他怒目四顧，找不到錶；原來教授與教授太太都有手錶，只因生活日艱，教授上課需要錶，——其實老教授上課不需要看錶，一課上來不致有多大出入的，——所以保留了，太太的錶便化作實物，被人吞下肚子；此刻他的前後左右全是教授太太們！他提起相當的噪子，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彷彿想激起同情！同情却沒有！他更憤怒。他喃喃低語了半響，又側耳細聽一回，大吼道：『混帳！他們在裏面私賣！打進去！打進去！』他分開他前面的幾個人冒冒失失就去撞門，撞之不足，拔腳猛踢：門居然被踢開了，可是自己的腳尖也踢腫了。

他衝進去。大家不做聲，却跟了進去，看熱鬧。他衝到裏面，恰巧有兩三個業務員衝出來，看爲什麼吵鬧。少年一把抓住一個業務員，厲聲問：『時間到了，爲何不開門？』業務員一聲不做，只把自己的手錶指給少年看：一點五十二分！『你這隻錶不對！』另外兩個也把錶

拿出來：一個是一點五十分，一個是一點五十四分：總之，開門時間尚未到。少年沒辦法。改變話頭：『你們在裏面噤哩咕嚕，私相賣買！』『笑話！我們連講話的自由都沒有了！你說我們私賣買，拿出證據來！』『混帳！』『你講什麼？』『混帳！混帳！混帳！』各地有各地的忌諱：這個「混帳」，在江南不過是普通的罵人言語，在北方却極端嚴重，罵人家祖、子、孫、男女老幼「混」雜同「帳」也！偏偏合作社的業務員大半是東北人，而且個個學習過外家拳。此刻他們連聽三個「混帳」，辱及祖宗，火氣冲天，他們齊步向少年逼上來，裏面又衝出三四個東北籍業務員。在合作社內，他們不致動手，但必須少年道歉。少年誤會了他們的一字齊進，私下膽怯，想後退，可給人擁住了。他一慌，脚下不穩，仰身後跌，腦杓子恰巧碰在櫃台上，撞出一個紫色鵝蛋。少年捧住了頭，飛奔出去。

他奔回家，不，奔回薛教授的家。這時有一位陳教授，正坐在牀邊和薛教授談天。陳薛兩教授是好朋友，而且是酒伴。同仁們中，稱薛教授爲「薛大哥」稱陳教授爲「勝諸葛」。在建國大學的教授會裏，薛教授是一尊大礮，而陳教授實爲不露面的礮手。此刻少年衝進房門，縱聲大哭。

怎麼哩？薛教授驚道。

怎麼哩？陳教授跟着問。

——他們打我！

——誰敢欺負你？薛教授怒聲問。

——合作社的業務員！

——爲什麼打你？

——他們說：『想吃雞，叫「薛大哥」自己來！』我向他們理論，他們出手便打我！

——打傷了沒有？

——打傷了，我昏倒在地上五分鐘！

——唔！陳教授插嘴說，把傷處給我看看！

兩位教授目覩少年的右脚尖和後腦殼青腫了。薛教授最不喜歡人家叫他「薛大哥」，又看見少年的傷痕，火上加油！他掙扎欲起，陳教授含笑阻止他，却向少年道

——你去找校醫楊大夫，討一張傷單來。

少年出去了。陳教授伏下去，向薛教授耳中如此這般說一大串，引得薛教授哈哈大笑。

當天晚上，地理系所有的各級學生二十六個，應了系主任陳教授之召，氣憤憤地，齊「奔」薛教授家裏來。時正七點。依照陳教授的叮囑，原來睡在牀上的薛教授加勁哼，加勁呻吟。早已來到的陳教授一擺手，道：

——你們來得正好，你們親自看見這位堂堂薛教授，被合作社那批沒人性的傢伙，打成這個樣子！——薛教授，你又吐了血沒有？

——嗯！嗯！啊唷唷！……吐！……吐！……又吐了半杯！

——你們聽清了沒有？

——我們要報仇！

——我們去捉楊遇時，揍死他！

——慢來！慢來！薛教授被打了不算數，還有一個陪打的。（向立在旁門口的少年招招手）你來，拿傷單給諸位看。

——大家一窩蜂搶看傷單。

——陳主任，你看怎麼辦？「在野派」的女領袖史琅問。所謂「在野派」者，針對「在朝」的青年團而言。

——我沒有意見，我不過把這件事的真相報告給諸位而已。

——還討論什麼？武力對付武力，野蠻對付野蠻；我們也去打！「冲天砲」張爾瑄大聲說。
——打！打！打！大家附和着。

——若說「打」，史琅攔住他們道，我們自己也降低了人格，不如以理服人。

「以理服人」！「以理服人」！那張傷單還不夠？

傷單上只寫「木傷」，並未寫「打傷」，是不夠的！：

史女士說得很對！陳教授忽然橫插一句。

既然陳教授贊同史女士的言論，自然旁的人靜聆她的高見了。史琅繼續着說：

……所以最好找到一個「見證」，指出合作社業務員的侮辱薛教授，於是乎……！

於是乎莫可一世的楊遇時也就倒了！陳教授一贊三嘆地說。你們去和史女士商量一個妥善辦法，一切以鎮定爲主，我們理直氣壯，用不到鹵莽啊！

陳教授代表薛教授把他們送走，搓着手，笑迷迷回進房，連連說：『好了！好了！老兄，我們來浮三大白，過此大除夕罷！』薛教授早已停止了哼，半坐在牀，和他的知己共饗陳教授帶來的他自己名下的豬肉一斤，雞蛋十個，鹽魚兩條，以應佳節。

大除夕下午，合作社理事主席楊遇時教授已經接到合作社經理的報告，並附繳失單一紙：因爲「少年英雄」踢門而入，大家跟了進去，最初爲了看熱鬧，繼而乘他們吵嘴，順手牽羊，「牽」去貨物不少。失單上開：

母雞三隻；

公雞兩隻；

雞蛋三十枚；

豬肝一副；

牙刷廿隻；

牙膏十支；

手帕七條；

襪三雙半。

經理自然在失單上簽名蓋章。楊教授看了，心中鐵定，把失單藏起，安安逸逸上朋友家中過節去了。

癸未年元旦，上午九時，地理系學生代表：史琅、張爾瑄、張爾珏、陳長策、牛本、戚世琦等六人，由史琅率領，到單人的教職員宿舍裏來見楊遇時教授。他們的態度很沉着，要求也很簡單：懲罰合作社業務員。『如果合作社業務員確實侮辱薛教授，合作社理事會自然要懲罰的。不過，出事的時候，我不在場，恐怕諸位也不在場罷？』『不在！』史女士只承認。『那麼，薛教授的話是一面之辭，合作社經理的報告也是一面之辭，我們應當聽從那邊的話，方纔不失真相呢？』『所以，我們來和楊教授商量商量。』『商量什麼呢？』『有一位教授目擊一切，肯做見證。』『很好；誰啊？』『不方便奉告！』『既然如此，我們就去見他！』

『慢點！我們約他十一點相見，此刻不過九點三刻，停忽兒我們再來領楊教授前去。』他們出去了。楊遇時反而躊躇起來：這位見證是誰呢？爲何他們不肯宣佈姓名？萬一這位見證是「他們方面」的人？可是一時却想不出對策。

他看時間尙早，就出外兜個小圈子。途中碰到同系的閔教授。閔教授問他：「雞的事件」發展如何了？他一五一十地詳細告訴閔教授，氣得閔教授蹬腳大罵：『什麼侮辱薛教授？活見鬼！昨天下午我也在合作社，看得清清楚楚：只有那個來路不明的小鬼，那裏來薛教授？老兄，你放心：倘有需要，我挺身做見證，決不退縮！』『多謝老兄！』楊教授的心從半空中落到心窠裏。

十一時既到，楊教授安步祥行，跟他們去拜訪那位見證：原來是但教授！楊教授和他並非深交，可也沒有惡感；反之，他和薛陳兩教授——有一「薛」必有一「陳」，楊教授疑心到「陳」，——同樣無交情；但教授也許會不偏不倚。楊教授試探一下：『聽說老兄昨天下午也在合作社？』『是的！』『聽說自始至終，老兄目睹那件不幸的事件？』『自始至終，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願意做見證。』『很好！這幾位地理系的同學代表說：合作社的業務員動手打了薛教授：究竟有沒有這回事？』『那裏的話！薛教授睡在府上吐血，已有一星期，誰都知道。而且……』『請等一等』，楊教授靈機一動，截止他的話，『借我一支鉛筆，給我一張信箋：讓

我把我們所講的話，都記錄下來。……好！請繼續說。」……而且，合作社的業務員根本就沒有罵人，也沒有打人！」『這個……』史琅一見不妙，就想搗亂。『沒有什麼「這個」那一個的！但教授是你們請來的見證，你們就應當靜悄悄聽他的話！』『不錯，他們昨今兩次來請我當見證，這是他們的自由；我可不願講違背良心的話！』『照但教授說，合作社的業務員並未打人；那麼，薛教授親戚後腦和腳尖上的青腫何從而來呢？』張爾珏插嘴幫助史琅。『哼！哼！踢開門的是這位「親戚」；罵人：「混帳！」的是這位親戚；經人質問而想逃走的也是這位「親戚」！自己把腳尖踢腫了，怪他人；自己仰跌，把後腦撞青了，也怪他人！我不知道他回家造了什麼樣的謠言，大年初一，弄得教授與教授失和，弄得你們與師問罪！來路不明的人果然不是好東西！』『多謝你！事實已經很明白：誰應當負責？誰不應當負責？現今所把筆錄讀一遍，如有錯誤，請但教授提出更正；——然後再請各位簽一個字！』楊教授唸了一次，看見但教授點頭稱是，就自己先簽名；接着請但教授簽名；最後請同學代表簽名。同學代表不肯簽。楊教授便「訓」他們：『我向來尊重同學的人格，今天却給我一個測驗的機會；如果諸位肯簽這張記錄，足見大公無私；如果拒絕簽，反證諸位不問是非，不管良心，單簽「有利」於薛教授的文件，那麼，我只能懷疑諸位的人格了！』學生代表被逼得沒法子，祇好簽名。

楊教授「徐步」回舍，——他料想有人釘他的梢，——一進房間，略停兩三分鐘，立刻又

出去。他幾乎「跑」到校長府上，將筆錄和失單請校長過目，加以詳盡的說明，使校長明察秋毫，然後「勝利」而歸。

這一着棋子給楊教授走着了：學生代表走出但教授宿舍後一小時，陳教授以系主任名義，轉給校長一封薛教授的辭職信。校長托辭不在家，不曾接見。那封留下的薛教授的辭職信是如此寫的：

「克柔校長先生史席：弟自蒙不棄，承乏本校，亦已三年矣。此三年中，弟與新舊同仁，相處甚得；卽在同學，雖不敢云傾佩，然無不禮貌周全也。詎知日昨弟赴本校合作社買雞，一言不合，該社業務員居然出手打人，弟負傷歸家，吐血一杯，雙目生眩，不能自支。夫尊師則道重，值茲陽九，乃見鬻屠萬丈；弟之身受，真所謂奇恥大辱矣！斯可忍，孰不可忍？故弟擬向

台端辭職，不甘與牛鬼蛇神爲伍耳！敬佈區區，諸希

諒察。順頌

大安。

弟幼珊頓首。×月×日。」

校長讀了這封信，一笑置之。一連三天沒動靜。陳教授莫測校長的高深，只得硬着頭皮來見校長。校長聽了陳教授的一篇大議論，道：

——在系統上說，消費合作社是獨立的，它的管理機構是理監事會，校長無權過問。理事

主席楊時遇教授是陳教授的熟人，不妨直接交涉！至於薛教授，他在信中明明說「故弟擬向台端辭職」，「擬」是未決之詞；薛教授自己都未決定，我更何從而挽留呢？若云：「擬」予挽留，豈非笑話？

五丈原帥星再落，觀音閣諸葛碰壁。

正月十五日，清晨兩時，建國大學師生員工都睡得很熟，祇有五個人從牀上爬起：乃是陳教授、薛教授、薛太太、「少年英雄」、校工吳三。薛教授弄假成真，真個脫離建國大學；陳教授前來送行。從重慶到涪陵，或從涪陵到重慶，要早上三點鐘上船。而，從觀音閣到涪陵城中的民生公司碼頭，約莫有四五里路，至少要走一個鐘頭。

上海；三十五年，「九·一八」，星期三。

如法泡製

重慶市位置於四川嘉陵江和長江的會合處：就大概情形論，嘉陵江是南北流的，長江是東西流的。重慶市郊外便是巴縣，它原是巴縣的一部份；重慶市的北面，隔着嘉陵江，是江北縣；重慶市的南面，隔着長江，稱作南岸。南岸在「八·一三」以前，是相當荒涼的；直到重慶市變作陪都，要人雲集，南岸風景美麗，處境高爽，漸有別墅出現，而敵機屢次轟炸陪都，更使南岸興旺。然而即使到了民國三十年，南岸並非到處熱鬧。

陪都便不相同。國民政府彷彿是一方鉅大的破鐵，把東南西北的老百姓都吸到重慶來：人擠，屋荒，生活暴漲，構成了抗戰三部曲。人多造成的另一景象乃是交通困難：交通工具根本就很貧乏，現今因為新車輛不能進口，只剩下「老爺車」苟延殘喘；汽油的缺乏也是一件大事，四川人所謂：「傷腦筋」的事件！然而中國人畢竟有些小聰明，善於適合環境：一方面從植物油裏提煉代汽油；另一方面發明了「馬拉車」。

「馬拉車」是重慶土話，就是馬車。馬車自古有之，何必「發明」？然而重慶的馬車是與眾不同的。首先我們不要忘掉重慶是一座山城，馬路時而向上，時而低降；其次，四川的馬善

走山路，却小得和驢子差不多：如果駕四川的馬，拖上海的四輪馬車，走重慶的山路：休想！勢必或拉不動，或從高處後退，跌入嘉陵江爲止！（通行「馬拉車」的大道是沿嘉陵江的。）於是交通部計劃出一種新式馬車：兩個輪子，車身比雙人三輪車（上海的）略大；前面坐三個人：左右是客人，中間是車伕；後面也坐三個，全是客人。這種「輕便」馬車最宜爬山。這裏有一個插曲：當 蔣委員長（那時是委員長）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時候，——目下 蔣主席還是中央大學的名譽校長，——常去沙坪壩中央大學，途中目擊馬拉車輛之苦，便下手令：減乘一位客人，於是前三（連車伕）後二：恩及禽獸，藹然仁者！

中國有四個著名的酷暑城市，乃是：南京，杭州，漢口，重慶；而杭、漢、渝多水，更鬱熱。重慶不但夏季鬱熱，冬天又多霧而冷：天氣之惡劣，使居民易得肺病；倖免肺病的人，必然面色蒼白，像大病初愈那樣。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九時，末班的「馬拉車」從小龍坎開出，向城中前進；疲乏已極的馬尙須小步跑三十里路，到上清寺終點，纔得休息。那天的天氣極爲惡劣：整天起着濃霧，濃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上午十時起，又下着毛毛雨，雨後重慶的道路泥濘難行，簡直就是地獄；傍晚更刮起大風，大風却未吹散濕雲。加之，重慶的電燈實在是物質文明的恥辱：只有上清寺國府路的電燈是亮的，——因爲 蔣主席在那一區，——其它區的電燈恍如鬼火，

有時點三根燈草的桐油燈還比它亮！而且三天兩頭停電！那晚，馬車站上，陰風慘雨，只剩了兩個乘客和幾個站員：真是鬼世界！

那兩個乘客恰是一男一女，可是他們並不相識。那個男客身裹破大衣，足登破皮鞋，頭戴破帽子：一股寒酸相，定是公務員無疑！那位女客和他形成對比：灰背大衣，灰背手筒，皮手套，高跟鞋——雨後重慶而穿高跟鞋，天曉得！——走過處，芬芳醉人！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而逢到她，疑是被謫塵世來受磨折的仙子！理智強一些的人必然在心中思量：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依她的穿着而論，她應當有自備汽車，却來乘「馬拉車」！坐「馬拉車」也就罷了，偏在這個時候！她當然是美麗的，為何沒有護送的人，不論是情人或丈夫？一連串的問題，大可研究。然而，「食慾性也」，此時的方明達——這個男客的姓名——目逆而送之，一雙眼睛盯住了她，他的視矚、他的靈魂跟了她在小小的待車室裏踱來踱去，心存非非之想，根本不考慮這些！

終於車子到了，掉過頭，準備回城。方明達讓女客先上車，而且炸了膽，扶她上去。她笑着，輕輕道了謝。他隨着上車。馬車的座位是這樣裝置的：前面三個座位是「品」字形的三張小椅，馬伏坐在凸出的那一張上，三張椅子的空隙用來通行；後面祇有「一」字形的長座，三個客人並肩而坐。方明達正想坐到前行小椅上去，那位女客却從手筒裏抽出一隻戴手套的小

手，向自己身旁拍拍，同時向方明達點點頭：方明達如奉聖旨，立刻坐在她的身邊！想來她還微笑着點頭的，只是光線太暗，看不清。

重慶的房子——只指老百姓住的房子——向例是冬涼夏不涼。爲什麼呢？牆是竹篾做的：馬虎的是單層，塗泥；考究的用雙層，塗泥，上石灰，甚而粉刷三合土；儘管虛有其表，擋不了寒氣暑氣的侵入。重慶的瓦，薄到不能再薄，不必說刮陣風吹得掉，你向它吹口氣，還怕吹個洞；瓦下又沒有天花板，——我始終指老百姓住的房屋：所以這樣的屋頂自然保不住室內的「溫」「涼」。雖則如此，室內畢竟比室外好：方明達和那位女客一上車，迎面便一陣風，逼得透不轉氣；而尖刁的雨點除了鞭打面部之外，直向頸項裏竄。

——哦！好冷！那位女客說。

——哦！好冷！方明達變作應聲蟲。

既然大家覺得冷，兩人自然而然擠緊一些：一縷幽香蛇般游入方明達的鼻孔，增加了他心跳的速度。

從小龍坎到城中上清寺，全程三十華里，化龍橋是中間站：從小龍坎到化龍橋，十之八九走的是沿嘉陵江的山道，一邊是山，一邊是江；從化龍橋到上清寺，大半是平地，但也有荒涼的所在。坐「馬拉車」，到化龍橋必須換車，換車使得耗費時間，不過，時晏客少，或隨到隨

換，或竟乘原車直達上清寺：如果中途不耽擱，全程須走兩小時。當暮春三月，或秋高氣清的季候，沿江大道有美麗的風景可資欣賞，坐緩緩的「馬拉車」確乎比坐擠如沙丁魚的汽車好。無奈今晚昏天黑地，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看不見，却又什麼都看得見：車旁兩道微弱的燈光照不到五尺以外，却加濃了路邊蹲着的東西的神祕性：一尊一尊不是伏路的強盜，便是鬼怪精靈！想到了強盜，方明達聯想起在報上常常看到的「剝豬羅」新聞：萬一……他不禁發抖，從頭髮尖一直抖到腳跟。另外一個緣因使他牙齒作戰，乃是幼年時聽到的種種的鬼：今晚他們要出現麼？

——尊姓？

一個女鬼突然問他：——，不說錯了，他身邊那位仙子問他。

——敝姓方，「方圓」的方。

——大號？

——小名明達：「日月」明，「通達」的達。

——高明極了！何處恭喜？

——社會部。

——很好！很好！

方明達很想反問她：『尊姓？大名？』只是缺乏勇氣，說不出口；於是胎裏僵的會話就此中止，像狂風吹斷了橫路的遊絲。靜默之幕罩住了他們，祇聞黑暗中馬蹄「普、普」；在乾地上自然馬蹄「答、答」，在泥漿中只會「普」也「普」的。

方先生吸烟的罷？請借一個火。

「借火」本來是常事，尤其小姐或太太吸烟，男子自當敬烟，敬火。今晚可是不容易！這般的風，這般的雨！而且，方明達莫測對方的高深，難爲情「敬」她本地香烟。幸而這個問題解決了：她自己從手提包裹取出烟，「敬」了方明達一支，自己拿了一支，等待方明達點火。方明達連忙在口袋裏掏出從南京帶到重慶的打火機，披開大衣的一角，擋住風，打着了火，移向乞火的人。她也俯下頭，湊近火星，就在衣兜裏吸着了香烟，仰起頭，恢復原狀，道了謝。方明達也在衣兜裏吸着火，然後藏好打火機，重扣紐子：寒風入懷，冷上加冷！當她俯首就火，她的雲鬢觸着他的下巴，一陣香，一道熱，在方明達的心底，好像火上撒鹽！如果她的灰背大衣不向他的破大衣表示過大的距離，他就要一把摟住她，吻她的頰子。她抽了幾口烟，然後徐徐地說：

現今公務人員的生活是夠苦的了！

唉！方明達嘆口氣。

——方先生當然例外！

方明達肚裏想：「假使我姓方的是例外，我不會穿破大衣，也不會來坐馬拉車了！」口中

却說

——說也慚愧，當個科員，有什麼出息呢！

——方先生的寶眷在重慶麼？

——小家庭在重慶。

——有幾位小寶寶？

——四個。

——都大了罷？

——最大的六歲，最小的三個月。

——方太太做事麼？

——因為身體不大好，所以空在家裏看小孩子們。

——老太爺老太太都健在罷？

——都健在，托福！托福！

——住在那兒？

——原住南京和平門，戰時避難到無錫鄉下去了。

——除了老太爺老太太，尊府上還有人麼？

——還有大小七八口。

——都仰方先生薪水過活麼？

——論理應該如此，我有時滙些錢回老家，貼補貼補；有時滙兌不通，或手頭拮据，只得靠天由命！

——那是苦了！

——苦！只怨自己無能！

方明達想哭，實際上也哭了，只欠縱聲大哭。如何不哭呢？太太患了肺病，大兒子患了肺病，二女兒患了肺病，最小的女嬰沒有奶吃，方明達自己也許患了肺病！如何不哭呢？還有那遼遠的一羣，一頓飽，一頓餓；而且全是文盲，信都不會寫，幾乎弄得生死存亡、兩不相知！就是今天罷，爲了太太吐血，趕回來請醫生治療；却又因爲明天早上科長要點名，不敢不冒了風雨趕進城；若不是爲了幾個錢，誰肯如此拚命呢？這短短的幾句話，宛如一桶冰水，兜頭一澆，把些非非之想沖個一干二淨！

那位女客曉得他在哭；不是猜想，更非目覩，只因他的肩在抽動，而這樣的抽動是嗚咽造

成的。她讓他沉思，不再詢問。然而兩人間的緘默僅是暫局：他們的馬車過化龍橋時，因為那兒沒有客人，就繼續前進：還有整整的一小時擺在他們面前，如何不開口？何況別無其他客人騷擾他們！

——方先生也許要詫異：爲何在這個時候，這種天氣，一個單身女子膽敢進城？說明白了，便覺得簡單自然：今午有人在小龍坎請我吃飯，飯後打牌，又強留我吃晚飯。誰料我朋友家裏的司機——就是汽車夫——請我的司機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都睡倒了。我呢，我明天有事，不得不趕回上清寺：此時惟一的交通工具是「馬拉車」，我只得乘它了！

——是！是！方明達順口附和。

方明達順口附和，却不想：她的朋友太寡情，如何不護送她進城？即使主人自己沒空，用得起司機的家裏，難道沒有別的男傭人麼？這時的他，有些渾淘淘，不是爲了陶醉香色，却懷了知己之感：茫茫人寰，誰向他表示過同情？

——是！是！我明白了，方明達複一句。

——那最好！女客笑着說。方先生，我姓葉，樹葉子的「葉」。

——哦！葉太太！

——豈敢？我住在曾家岩×××號。……嘿！嘿！嘿！方先生，你正真是「聰明一世，慄

懂「時」，這樣的黑，如何寫呢？

那麼，我牢牢記住：曾家岩×××號！

對了！有空請過來玩！

我一定來請安！

不敢當！不敢當！今天是陽曆小除夕，後天是元旦：貴部放假麼？

元旦早上九時團拜，團拜後便可回家。

這兒是兩千元法幣，勞你的駕，代我買些糖果，在元旦那一天，就給小弟弟、小妹吃！

笑話！笑話！我們萍水相逢，怎樣可叫葉太太破費？

我們都是避難入川的「腳底下人」（按：即「遠處人」，並無輕視的意義在內），真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見何必曾相識？」方先生如果再客氣，便是看不起我！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葉太太學着他，一隻手却把鈔票塞入他的大衣袋裏。

我萬萬……

哈！哈！「我萬萬」什麼呢？上清寺已經到了，再會！再會！

葉太太輕輕拍了方明達一下肩頭，矯捷地跳下車去。方明達跟在後面，口中還喃喃道：

——我萬萬不能接受！

——你既然這般客氣，葉太太立停了，轉過身來道，錢，不必再談：不怕得罪方先生，老實說，幾千元在我算不得什麼！不過，像方先生這樣潔身自好的人確乎少有！如果你受了我的錢，心中過意不去，你不妨代替我辦一件事，我就很感激你！請你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敢花幾個錢，來調撥你！倘使你不是誠實君子，我還不放心托你咧：因為這件事於我有莫大的關係！

——什麼事？什麼事？赴湯蹈火，我一定幹！

——哈！哈！哈！我既不要你「蹈火」，也不要你一赴湯」，只求你過江一次！閒話少說，來！來！來！乘馬車站尚未完全關門，讓我到那兒去，借着光，寫幾個字。

兩人走進站。迎着如豆的電燈，葉太太從手提包裏取出一支金鉛筆，一本拍紙簿，撒嬌似的向方明達道：

——不許偷看我寫啊！

——不看！不看！

方明達特意走遠幾步。葉太太忽塗了幾個字，又取一個小信封，納入紙條，用口津潤濕了封口，牢牢封好，然後向方明達一招手，道：

——走！

此時風也停了，雨也止了。兩人向曾家岩，邊說邊走。

——請你立刻到儲奇門，獨包一隻小划子，不論代價多少，——往返渡錢我自然要還你的，——儘速過江。到了那邊，你向右順着江，約莫走兩里半路，你會碰見一幢孤獨的房子；不必敲門，推進去便是：你把這信交給裏面的人，工作就完成了。這封信於我關係太大了（她擺搖着那個草綠色香噴噴的小信封）。倘使你缺乏勇氣，我自己去！

——我去！我去！

——那纔夠朋友！喏！信，拿去，仔細放好了，當心吊掉！

——包管送到！包管送到！

——明達，呀！方先生，明天下午三時，我在舍間，專候駕臨茶敘。你肯賞光麼？你可記得我的住址？

——曾家岩×××號。

——對！對！明天務必光臨！

——我一定來拜訪！

——再會！再會！多謝你費心！

——笑話！笑話！明天會，葉太太！

方明達目送葉太太走後，出了比平時大了五倍的代價，僱了一乘人力車，趕到儲奇門；又花了二十倍的錢，踱了江。登了彼岸，順了右手，約莫走了兩三里路，漆黑一團，沒有看見什麼。風雨雖則停止，偏又起了濃霧；霧氣着在身上，宛若觸到了蜘蛛網，又黏，又冷，又濕，怪不舒服的！方明達早就懷了退心。思量着：「這時已是子夜，也許更晚，屋中等待她的人想來睡了，信送去也無用。何況江邊寸步難行，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他毅然再過江，——好容易纔叫到一隻小船，——下榻於儲奇門江邊的「鷄鳴早看天」小客棧裏。

他果然鷄鳴早看天，一大清早便過江。難得該日早霧不起，旭日當空。江邊行路的已不止他一人，尤其來來往往的繹夫彷彿在灘上爬。他依照葉太太的叮囑一路尋去，終於發現了目的物：一幢孤獨的建築物，不是石室，也非瓦屋，乃是一個木棚；他不禁心中起疑。他小心翼翼地推推門，門果真開了。他閃在一邊，不敢進去，也不敢探望。過了一忽，不見動靜，方纔朝內一張。啊！不看猶可，一看驚人：裏面什麼東西都沒有，只見兩口白皮棺材；他懂得出了毛病！他依舊拽上了門，向原來道路縮回去，在碼頭上找到一個警察，把警察拉到無人的地方，報告了所見。警察叫他在原處等候，自己奔赴派出所。不多時，一時督察率領五名警員，攜帶斧鑿，來到出事所在。實際裏斧鑿是多餘的：一個警員把棺材蓋用勁一推，它早就跌在地上。

棺材裏躺着兩個死人，一男一女，衣冠端整，但腹部隆起異常；女的亦許懷了孕，但是男的呢？督察下令：『搜！』解開衣袴，只見肚皮對開縫着；剖開肚，內部裝滿了鴉片、嗎啡、海洛茵等等違禁品！

方明達斗然想起那封信，戰戰兢兢拆開一看，裏面祇有「如法泡製」四個大字；雖在嚴冬，他嚇出一身冷汗！

三十五年十月一日，星期五，晚十一時，

負箋記

——卽呈獨鶴先生一啖。——

鐘剛敲十二下，夜上海緩緩靜下來。然而在這間編輯室裏，恰巧相反：記者先生們有的在整理新聞稿件，有的在抽烟沉思，有的在小聲交談，大家都很緊張。印刷部的工友拿了小樣，大樣，跑出跑進，等候校對，等候總編輯批示，等候澆版，等候上機。他們自從九時半左右上報館，一直工作到現在。若千少數的人已經完畢走了。若千更少數的人，在下午五時左右已經來過，不再參加晚上的工作。報館有如一隻蜜蜂窩，外勤內勤便是蜜蜂：他們辛苦釀成的蜜，却給讀者們享受了：感謝這批可愛的文化蜜蜂們！

「藝苑」主編呂敢廠先生放下紅筆，手扶了頭，正在思索。他的寫字桌的對面坐着嵇不羣先生，乃是「春申」的主編。這兩個副刊是互相補充的：「藝苑」有些像「新聞報」的「快活林」，「春申」却像「申報」的「春秋」。而這兩位副刊主編都是老資格，在清末、民初，便進了報館，有三十年以上的歷史，始終沒有離開崗位：館方爲了表示感謝，特闢一間小編輯室，讓他們兩位應用。

這時候，嵇先生也放下筆，劃火柴點了一枝香烟，向呂先生望了一眼，笑道：

——敢兄，你想什麼？這樣一本正經！

——你看這封信！

敢兄說着，遞過一封信來。不羣略看了一下，把信還給敢兄，說：

——一個青年寫信問你解決某項社會問題，平常得緊！我也常收到這類的信。

——這不是「平常」、「不平常」的問題。我對於我們的職業，——寫作的職業，——有兩種相反的觀念：（一）承蒙讀者不棄，信任我們，寫信來問長問短，甚而有所請求，反證我們的文章沒有白寫，激起了同鳴；這是可喜的；（二）然而我們不是萬能博士，有所專，即有所不專，又因為奔走衣食，沒有多大閒暇，萬一達到了回答不出，或回答不盡，或力不從心的時候，衷心歉然；這是可哀的。真所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了！

——你說得很對！我們弄筆桿兒的人有什麼希望呢？飛黃騰達麼？鏡中花，水中月！流芳百世麼？寂寞身後事，管它！我們只希望讀者不要漠視我們的文章；贊一句，固然予我們興奮；即使罵一頓，也證明他讀過了；——只不要不理不睬，石沉大海；那是文字的活埋！

兩人講了一回，再伏案工作。突然間，不羣仰首問：

——敢兄！

不羣兄！

我想起一件事，要問你。

什麼事？

半年以來，差不多每星期一次，「藝苑」常登一位署名蘭圃的文章。……

很細膩，很活潑，是不是？

不但細膩活潑，而且與衆不同。……

舉世在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賣國，在談趙家樓的大打出手，在談解放思想，要打倒孔家老店。他偏偏專寫有關「性靈」的文章，描繪自己的內心的苦悶！

這位作家是男的，還是女的？是老頭兒，還是青年？從文字上，無從猜度。

哈！哈！哈！連我這位主編先生也回答不出！並且他或她從未寫上通信地址。喏！恰巧我又收到他或她的一篇新稿字：「諫果味的寂寞」。你拿去看看！

哦！好秀麗的字體：大概是女子的手筆。

你不能這樣武斷：學趙字的不限定女子，而且趙松雪本人就是男子啊！

無論如何，文章是好的。

的確是好文章。

距離上述的日子約莫四個月，就是說：在民國八年十月下旬，某一個晚上，像別的晚上一樣，兩位老朋友、呂敢廠和稽不羣，又在編輯室裏工作。敢廠手持幾張淺綠色的信箋，笑向不羣道：

——不羣兄，你可記得四個月前，你曾經問我一個問題，而我回答不出？

——什麼問題？我忘了！

——你問我：常在「藝苑」投稿的蘭圃是男人還是女人？

——呀！我果真問的。

——我的回答在此。

敢廠把信箋遞給不羣。不羣接了，先看了看它的顏色和形色，又拿它湊近鼻子嗅了一嗅，連喊：

——香得很！香得很！這是女郎寫的信，恭喜老兄！賀喜老兄！

——莫吵！莫吵！你讀了再講。

——我讀！我讀！

——敢廠先生：

你是文藝界的前輩，也是新聞界的先進，你接收青年的信必然很多；而且，我猜想十之八九的來信一定先把你恭維

一番。我這封信要免俗了。這不是說我不敬重你，——我若不敬重你，我就不會寫這封信；也不是說我輕視「藝苑」，——我若輕視「藝苑」，我就不肯常投稿了。我的敬重你，以及我的寫作，如同一轍：一方面，爲了要忘掉自己，忘掉現實生活的單調乏味，另一方面，我却存了一個妄想：我希望揮動我這枝拙劣的筆，把我的性靈描繪下來，猶如一個攝影師爲我照了一張照：外表的「我」和內在的「我」都有一個交代，如果你罰我：爲何必需這個交代，那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若問：向誰交代？那我更糊塗，——也許向這位幾同路人的你！

我稱你：「幾」同路人，因爲：我在「藝苑」投稿半年有餘，似乎超過了「路人」的階段；不過，你只知道我叫：「蘭圃」，却不是知道我姓什麼，也不曉得是男是女，更無從探聽我的住址；和「路人」相差無幾！

我認爲現今我可以告訴你了：我姓史，名蘭珍，蘭圃是我的別號。既然名字中「蘭」啊「珍」啊，顯然是個女子。然而，女子不女子與我的寫作沒有多大關係：我的文章，誠然寫得幼稚，却既沒有脂粉香，也沒有漢子臭！

這是我寫給你的第一封信，適可而止，就此帶住。有兩件事附記於此：（一）謝謝你收用我的文章，若干篇沒有登出來，我認爲這幾篇確乎是我的「性靈寫真」的敗筆，所以我絕不怨你；（二）就大體上論，「藝苑」還編得不差，有時却嫌淺薄，不敢恭維！

如果你高興覆我，——請弗勉強，——請寄：上海××路，新華銀行，黃菊如先生轉交。

祝你安好。

史蘭珍。十月二十三日。」

——真是怪人怪信！如果我不親自讀這封信，我將疑心你在編造故事咧！

——我也何嘗不如此想？

——你將覆她麼？

——要覆的，也是一封怪信！

——哈！哈！哈！怪碰怪，而不可見怪！我姑且猜一猜。

——猜什麼？

——她的年齡。十八、九、二十歲。

——有何根據？

——她的信，她的文章，都喊：「寂寞啊！」、「孤獨啊！」豈非失戀的結果？

——我却猜她二十五歲到三十歲；如果她不是老處女，定是年青寡婦。

——有何根據？

——她太熟悉人情世故了，思想又如此之深刻：決非少年人！

——那麼，你將如何處置這位黃菊如先生呢？他是如何人，而爲她轉信？昨天報上還有人揭起：「男女之大防」，反對男女同校；第八年的中華民國恐怕沒有這樣開通咧！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我們將來看罷！

——將來再看！

這個「將來再看」的「將來」爲時不久，就在十一月底：她常常和敢廠通信，都由黃菊如轉交，只是這次却向敢廠提出了一個嚴重問題，她感覺空虛，她請教敢廠如何填補這個空虛！而且，……她送給敢廠一張自己的半身小照：從照上看來，她只有二十多歲，——不羣和敢廠都猜準了一半，——人不太漂亮，却異常清秀，眉睫間含了一股抑鬱之氣。一個成年的女郎，把自己的小像送人，還向人家喊內心空虛：如果沒有下面的一節，便成平凡、最欠曲折的羅曼史！「蝶戀花」可以填作一首很動人的詞，例如這首蘇東坡的「春情」：

花飜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架上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却被無情惱！

「花戀蝶」便覺得太「那個」了！其實這是由先入之見養成的不平之論；爲何只許男的追求女的，而女的追求男的時，便覺得不自然呢？那封信中有這麼的一節：

「……我因爲多病，常躲在家裏，難得外出。既然我來找你不方便，不如你來找我。幾時你有空暇？請你的太太和你光臨舍間，以圖暢談。最好請你早一些通知我，不是怕我有別的約會，——反正我不出去，——却因爲呂夫人首次蒞臨，我得小事準備，不敢太草率，以盡地主之誼。……」

這又不像鳳求鳳了！鳳不求鳳，却希望人家去填補空虛：這是爲了什麼？

而且叫敢尸如何下筆回答她呢？

人名「敢尸」，却有所不「敢」！他和老友稽不羣商討了半天，方纔寫回信。他先和她泛論佛教中的「四相」：生、住、異、滅、造成世界一切幻象。而繼論及色、受、想、行、識的「五蘊」。由於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入」，產生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其實，「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如果以她的智慧，豁破「無明」則「我執」不再存在；「我執」如已消滅，卽入「涅槃」，就是超生死，斬苦因的極樂世界。

他再拿老莊哲學去勸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經」）。老子又說：「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他希望她信任莊周：萬物一體，生死一如；即使他的「宿命論」不合乎現代科學，至少要做一個：「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的「真人」。而「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的「坐忘」實在是莫大的幸福。

最後，他引了不少詩詞，勸她寶貴如花之年，而以杜秋娘的「金縷衣」作結：

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持，

莫待無花空折枝！

敢尸又在信末註這麼一筆：

「……如內人及僕有空，自當遵命請由菊如先生轉約，俾得拜訪。然而陽曆元旦已不在遠。每逢歲首，敝報館必舉行作家與記者聯歡遊藝大會。敬請女士光臨，請柬略緩再行奉上，內人亦極願與女士會晤也。」

這封信先發出去。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又補送了請柬和兩張入場券，準備她和這位打上一千個問號的黃菊如同來。

然而她始終沒有來。

生氣了麼？

抑是病加了重？

她既不生氣，也非加病；她的不來的原因到了一月五日有人解釋。她倒很願意來，「散散心」；不巧轉信的黃菊如，乘着銀行休息，「下了鄉」；等到她接着請柬，已經過期，只得「辜負盛情」了！這封短箋有兩個作用：正作用說明她為何爽約；副作用表白她和黃菊如的關係不像想像中那樣密切，因為他下鄉，她並未跟了下鄉。然而，這個表白依舊是消極的，它未言他和她的正確關係。

這兒，我們要引用章回小說中的兩句常套：「有話卽長，無話卽短」。自從民國九年歲首到端午節，在這幾個月裏，她照常投稿，他們照常通信；只是呂敢廠沒有去看史蘭珍，史蘭珍也未曾來訪呂敢廠。

直到端午節的前一天——

敢廠接得一個小包裏，打開一看是一柄摺扇。扇的一面繪着一幅「湘江坐釣圖」；扇的另一面恭楷錄着柳宗元的「漁翁」：

漁翁夜傍西岩宿，

曉汲清湘然楚竹；

烟銷日出不見人，

「乃一聲山水綠：

「看天際下中沉，

峯上無心雲相逐。

上下款是：

「敢厂先生便面，

蘭珍女史塗鴉。」

她還附了一張字條：除請敢厂「哂納」這個小節禮外，希望敢厂也送她一柄自繪的扇子，而且要請一位書家寫另一面。畫，相當幼稚，然而和她的字那樣，清秀異常。迷信的人以為書畫有關命運，科學家却以為足以表示個性：所以在二十世紀的美國，許多大公司裏招考職員，請專家研究試者的字體以定去取。大概個性一說比較有根據。以蘭珍的字，蘭珍的畫，配合着小照中的蘭珍，真如天衣無縫，恰到好處！她芳名「蘭珍」，真無愧乎幽蘭！

敢厂收到了這件禮物，甚為感動。他立刻出外買了柄檀香骨的小摺扇，師杜牧：「青山隱隱水迢迢……」意，繪了一幅「玉人吹簫圖」。他又趕到老友徐枕亞那邊，想請他題詩。不巧枕亞不在家。敢厂寫了一張便條，留下扇面，走了。

中年人大約都是忙人，忙了便容易忘事。敢厂暫把扇面留在枕亞家裏，自己忙自己的事。如此者幾個月。某一晚，稽不羣忽然問敢厂：

……很久未見蘭圃的文章了。

……呀！果然！而且音訊全無！

……也許她又病倒了。你應該去望望她。

……我不知道她的住址，何從訪起？

……去問黃菊如！

……一點不錯！……啊唔唔！……

……幹嗎了？

……扇子！扇子！

……什麼扇子？

……她送我一柄扇子。要我還送一柄。我找枕亞題詩，事隔幾月，他老先生還沒有給我題

好！

……哈！哈！哈！如此說來，她在生你的氣，快些去負荆請罪！

第二天，敢厂去找枕亞：扇子遍覓不見，道道地地失掉了！敢厂趕緊再買扇子，自己繪

好，逼着枕亞對友揮毫，親自上郵局掛號寄給黃菊如，請他轉致。十天以後，回信來了；字是女子筆蹟，却非蘭珍的字。那封回信如此的：

「敢厂先生：

菊如先生轉來

先生贈給家姊之摺扇，恰值家姊大殮，芬斗膽，卽以扇殉葬。敬謝

先生盛情，家姊在九泉之下亦必銘感！家姊於中秋晨七時謝世，臨終時神智極清，曾以未識荊州爲憾。茲在伊遺稿中，檢出致

先生函之未完成者，或已完成而未發者，凡若干封，一併寄奉，以留紀念。嗚呼！天長地久，從此逝矣！興及念此，淚如雨下。祇頌

文祺。

史蘭芬謹覆。古中秋後三日。」

敢厂先呆了一陣，彷彿被霹靂震驚的驢子，一剎那，他變化化石，就是說什麼感想都沒有，真正達到了「坐忘」的境界；——不，說錯了，是「坐亡」，而非「坐忘」！繼而他機械地一張一張抽出未完成的信，依次讀去：

「空虛！空虛！人家老拿在沙漠中叫喊去形容空虛，其實還不夠；沙漠本身是實物，而叫喊的人，明明腳實地：何嘗空？何嘗虛？……」

「我的心是一個墳墓，一具僵屍橫臥在那裏，那是我的靈魂……」

「人與人之間永遠不會澈底瞭解，尤其在男女之間。口還未開，心中便懷了鬼胎。鬼胎！鬼胎！多少悲劇由你造成！……」

「人與人之間有一道看不見，填不滿，飛越不過的洪溝。我妄想跳過去，却跌入其中。……所有的男子都是自私的；祇想全部享受，不肯些微給予。我只求一柄小小的扇子，——我立誓：我決不作進一步的要求，——而換得的乃是藥月的沉默！我在沙漠中掙扎了二十六年，最近以為望到了綠州，……孰料還是盤樓！啊……」

——啊！

敢尸也長嘆一聲，不忍再望下讀；心中一陣酸，淚珠紛紛掉落。

上海；三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星期日。

荆棘天心

南京有相當多的池沼：在東面，有：玄武湖，前湖，護城河；在南面，有：清水塘，老君塘；西面最多，有：莫愁湖，南湖，劉塘，蕉葉塘，周家壩，胡家壩，東頭湖，中圩壩，西頭湖，于家塘，等等；北面有：高子塘，樓子塘，曹家塘，以及介乎京滬車站和江邊車站間的兩個大塘；城中也有許多塘。這其間，最著名的是玄武湖與莫愁湖，最大的是玄武湖。

我不知道誰爲玄武湖取名「五洲公園」，我也懶得去查。我總覺得這個名稱太洋化，用意甚善，而失在欠雅。鄙意凡屬名勝區，最好與政治隔離些；——如果能絕緣，那就最妙！而「五洲公園」一稱，政治氣息太重；而且以「五洲」去名這些渺小的洲渚，那無異乎指一堆土墩爲「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泰山；同樣的幼稚，同樣的可笑！這些，姑且不論；我們且看玄武湖本身。

玄武湖的本身像半隻腰子，由許多洲和長隄隔成南北兩片，南方的半片大於北方的，所謂「五洲」也者，乃是：蟹螯式的「亞洲」，螯中四方形的「歐洲」，東北角不等邊四方形的「美洲」，坐東菱形的「非洲」，以及在南半片湖內孤獨的「澳洲」。在「美洲」之東，折而

向東南，有三個大長隄，很像一顆接一顆的一串連殼花生。去玩玄武湖，有兩條大道可通：
(一)由玄武門出城，沿馬路直達「美洲」；(二)從太平門出去，由「花生莢」爬上「荸薺」
(那是「非洲」與「美洲」)。至於「澳洲」，四面皆水，惟乘小舟可達。

那是十年以前的事情。

那時候的天氣，比現在的天氣來得清楚而穩定：春、夏、秋、冬各自不同，逐漸而來，逐漸而退，決不會像今年那樣，一天是暮春光景，一天簡直還在嚴冬。那時候，各人心理也和今日大不相同：生活容易得多，即使拮据，即使窮，青菜白飯不致發生問題；現今鈔票賤於草紙，要五百元鈔票纔換得薄薄的幾張草紙，——而當年，號為奢侈的大菜不過兩元半到三元一客。因此，當年的情緒比目前閑適得多。

我就是懷了這閑適的情緒步出中央大學。當年我住在校中最老的一所房子裏，乃是古色古香的一教習房：當局把這個三十多年前的名稱保存至今，是值得稱贊的。走過一片草地，從側門出校。一出側門，便是一頂直對石婆婆巷的小橋。記得多情的某教授，正在熱戀中，曾改前人詩句：

騎驢過小橋，

獨嘆梅花瘦！

爲：

攜手過小橋，

獨嘆××瘦！

而今這位××女士已是賢妻良母，某教授本人也別有所娶。人事變幻，真如春夢！我穿過靜悄悄的石婆婆巷，——南京有三條石婆婆巷，這是北極閣下的一條，——由丹鳳街（最美的名字，最糟的街道，正如「烏衣巷口夕陽暉」，祇聞蕭蕭馬桶聲也！）轉入安仁街，循着高樓門，過百子亭，望着大樹根，折向東行，便是玄武門。

一出玄武門，立刻清光大來！人家慣用「塵世」如何如何，人世必然有「塵」，不論是現實的「塵」，或抽象的「塵」。然而一到此地，身在湖畔，即使不是桃花源，至少可稱：「一塵不染」；——不，我誇大了，車馬過處，依然掀起塵雲，不過奇怪的是此處的「塵」並不像別處那樣壓積在人心頭，令人氣悶，令人抑鬱！

這是豔陽天氣。麗日當天，却又不冷不熱，一件駱駝絨長袍，恰到好處。走到「美洲」前面，尚未步上「美洲」，路旁有一家茶室，叫做「聽鶯軒」。不管聽到或聽得不到鶯，——車水馬龍，爲早已避囂到湖中心去了，——單爲了這個名稱，也值得進去品茗一番。那時候的我，

年齡比現在輕了十年，頭髮未白。現實尙未磨折這顆心，——至少並未使它變冷變硬，——頗有些詩人氣概！哦！精神的陽春，生命的極樂！時乎？時乎？現今都被你席捲而去了！我坐着品茗，冥想着。不，我表面在想，骨子裏出神入化，不思不索，我就是陽春，陽春就是我；我竟化作夏螢，滿腹全是光明！

茗，一經「品」，很容易花去三小時。我立起身，緩步前進。這五個「洲」，本是舊遊之地；一角一隅，皆所素悉。我的來此，欣賞風景猶在其次，重要的在乎置身於大自然中，使我在數小時內，享受我自己的身體、自己的靈魂；使我在數小時內，深深感覺這個軀體、這個靈魂、是我「自己的」，不受外物的絲毫的牽制！說也可憐：芸芸衆生，上壽百年，在此百年中，有幾年、幾月、幾時、幾霎那，人家可以說，人家敢於說：『我就是我，我就是「我的」我！』「爲他人作嫁衣裳」，豈但作嫁衣裳而已？只怕，活，還是爲人的時候多，爲己的時候少！

我在「美洲」徘徊了片刻。那兒人太多。誠然，我很愛熱鬧，有時却喜歡靜：由我看來，「鬧」像一朵牡丹，太膩，富貴氣太重；「靜」乃是一朵蘭花，幽遠清香，有諫果般的回味，不爲世俗所欣賞，——它又待乎世俗？我因爲身體強壯，生命力富饒，性格近乎「鬧」；然而我的情感，太銳敏，往往傾向於「靜」：像今天，我需要「靜」。我離開「美洲」，向東走，

繼而向東南走：走過一道長隄，遊客已是很少，——大家遊覽祇限於五洲公園本區；——走上第二道隄，只剩我一個人。

不，我說錯了：在第一道隄與第二道隄之間，正當葫蘆腰型的連接處，站着一位女士，面朝了湖，背對着我，好像在沉思。這是一位鬧中取靜的同志麼？我自己也立停了，不敢驚動她；——「不敢驚動她」是飾辭，實際裏我在猜想，——哦！恕我青春！——猜想她有多少年紀？美不美？我等候她別轉頭來：或子我以興奮，或願我以失望！一切的期待，都是如此，而人，就在「興奮」與「失望」之間，讓生命溜走了！

至於她，她絕未覺察有人立在她的身後。中等身材，細腰長頸，有些林黛玉式。她的兩隻手，哦！她的兩隻手，儘我近視眼的目力所觀，嬌小有樣俱很粗糙，彷彿做過勞工的。她的兩條腿很美：並無「黃魚肚皮」，也不像「夾胡桃的鉗子」；——中國女子往往腿短而粗，成了半截美人。這位女士是否美人？我不知道。但是她身體的各部門相當均勻，相當和諧：依照希臘人的見解，「均勻」與「和諧」便是美，那麼，至少現在她是「背美人兮」！

她爲何立在那兒動也不動？我對着手表，她已經立了半小時以上；——說得準確一些，三十七分半。如果微風——那是「薰風起兮大麥黃」的薰風——不吹動她的散髮，她真個絲毫不動。由她的木立，我推想到達摩的面壁九年，實在不是易事！坐在那兒九年，動也不動，讓它

風霜雷雨，任它天翻地覆，動也不動，即使「活」着，豈非成了化石？她又不是達摩，爲何面湖不動？

哦！她動了！她動了！她走前一步，身子朝後搖了兩搖，她再進一小步，又幌了幾幌。幹嗎咧？湖水該應浸到她的脚尖，而……她還向前移！不對！我一箭步躍上前去，一把拖住了她。

——您爲何自盡？

——讓我死！讓我死！

——我不見則已；看見了，我決不讓您投湖！

——唉！……

她昏了過去。

她昏厥過去，頭顱軟軟地斜垂在一邊，像一頭已死的小鳥。如果她真的是一頭已死的小鳥，倒有辦法：或者把牠拋掉，或者把牠埋掉。至於她，她是人，拋與埋兩不可能。不必講「拋」，祇須我一鬆手，她便要從我的懷中跌入湖內；既然一從我懷中一墜入湖，那已不是自盡，乃是故意殺人！然而事情有些尷尬，我想鬧中取靜，現今變爲靜中取鬧，我和她素昧平生，現今在大道之旁，緊緊摟住了她，成什麼腔？我雖則不是新聞記者，有許多新聞記者是我的朋友，或

是我的學生，他們常在報上和我開謔而不虐的玩笑。某次我和我的未婚妻遊蘇州後回申，在火車中買套小報看看。某報記載某星期六，我和我的「情侶」手攜了手，在上海法國花園（現今的復興公園，編集時註）裏閑逛；恰巧那個星期六，我和我的未婚妻同遊天平山，看紅葉，於是黃新聞當面拆穿，我的未婚妻向我嫣然一笑。今天，如果我逢到這些寶貝中的一個，眼明手快，來一個「鏡頭」：真憑實據握在掌中，我百口辯白也屬無用，那纔糟透！

救人要緊，其它顧慮暫且不管！我輕輕使她坐下，我自己也坐在湖畔；自然，她還躺在我的懷中，不過形勢改進了不少：她像遊倦了睡在情伴懷內，而不像剛在「情殺」那個樣子了。我從口袋裏掏出一方手帕，把它浸浸湖水，覆在她的額上：過一兩分鐘，約莫熱了，再換一次冷的。我的背，故意朝了道路，擋住好奇的視線。我一面爲她絞冷手巾，一面輕輕拍她。這個眉目清秀的蛋兒臉，正值如花之年，不知受了何等重大的刺激，竟然輕生！我是寫小說的，寫小說的人的腦子總是銳敏一些：我斷定她因情場失意而尋死，而且是初戀。天下的愛情，熱烈的，儘管有；深刻的，儘管有；而最真摯的愛情莫過於初戀：在初戀以前，少男少女的心像一片雪白的絹，初戀爲它塗上了一層玫瑰色；——初戀失敗而不死，決不致在第二次情場失意而死的！依我的推論，她初戀失敗了。

她慢慢地、悠悠地醒來。她舉起右手，用手背，在額角後抹了一下，就把我的帕子推落地

上。她神智尚未復原。她兩眼惺忪，一副春慵的樣兒。她的眼睛頗像相書上所說的「丹鳳眼」；相書上說：「男生丹鳳，非王卽公」，乃是貴相；然而：「女生丹鳳，非窮卽凶」，今天果然驗了！她的嘴，真如一顆櫻桃，如果我炸了膽俯下頭去，就可嘗嘗這顆櫻桃的滋味了：——「君子不乘人之危」，我不取，也不忍如此幹。她兩頰生着酒靨，即使她笑笑，也含有笑意，因此把她臉上的嚴霜——我們莫忘掉她是自盡的人——沖淡了不少。她的胸部尚未十分飽滿，正是少女的胸部。她轉了半個身，恰巧面對了我俯視的臉。奇怪！她躺在一個陌生人的懷中，並不吃驚，只是冷冷地問我：

——您爲何救我？

——因爲您尚未到死的年齡！因爲世界上萬事皆空，——（我肚子裏想到了戀愛），——犯不着自殺！因爲……不，理由多得很，您休息一回再談！

她乖乖地在我的懷抱裏小睡了約莫三刻鐘，又醒了。這番她清醒了，她雖則還很虛弱，却在我扶翼之下，坐了起來。她始終不驚奇睡在我的懷中，也不詢我姓名，只是重複問我（這次並不「冷冷然」了）：

——您爲何救我？

我想反問一句：『您爲何尋死？』可不敢出口，因爲她還擋不住新的刺激，只得輕描淡寫

地回答：

——因為您還在生命之春，日子正長咧，不應當自殺。

——「生命之春」，唉！「生命之春」，多麼好聽的辭令，無奈這個「春」不是我的！

——爲何不是您的？您看：這些鵝黃的柳條，這個岬山的斜陽，這片如血的晚霞，這座遠遠的紫金山，這面如鏡的玄武湖，環繞着您，隨在飽含生意。春，不是您的麼？只怕您越拒絕春，春越要湊上您的身來！您閉了眼睛，說：『春不是我的，我沒有看見春！』春就派它的太陽滲入您的千空百穴，就派草木花卉透出極強的芬芳刺激您的鼻子，就派枝頭好鳥唱最美麗的歌曲給您聽。春，不是您的麼？這是違心之論：您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甚至您的心，早在否認了！

——任憑您如何會講話，您阻止不了我尋死！

——可否請教不能阻止的原因？

——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說來太長，不講也罷！

——那麼……這兒不太方便。可否請您……上小館子吃便餐，可以長談？

——也好！她很爽快，很大方地說。

我承認：她的坦白立刻博得我的……歡心，同時堅定了我的猜測。她因爲失戀而自殺：

——因爲，以她這樣的面貌，以她這樣的個性，如果無人追求她，無人熱戀她，那就不合情理！我也承認：我的好奇心被刺激得可以！

我扶了她，跨上一隻剛駛過我們面前而被我喚住的小舟，划到城門口（那是玄武門）。路程相當遠，舟走得很慢。我和她並排躺在長椅裏，默默無言。春風過處，吹起一湖魚鱗細浪，可沒有吹皺我們兩人的心。

我們走上岸。我付了舟資。她很自然讓我掏皮包，不道謝，更未搶會鈔。由旁人看來，無疑地，我們是一對情侶。然而我們這對「情侶」連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然而，——再來一個「然而」，——天下有多少自號「情侶」，他們心與心的接近，——姑且不用爛熟的：「心心相印」，——遠不如我們此刻！我僱了一乘馬車，向中山北路馳去。「春風得意馬蹄輕」，剛在產生的慘劇好像已成隔世，而生命中一萬個「？」圍住了我！我們在「明湖春」門下車。又是一個「春」字！當年，我很喜歡這家飯店：菜是湖南菜，而就湖南菜的一般情形而論往往量勝於質，此家恰能兩平；加之，地方清潔寬暢，可以找到靜的角落，最宜於談心，宜於獨坐。有一次，我約人在「明湖春」隔馬路對面的川菜館「約而精」小聚。誰料「約而精」關門大吉！於是在它門上寫了四句：

「約而精」

關了門；

請移步

「明湖春」。

居然我的朋友嘻嘻哈哈都到「明湖春」來了；不但一個都沒有少，反而多了幾位，那是朋友拉來的朋友：所以我對「明湖春」懷有甚佳的印象。我們點好菜，——我和她各點所愛吃的，彷彿老朋友聚餐那樣，開懷進餐。也許有人疑心「開懷」兩字用得太快一些；然而，此時此刻，捨了「開懷」兩字，駛乎沒有其它更適當的形容詞。她大大方方吃着，大大方方談着：談着菜，談着天氣，談着風花雪月，——只不談她自殺的原因。我想不談也好，追根究底原不是一個好辦法：常常有很快樂的事情，到了追根究底，沖淡了這個快樂，甚而適得其反；也有本來很悲慘的事情，一經追究，莊子喪妻，箕踞鼓盆而歌，只落得四大皆空，本無所謂了！吃完菜，我問她。

——喝咖啡麼？還是可可？

——喝咖啡，我不怕刺激！

「你既然不怕刺激，那爲何自殺呢？」我肚子裏想，却不敢搶白。我吩咐侍役收拾清楚桌子，再來一杯牛奶咖啡和一杯可可：——我反而飲可可，不是爲了怕刺激，却因爲喜歡濃而

甜。她喝了兩口咖啡，按住杯，直視着我，一雙酒靨好似加深了些，問：

——您急欲知道我的身世罷？

——有一點！

——豈但「一點」而已？簡直很多！

我和她都笑了。她繼續道：

——再者，我們都是南方人，用不慣這個「您」字，免了它，好不好？

——好！好！

她又笑了。我有些飄飄然，聯想到唐伯虎三笑點秋香，而我已經獲得兩笑了！可是，突然間，她收起笑顏，冷若冰霜，幽幽地說：

——那麼請你聽我的故事：

『我姓謝，叫筱鳳，松江人。我家兄弟姊妹共八人，我是第六個。在我以前，都是女孩子。所以我一出世，母親就要溺死我；幸而我的父親慈悲，從產桶裏提了我出來。雖則如此，母親還固執地不肯授乳；父親先把我寄養人家，後來因為經濟拮据，又將我領回，用奶糕喂大了我。我的長的一輩，兄弟六人；我的父親行三。我有一個叔叔，排行第六，我就叫他「六叔」。六叔結婚多年，沒有子女。照老祖母的意見，各房生了孩子，祇有第六房不生；必然是

六孀尅子或尅夫；——中國的老式觀念，夫妻生不出孩子，總是女人不好。在這種情形之下，祇有兩條路可走：（一）討妾；（二）過繼別房的孩子。我們全是窮人，討小當然辦不到，祖母便作主把我繼給六叔。

『六叔六孀是什麼的人呢？他們對於我的過房有何意見？六叔是一位很正直的人，只是天性懦弱，怕老婆怕得厲害！憑良心說，六叔很喜歡我，所以對於我的繼房，衷心歡迎。若說六孀，便不同了。她那時年事尚輕，以為自己始終要生孩子的，何必來一個「野種」？——「野種」兩字是她罵我時常用的字彙，雖則她目不識丁。可是，老祖母威風凜凜，誰敢反抗？六孀心上不願，却不得不接受我！』

『她勉強收留了我，就想法要挾我。那時我四歲。六叔住蘇州。我從松江被抱至蘇州，人地生疏，自然不快。六孀一切不問，把我交給一個女傭帶領；可是，晚上，不准我和女傭同睡，却叫我獨自睡在套間裏一張小牀上，而且不待我睡着，故意把燈熄了。我的身體本來不健康，——奶糕有多少營養呢？祇不讓我餓死便了！——到此更時常生病。如斯「縶命」「縶」到十歲，中夜醒來，每每聽到六孀在前房大床上向六叔講的鬼話。六叔唯唯否否，不敢違拗。我呢，除了抱被而哭，還有什麼辦法？』

『當我十一歲的時光，我的外祖在南京去世了。這位外祖是六孀的父親。他姓陶名××，

原屬大家，現今成了破落戶。六叔因為六嬸的關係，攜了全家——就是：六叔、六嬸、我、女傭，一總四人，——上南京去奔喪。奔喪，在大人們或者有幾分悲哀；在小孩子們却有吃有玩，只有快樂。我，自然也快樂的；——無奈這個快樂不能維持得久長！陶家是大族，現今早已式微，窮親戚很多。其中只有一個，年齡已經二十多，看中了六叔的「財產」！硬向六叔三跪九叩首，拜他做義父。我的這位「義兄」有了六嬸撐腰。所以很硬；六叔洞悉其奸，却沒奈何他！我猜度當年六嬸的心理必然是如此：六叔既然收了一個姓謝的「野種」，我何不收一個姓陶的？與其將來六叔的財產落入「野種」之手，不如整入她的同宗的子姪之手！這個謀產的義兄便是我的冤家對頭。

『陶家有一位「小舅舅」，他是義母的小兄弟：嫖、賭、吃、着、無惡不作。他對我特別發生興趣。他常常帶我出去玩，常常買零食請我吃，常常講故事給我聽；所以，我們相識不久，已經覺得很好。六嬸很高興，稱贊她的弟弟會領小孩；——她當然不會稱贊我，不罵我已屬萬幸！某天晚上，捧住我的頭便吻，把我驚醒了。他就說：『我講故事給你聽』。却又不講。他只把他的臉挨住我的臉，一忽兒，又向我接吻，將他的舌子強塞進我的口；同時，他左手按住我的胸，右手探入我的被窠……我那裏見過這種世面？我不懂，我害怕；我想喊，又喊不出。恨極之餘，一方面，我猛嚼他的舌頭；一方面，我使勁推他。我果然成功。他一鬆，我立即高

聲叫喊：

——六孀！六孀！（她不准我喚她：姆媽。）

——幹嗎？六孀從客堂裏走進來問。

——這……這……這……一隻老鼠！（我那裏敢直說啊？）

——一隻老鼠！一隻老鼠便怎樣？大驚小奇的！

——一隻老鼠，那個歹東西接口道，在她的床沿上跑過。

——這有什麼可怕？……咄！咄！妳既然害怕，就叫小舅舅陪妳睡罷！

——對了，我陪妳睡！那個歹東西嘴角掛着一道莫明其妙的微笑。

——我不要！我不要！我發極喊着。

——不要就不要！不受抬舉！「野種」，不是好東西！小弟弟，我們走，讓她一個人去挺

屍！

——「我只有哭。幸而第三天我們回蘇州去了」。

——這種種，我插嘴道，不足以使妳自……自……

——不足以使我自殺，是不是？

——對了！

——你還不知道下文啊！下文是如此：最近那個寶貝義兄，拍上了六嬖：六嬖主張把我嫁給他！他們母子倆一場橫陳，——兩個人都抽鴉片，——三「鎗」之餘，竟想把我生生剝割！六嬖押我到南京來訂婚……

——不過，中華民國的法律……

——成了後方有婚姻自主權，而我叫名十七歲，實際只有十六歲半！

——所以，我想想沒好氣，偷偷到玄武湖來自盡；偏偏……

——偏偏給我救起了：是不是？

——對！我不知道這應該感謝你或恨你？

——都可以。……妳講了很長的故事，該休息一回。我叫侍役再拿一杯咖啡和一杯可
來。這番妳飲可，我飲咖啡：好不好？

——好！

——我也來講個故事給妳聽聽。這個故事並非我親身的經歷，却從一首詩裏取來的。十九世紀，法國有四個最偉大的浪漫派詩人：禹古 (Victor Hugo)，拉馬爾丁納 (Alphonse de Lamartine)，繆養 (Alfred de Musset)，維宜 (Alfred de Vigny)。繆養是一位情詩聖手，他的四首「夜」(Nuits) 足以傳千古而不朽。另有一首維宜的：「狼之死」(La Mort du loup)，

也是人人知道的，在法國，每部中學國文讀本都選有該詩。詩，相當長，我不逐字透句背譯了；我只擇詩中情節大概講一講，當作故事。詩人描寫一羣人出獵，詩人自己也參加了。他們先圍住一隻母狼，三隻小狼；他們把他們一一殺死。繼而他們達到了父狼沉着應戰，咬死這些最凶的獵狗，終於衆寡不敵，傷重而死，不呻吟一聲。詩人設想牠的最後的遺囑無非要說：

呻吟、哭泣、祈禱、同樣地是懦弱。

在命運指示你的路程裏，

努力盡你既長且重的職責，

然後，和我一樣，沉默忍痛而死。

——我可沒有這隻狼的勇氣，她嘆道。

——勇氣不是先天的，無所謂「有」，無所謂「無」。問題在乎「願」或「不願」。
——一片沉默。

然後她仰起頭，毅然道：

——我願！

——那最好！由我看來，妳離得開江南，至少也要離開江浙。我有一位留學法國時的女同

學，正在漢口辦理某項慈善事業，缺乏人手。如果我介紹妳去，她一定錄用。她的爲人絕對善良，必能以小妹妹看待妳，妳暫時躲在那裏，等到成年再說。

——我有這股勇氣！不過，旅行需要……

我已經想到此點：剛巧昨天我賣掉一部稿子，手頭有些餘款，今天我寫一封長信給她，說明一切。妳回去也偷偷整理一番，不必多帶行李，一隻手提箱已夠；——缺乏什麼到了漢口很容易補足。這兒我的名片；明天上午九時左右，妳到中央大學教習房裏來找我。我送妳到江邊，想法上船便走。妳的行動務須祕密！如果手提箱拿不出，索性空手來都可以！

她接過名片，端詳了一回，又抬頭望我一笑。

第二天下午六時，招商局的江安輪離開下關碼頭。謝筱鳳倚着船欄，向我揮手帕：由旁人看來，這幅又是情侶話別圖！

半個月以後，我接到筱鳳從漢口來的信，簡短得像電報：「仲年先生：仰仗鼎力，我已開始我的新生。沒齒不忘的筱鳳。」所謂：「沒齒不忘」不知是指我不忘她，抑是她不忘我。若說道謝，未見諸明文。

日月跳丸，轉瞬已十年於茲矣！

上海，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曲終人不見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
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
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
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
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相見時離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李商隱

「無題」錄三，——

今晚我的情感有些失常：它變爲特別銳敏，而且塗上了一層銀灰色的傷感。我深切瞭解這個變更：我生平無所長，但能免於「懶」：半年來的寫作，配合着半年來的教書生活，外加隨通貨膨脹而來的開門七件事，擾擾攘攘，搞得這位富有龍馬精神的我有些倦，而淒涼之感是從疲勞誕生的。天下只有兩種福氣人：一種是情感豐富的人，一種是理智堅強的人。情感豐富者過着熱烈的生活，但有時要逼上火焰山；理智堅強者度着寧靜的日子，但有時要掉在冰窖裏。惟有情感和理智相等的人最爲苦惱：他享受不到上述兩種人的享受，却獨自捫起了兩個不同的十字架！我自問未曾失去情感與理智的均衡，當然是平凡人物，過的是平凡的日子。幸而已逝的青春和當前的倦勞，硬按住「理智」的頭，讓「情感」稍稍吐氣揚眉：於是在二十歲左右，我冒充過詩人：於是我有此刻詩意的情感失常，爲我的生命淺淺地洒上些金！

快樂是羸俗的，悲哀是雋永的；快樂是外人的，悲哀是內發的；快樂是水蜜桃，悲哀是檀香橄欖；悲哀能溯既往、攝現在、甚而攔住將來，快樂却祇限於現在，——由希望而誕生的快樂是「虛」快樂，而對於歡樂的追憶僅能造成惆悵！今夕何夕，而我能獲此幸福？

復員歸來，恰逢中央大學鬧房荒；——其實在劫後的江南，沒有一處不鬧房荒的。最初我和老友吳功賢教授合住在生物館樓上一間大教室裏；朝西朝北，時值隆冬，終日如坐冰窖。繼而功賢兄調我到古色古香的「教習房」裏去；——功賢和我都是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的委員；

去年六、七、八月，我在漢口當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武漢辦事處主任，迎來送往，吃盡了苦（請閱拙著「旋磨蟻」，正中書局）；回到南京，功賢負責支配全校的宿舍，也是傻瓜纔肯做的工作。在教習房——它和南高院是中央大學最古的房子，——我所暫住的斗室也是朝西朝北的，而，長冬未央，活受罪！三遷而至附屬小學裏的「紅房子」樓上七號，現今改稱：「教授第四宿舍」：這是我的「正式」住所，如果我的聘書不發生問題，便可永久住下去；——自從一九三一年秋季起，我就在中央大學當教授，直到現在，大概沒有重大因素，它是不會變動的。

「紅房子」，好一個感人的名稱！它使我聯想起「紅樓」，以及在紅樓中所做的「夢」。它的所以如此命名，因為砌牆時，紅磚夾着黑磚，組成花紋。它在附屬小學前部東隅。我的房間朝南朝東，冬暖夏涼，最好不過。朝南的一面，四扇玻璃門，一個走廊；正對園子的一角，甚為空曠，大大小小有十一棵樹，內中近樓的四棵是垂柳。朝東的一面，四扇大窗分作兩個框子；窗外還是園子，有五棵樹，內中兩棵是楊柳，楊柳之一正當靠南的窗子，月白風清之夜，柳枝搖搖擺擺，在窗上弄影，有如鬼怪精靈！

多麼靜！學校畢竟是個好地方，大家早起早睡，過着有規律的生活。恐怕像我這樣做「夜貓」，過了子夜不睡的人沒有幾個；——即使做夜貓，也是爲了寫作，爲了讀書啊！多麼靜！

大家入睡了麼？是的，都入睡了，除非夜貓：夜貓向例是靜悄悄的，不致敲破這個沉靜的水晶球。電燈加強了它的光明：這也是夜深的現象，它處熄燈了。多麼靜！孤獨的嫦娥在天上行走，孤獨的我在地下紅房子裏遙聞她衣裙窸窣之聲！多麼靜！靜中的我返乎自然，方纔是真正的我。然而，真正的我爲何傷感呢？難道說，我命中註定不該歡樂，歡樂了便要迷失本性麼？

我懂得了：這陣傷感是「回憶」帶給我的。我明明把紗窗關得好好的，而「回憶」這個調皮鬼，跨着最小的蜚螭，從比較大的鐵紗空裏鑽了進來；乘我不備，她展開輕烟似的絲網，把我劈頭兜住了！也罷，讓妳去兜罷！歡樂能使情感生鏽，悲哀却能磨瑩情感。「北史」載隋文帝向高穎道：「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我想更動數字：「情感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那麼，多情的「回憶」，謝謝妳的拂拭！

法國「惡之華」的作者蒲特萊爾有這麼一句名詩：「我好像有千年的回憶！」這個，和中國的「白髮三千丈」或「與爾同銷萬古愁」，都是誇大之辭。其實回憶在乎深刻與否，不在乎多。但丁只見過貝雅德麗斯·卜爾蒂娜麗 (Beatrice Portinari)：一二六六—一二九〇) 兩次，却終身不忘，爲了她，寫下了不朽的「神曲」和「新生」。天堂果真存在麼？貝雅德麗斯，這位最高尚最純潔的愛情的象徵，果真肯降貴屈尊，攜了我們的手，導入天堂麼？我希望着，但我也懷疑着：「希望」是一杯濃濃的紅葡萄酒，無奈給一懷疑「沖淡了！也許這便是我今夕

傷感的原因。

多麼靜！這可不是「死」般的靜，因為我聽得月亮在漫步，因為我聽得草木在呼吸，因為我聽得昆蟲在歌唱，因為我聽得……啊！何處來的笛聲？一切都活着，一切都欣欣向榮，只是靜悄悄地活着。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云：「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在月光似水的玉宇中，我們這位十年揚州夢一覺的詩人，聆得有人吹簫，憑着他浪漫蒂克的頭腦，就猜想到「玉人」一身上去。也許那夕吹簫的人並不是什麼玉人，而是個道地的大斑麻子咧！我不知道簫和笛誰是最哀怨？也許簫更淒涼。然而今晚我所聽得的笛子也夠我消受了！

譬如你涉足春林，正當欣賞花香鳥語之際，忽然一縷游絲沾着你的頸：一陣濕，一絲涼，看不見，抓不着：這便是該串笛聲。又如你把溶蠟逐漸傾入冷的清水杯裏，只見一條小小銀蛇，散作千百朵瓊花：小小銀蛇便是這股柔順的笛聲，牠騷擾了你這顆澄清猶如水晶的心！哦！你看：這些瓊花漸漸放大，漸漸暈化，變為一個一個面孔：仔細看罷，這兒也許有你的愛人（以往的、現在的、將來的）在內！以往、現在、將來的愛人都在杯中，啊！我真想把她們一飲而盡！只恐怕在水和洋蠟下了肚，要作怪，傷腦筋！

何等哀怨的笛聲啊！吹個不休！吹個不休！今夕是農曆五月十五日，月亮正圓。我沒有

「玉人」，也不想學吹簫或笛。但是我多麼愛聽笛聲。似乎吹笛者也是孤獨一人；——如果他成雙作對，儘有愉快的曲子可奏，何必吹這種寡婦夜泣的哀調呢？我生平聽過若干次哀怨的笛子，何妨記在下面，以留鴻爪。第一次，那是十二、三年以前的事。某女士和某先生協議離婚了。雙方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見了很難過；不過，我非繫鈴人，自然無從解鈴起。簽字的那晚，她很頹喪。我送她回家，途中大家沉思着，避免講話。到了她家，坐停之後，她先抽一支香烟，繼而她說：

——仲年，請你把那支掛在壁上的笛子遞給我。

——妳還是休息一回！

——不！我要吹！

——「不！我要吹！」她果真吹了，一口氣吹上一小時。我勸她稍停，她說：

——不！我要吹盡我胸中的怨氣！

我不知道她所說的是「冤」還是一「怨」？也許是一「怨」。想不到這個小小的胸腔容納得下這許多怨氣；她直足吹了三小時！終究，倦極的她拋笛伏案而眠。

第二次在重慶聽得。一位年少貌美的小姐和友人某君結婚了；「郎才女貌」不足以形容他們，因為郎固有才，却也生得不醜；女美不必說，更有很好的學問。這是一對最理想的夫妻，

理應幸福了。……無奈新娘身體羸弱，營養不足，——她的先生是一位教書匠，豈有教書匠而能有充分的營養？——加以接一接二的日本飛機「疲勞轟炸」，她患了萬惡的肺病。抗戰時，後方缺乏藥材，教授先生囊中缺乏錢：一誤再誤，她病入膏肓。有一天，她請她的先生拿她的笛給她，苦笑着，道：

——愛，你追求我的時候最喜歡聽我吹笛。笛是你我表達情愫的工具。結婚以後，你也常求我吹。後來我生了這個富貴病，吹笛傷氣，禁止我吹，直到現在。今天，我覺得精神好些，我很想吹一次：也許，這次是最後的一次；以後，如果你再想聽，要請新人吹了！

自然，我不在病人的房間裏：這都是某君告訴我的。可是，我是他們的緊鄰，笛聲雖弱，還從敞開的窗裏飛進來。哀怨麼？何用說得！吹到一半，笛聲更弱，更漫，更幽遠，終於停止。突然間，我聽得某君慘喊：

——筱倩！筱倩！

哦！一切完了！

第三次，乃在涪陵。江南人也許不十分知道涪陵在什麼地方？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它在重慶的下游，鄆都的上游：長江和烏江在那兒合流。本地人稱長江爲「大河」，烏江爲「小河」。城市是狹長的，傍山而築。馬路祇有一條，從這一端到那一端，安步徐行，可走半小

時：却有三十輛人力車在這條馬路上，呼么喝六，跑來跑去。在抗戰時間，它是相當重要：四川的桐油由此出口，此其一；政府及私人在烏江邊設立了四爿煉油廠，把植物油煉成代汽油，此其二；烏江通貴陽，獨山吃緊時，涪陵震動；如果敵人由烏江而下，佔據了涪陵，重慶便無險可守，此其三；國家銀行在此都設有辦事處，具見重要，此其四。某年，我到烏江邊來避暑，世外桃源，暫且把精神「放鬆」一下。其實「放鬆」還偏於神經方面，事實上，我並未休息：整個暑假我譯完了「三劍客」的上半部，計二十五萬字。每屆傍晚，我和內人移坐園中，躺在長椅上，江風挾着舟子的歌聲以俱來：此時此刻，物我不分，寵辱皆忘，仙乎！仙乎！不過四週是草，蚊子多了一些。然而蚊子雖多，也許趕不上勝利後所發行的鈔票數字！某晚，明月鑲銀了江波。正因為園子在小崗之巔，我們據高臨下，默默欣賞大自然之美。突然間……誰料到啊？……有人在江邊吹笛！我們眺不見人，笛聲却乘風而起，刺及我們的耳鼓。涪陵本地教育不發達。當年黃山谷被謫到此，曾經提倡過風雅，景從者頗不乏人。無奈此風已衰，又何來此吹笛的雅人呢？是男？是女？莫非是「腳底下人」（意云：「遠處人」），想家思鄉，遙戀所愛？我們自己進了人化之境，對此沒有加以多大的注意。可是，奇怪的是他接連吹了三晚；——可能吹了三個通宵，我們睡着了，沒理會。第四天清晨，——我們起身很早，——挑水的工友從江邊拾起一雙襪子、一雙皮鞋、一支笛。他把襪子和皮鞋一晒納了，把笛送給我

們：因為我們是「洋學堂」裏出身，比較「摩登」，應該會吹簫弄笛的。我接過笛，觀察一番：吹口貼着幾根紅絲，也許是血絲。

今夜的笛聲更爲淒清，今日的回憶更覺傷感。罷！罷！罷！姑且熄了電燈，鎖了門，下樓到園子裏去散步片刻：或許會逢見吹笛者的幽靈！

南京，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三日，星期四。

蒿里游魂

終日盼加薪，却又怕加薪；加薪到手時，物價已飛奔。

寅月支卯糧，剷肉爲醫瘡；朔風動地起，寒衣怎辦擋？

手寫等因奉，心思煤米鹽；平時已難過，遑論節與年！

一覺粉筆夢，兩袖剩清風；物價扶搖上，嗚嗚嘆壓空。

富豪輕億萬，窮酸貴千元；將就隨時過，不敢想明天！

——唯元：「詠公教人員」。

最近我做了一次新聞記者。這事的經過是如此的：

我向來站在新聞界的邊緣上，不深入，也不遠離；我寫過社論，編過副刊，跑過新聞，寫過特寫，却非正式的記者。下面的故事是屬於「跑新聞」類的。

如果我們不健忘，總可以記得：在立法、監察、參政、各院會熱烈討論，社會輿論一致呼籲之後，蹣跚來遲的行政院方纔於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議決：公教人員自本月起，加薪百

分之一百二十五；——而，就是那一天，物價至少比戰前漲了四萬倍（註）。我們追溯上去，在八月裏，薪津調整過一次；普加十萬元；——恰是三輪車夫一日所「踏」之數。我所要講的事件發生於兩次調整之間。

（註）編集時添註：自三十七年四月起，公教人員薪給照生活指數加成，基數三十元，加三十元以上薪底的十份之一，再乘倍數。該年三月上海職員指數為十六萬六千倍。

有一次，我在一張小型報上，——報名已忘，——讀到這段新聞：

電線走電，母子慘亡

（本報訊）本埠××大學名教授古直菴，居住××路××里××號亭子間。家中有一妻一子，不用傭人。其妻和子睡在鐵牀上，古教授睡在小木牀上。其子年僅兩歲，因營養不足，身體瘦弱，晚間不時吵哭。古教授愛子心切，點夜火以睡，習以為常。所用電燈，裝有牀上開關，花線繞在鐵牀欄干上。昨日清晨，同居者忽聞古教授大聲呼救，急衝入亭子間，則見母子兩人已僵臥在牀：蓋花線太舊，因而走電，傳入鐵牀，母子兩人雙雙觸電而死，亦云慘矣！

隔了兩天，該報又登這段新聞：

古教授被送瘋人院

（本報訊）古直菴教授家庭慘變，其妻與子觸電而死，已誌前日本報。古教授從事教育垂三十年，方正清廉，素爲學界所尊重；所著「顏子評傳」一書，爲彼之代表作，不僅對於顏子之生平攷據甚詳，對於顏子安貧之精神尤多發揮。前妻早卒。此次暴斃之夫人係續絃，且係古教授之高足。當年伊追求古教授，曾遭家中激烈反對；幾經波折，纔成佳偶。其子係復員後所生，取名：「小和」，又名：「阿勝」；皆紀念勝利之意。此番禍變，古教授刺激太深，神經失常，竟成瘋癲！古教授兩袖清風，無以善後。出事之日，家中全部現金僅剩五萬六千三百元。幸賴××大學教授會募捐料理，並將古教授送入××瘋人院云。

登兩項新聞的位置都不顯著，標題僅用兩號字。老實講，居今之世，死個把人尚且不算什麼一回事，何況發瘋？尤其是教授一類的人物，有什麼了不得！俗語說得好：「十隻黃狼九隻雄，十個先生九個窮」；又說：「教授教瘦，教員叫怨，教師早死」；命中註定，夫復何言？單就我自己來說，如果我沒有拜讀過他的「顏子評傳」，我決不會注意這兩條新聞。而「開天窗說亮話」，人是自私的動物，我的讀「顏子評傳」並非出諸好學，乃由於自私的好奇；在我心目中，顏回是個怪物：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一簞食，想來是吃不飽的了；一瓢飲，飲的當然是冷水，幸而當時沒有自來水，不必花錢；在陋巷，不下於現今的住亭子間；如此而不改其樂，若無阿Q精神，定然是白癡！我希望在「顏子評傳」裏找出一

些論據來。孰料在這部書裏，我並未發現正面的論據，却反證作者古直菴是今之顏回；我斷定他必然饑寒而死；——他竟然發了瘋！

他竟然發了瘋！爲了同情，也爲了好奇，我想去看看他，我決定去看看他。上海好像有兩隻瘋人院，收容古教授的那隻離開我家不遠，我就安步以當車地走去。很容易找尋，因爲它有個標記：它的近鄰是一所藥廠倉庫，圍牆門口高高塑了兩個巨大的鬼頭，老遠便可眺見。一切的瘋人院有兩項共同的原則：（一）瘋子分「文瘋」與「武瘋」兩種，——文瘋不打人，武瘋專打人，——隔離而居；（二）見任何瘋人，須得院長允許。我依照手續辦了：古教授是文瘋，而且是文瘋中之尤「文」者，所以楊院長不加思索地一口答應，只勸我除掉眼鏡，以免意外。

文瘋的房間和常人的房間沒有多大分別，不過：窗有鐵柵；電燈裝得特別高，而且有鉛絲網住，電線全用暗線，開關裝在門外；室內沒有一根繩，沒有一樣易碎之物如玻璃磁器之類；房門上開個圓孔，可以由外望內；如此而已。就是古教授本人，也不像瘋子；只是視矚呆直，與常人不同。我走了進去，——門外站了一個身材高大的男護士，在圓孔內張望，以防不測，——直走到古教授面前，打過招呼，就隔桌坐在他的對面。他居然還來一尊姓大名「這一套，神智似乎很清楚。我非常小心我所講的話，只得從無關緊要的「今天天氣」說起，約莫談了兩

分鐘，突然間，他直喊出來：

——我殺了她！我殺了她！我殺了她啊！他們不相信，他們不相信，爲了……爲了十萬圓法幣啊！

他的嗓子從最低音，……幾乎喃喃而語，……驟然跳到最高音，把我嚇了一大跳！我直覺地望望房門，圓洞裏有張嘴，向我笑；繼而，從洞裏伸進一隻手，向我搖搖，同時外邊送進一句：

——Never mind! Go on!

這個，大概因爲古教授不懂英文，所以那位護士故意講英文。既然如此，我繼續講下去；不，我繼續聽下去：事實上，古教授倒沒有 mind 護士的話，他講他的，只是嗓子恢復了常態。

——十萬元！十萬元！三百三十三個燒餅，三個人分！三個人分！一餐吃三個，哼！哼！你懂不懂？

——我懂！我懂！我連忙回答。

我肚子裏想：「目下燒餅賣三百元一個，以三百去除十萬，當然是三百三十三個。」（註）

（註）編集時添註：三十七年四月初，南京燒餅五千元一個，而上海早已如此了。

——不過，你所指的十萬元……

——哼！哼！政府給我們的恩惠！你不懂？留級！留級！

他說出本行話來了，我不禁微笑。「十萬元」雖則獲得了解釋，但是「十萬元」與「他們不相信」有什麼關係？而且，古教授自稱「殺人」，真的還是假的？我正想問，他又大叫大嚷：

——我殺了她！我殺了她！我殺了她！

這次呼喊得更慘，簡直是動物死時的長嘯！足見得在瘋子的心目中，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也許他由此而癡狂。

——古教授，你所說的殺……

我話還沒有講下去，外面的護士猛咳一聲，引起我的注意之後，連連向我招手；我只得退了回去。到了門外，護士把門反鎖了，和我走遠幾步，然後向我說：

——你快快不要問他殺人的事情！一則，刺激太深，他經不起再受刺激了；二則，提到了這件事，他可能從文瘋惡變為武瘋。他初入院時，因為他是文瘋，所以服侍他的是女護士。那位女護士就是楊院長的妹妹，爲人最熱心，最慈悲。楊小姐像你今天一樣，聽得他喊：「殺人」，順着問了一句。誰料他撲倒了她，幾乎扼死她，口中亂嚷：「她已經死了，妳爲什麼還活

着？」從此院長調了我來，因為我還有幾分蠻力；從此院長也不准許任何人向瘋教授提及「殺人」。今天楊院長沒有叮囑你麼？

沒有啊！

他忘掉了！

那麼，古教授究竟有沒有殺人？

——哈！哈！哈！這樣一位弱不禁風的教授會殺人？何況古教授文章滿天下，誰不知道他是正人君子？他會殺人？天下人都要變成劊子手了！他所說的一殺人「是一象徵」的說法。剛纔他的那篇「燒餅論」，便是他發瘋的緣因：經濟問題！他不會賺錢，又不屑鑽狗洞，——何況狗洞裏已經擠足了家狗，還放野狗插進去麼？——窮困之餘，他住到亭子間去；窮困之餘：電線破爛了不換，以致妻與子觸電而死；他間接「殺」了妻與子！楊院長、法院、——它派人來驗過屍，——警察局、和敝院全體同仁都如此想。

——你們的推測也許是對的。……呀！已經到了大門，多謝你送我出來！謝謝你！並且請你代謝楊院長。

——再會！再會！有空，請過來玩。

護士和我交換了一張名片：原來他姓馬，還是護士長啊。

我走出院，心中非常不安。老實說，楊院長們的解釋並不使我滿意：它太簡單了。天下「善」與「惡」固然是對立的；然而，「善」過了頂，往往變成「惡」。打個譬喻，南北極當然是兩個相反的極端；但是，假定你從南極出發，面南背北，一直走，你會走到北極的！何況「善」與「惡」的標準，隨時、隨地、隨人而變：古代的「善」，也許是今代的「惡」；今日的「惡」，也許明天變成「善」了：——也許同樣一件事情，某甲幹了是「善」，某乙幹了便成「惡」；同樣一件事情，在某甲心目中是「善」，而由乙觀之，便當它「惡」。「殺人」，當然是件「惡」事情，我們如此想，古教授也如此想：他的慘呼便證明他認為殺人是一「惡」的；——否則他應當色然而喜。不過，第一，他有未殺人？他所說的「殺人」，究竟是「象徵」的，還是「現實」的？第二，假定他殺了人，他的動機何在？這種種不應該把太簡單的推想去抹殺一切。

我得到古教授的寓所調查一番。

我依照報上的記載，乘車到××路××里。入內找到了××號，由後門直上亭子間。亭子間裏已經住了人。我婉轉問：

——請問：從前有位古教授，住在此地麼？

——我們不知道，我們昨天纔搬進來！

這時，前樓聞聲走出一位半老徐娘，向我連連招手：

先生，先生，這邊來！

我猜想她是二房東。我趕進她的臥房，那是前樓的側廂。房子是兩上兩下，連亭子間，一總住了六家：二房東自己住了樓上前廂房；後面亭子間住一家；正房住一家；……樓下客廳住一家；前後廂房各住一家。在上海，這樣的住法還是「寬暢」的；有時一幢兩上兩下的石庫門房子，竟然住了十三家人家！她領我進房，連忙把房門關了；然後請我坐，敬茶，敬烟，大爲張羅。她邊笑邊說：

——先生是記者罷？

——唔！我只得含糊答應。

——我求你千萬別向我的新房客提起古家的事，不要把他們嚇跑了！兩根半金條啊，先生，不是玩的！我已經通知我所有的老房客了，還請他們吃了一頓麵咧！對了，先生，請你多談一回，用了飯去！

——哈！哈！不必了！不必了！我決不洩漏妳的祕密；即使我在報上有所記載，一定多用×：××路，××里，××號，便行了。

——那麼，多蒙照拂，感謝之至！

我有幾個問題要請教……

唔！

古教授夫妻兩人的情感怎樣？

據說當初是戀愛結合，想來是很好的了。

後來呢？

其實，我以前不認識他們，他們在復員後纔住到舍間來。最初，兩人很和睦；老爺教書，太太領孩子。接着，物價騰漲，亭子間裏的生活似乎變冷了；物價越高，空氣更冷；古教授終日唉聲嘆氣，古太太常常以淚洗臉。

我肚子想：「來了！」於是逼緊一句：

他們常常吵架麼？

這倒不！大概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面子要緊，從不吵架；——也許從不「高聲」

吵架！

啊！我不禁表示詫異。

不過，他們用筆墨吵架。

怎麼，用筆墨吵架？

——先生，我給你幾張東西看：一部份是出事那天，我在亭子間字紙籠裏檢來的；另一部份是慘劇發覺之後，××大學教授會派代表來料理後事，收集了一大包文稿，少數字紙掉在地上，而被我拾起來的。請看這一張；注意：紙上的字體有兩種。

我仔細讀着。那個男人的筆蹟是：「妳爲何老埋怨我？我既不貪吃，又不懶做，更未失業；——只是政府窮，沒有按照生活指數給我們薪俸：這是我的過失麼？」那個比較秀麗的筆蹟寫道：「我爲何不埋怨你？你如何處置了我的青春和體健，你不貪吃，我又何嘗貪吃？天曉得，貪吃也得有錢買東西吃啊！你不懶做，我又何嘗懶做？我一天忙到晚，當了一名常任義務雜做上牀老媽子，還不夠麼？」下面由男的註了一個日子。

——你看這一張！

「讀書明理，妳讀書讀裏哪裏去了？豈不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這個，當然是古教授寫的。古太太的回答是：「讀書明理，領教了，我的老師！豈不聞：民以食爲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即使你大儒隱於市，住在陋巷裏：人家翻造摩天大廈，你這條陋巷保得住麼？即使保得住，吉普車不會衝倒你的破屋麼？一簞食！一簞食品要值多少錢，你知道不知道？一瓢飲！自來水賣多少錢一度？」在同一張紙上，男的又寫：「這個月總算加了十萬元啊！」女的立刻接上去：「十萬元！只好買三百三十三個燒餅，剩餘大洋壹佰元正！」下

面又註了一個日子。

——再看這一張，慘不慘？

「你爲何不開口？」（女的字）。「開口又怎麼樣？反正沒有錢便不是人！在這個世界上。鈔票那裏會臭？黃金更不必說！祇須能掙錢，管他烏龜賊強盜！」（男的字）。一咄！咄！咄！堂堂大學教授要叫妻子去賣淫！你說得出，我可辦不到啊！」——我不過說說而已，妳爲什麼逼得我這般凶？」——我要逼你放下書來，拋掉筆桿，出去找一個兼職！」——好太太！自從慘勝以來，我到處磕頭，所碰釘子不下十餘個：妳不是不知道啊！——那麼，爲何人家磕頭便成功，你便白磕？」——妳究竟要什麼樣？」——我那裏敢要什麼樣？你把我們母子兩人殺死了罷：要不然，大家死！」——也好！有朝一天……」下面所註的日子恰是出事的隔夜。

我讀了毛骨悚然。

我不敢再讀下去了，辭別出來，拖着千鈞的腿，在道中茫然前進。我怕，我怕已經發瘋的和將要發瘋的不止古教授一人！

南京：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星期四。

火中蓮

寸寸微雲，絲絲殘照，有無明滅難消；正斷魂魂斷，閃閃搖搖。望望山山水水，人去，隱隱迢迢，從今後，酸酸楚楚，只似今宵！問天不應，看小小雙鴉，嫵嫵無聊。更見誰誰見，誰痛花嬌？誰望歡歡喜喜，偷素粉，寫寫描描？誰還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

——「西青散記」。——

——大夫，您是不是說……一切都完了？

——不，方小姐，您不必多疑；我不過請您常期休息，如此而已！

——罷了！罷了！

——希望您多多寬心！

——多謝大夫！兩年來儘是些猜疑與希望，到頭來，獲得今日的結論：也好！

——請您恕我直言！

——沒有關係，大夫，沒有關係！說明白了，反而比悶在葫蘆裏好！再會罷，大夫；多謝您兩年來的費心！

——再會罷，多多保重！

——恐怕保重也徒然了，啊！

——哪裏的話！哪裏的話！

★

★

★

方瑩珠緩緩踱出診所。

這時她的情緒是很稀奇古怪的，在：「喜、怒、哀、樂、中」，不知用那個字來形容纔好。「喜」，當然不是：這類的消息，如何還有「喜」的可言？然而，兩年以來，她的心老是像罩在蒸籠裏，悶得可以。而，今天，自從榮大夫一言之後，蒸籠的蓋子突然揭開了。誠然，身子並未跳出蒸籠；但是，至少可以透一口氣：這值得喜麼？「怒」，去怒誰？怒榮大夫直言麼？天曉得！他是個老實人；——惟其老實，纔肯直言無隱。怒自己不善珍攝自己麼？在這種惡劣環境之下，活命已是不易，還談得上保養珍惜！那麼，怒社會？怒家庭？社會是麻木的，儘你去愛它，恨它，它根本就不覺得。若說家，今日的禍根都是「家」種下的；然而，她的家何在？家中還有幾個人活着？她全不知道。她也許有家而等於無家；也許似乎有家，而實際上早已家破人亡了；所以，即她要遷怒，她也無從遷起，因為沒有着落。那麼，「哀」呢？生死亦大矣哉！她雖則不知生之樂，——即使她達到似乎是樂的時間，也像煙火中的火花，剎那間燦

爛奪目，轉瞬又焰消火滅：世界上一切的歡樂皆作如是觀，——却知死之哀。然而……然而，她面對了「哀」兩年於茲矣：冗長的兩年的光陰沖淡了她的哀。而且，生之樂，單單活着便可樂麼？萬一，身還活着，而心已死：這應該樂，還應該哀呢？古人說得好：「哀莫大於心死」：這個「哀」是旁觀者去哀心死的人呢？抑是心死者自己哀自己？不！說錯了：其心既死，豈復能哀？然而，她，方瑩珠，她的心有沒有死？假定心死了，芸芸衆生，誰去哀她？……也許有一個人！……她想起了他的，苦笑了一下，使勁說：『管他咧！』就在「管他咧！」的一刹那，有人向她猛喝：

——當心電車！

她嚇了一跳，清醒過來，——不，她始終是「清醒」的，不過她的注意力從「內心」移到「外物」而已，——停睛一看：警告她的是交通警察，她自己正在穿過呂班路。

——咦！怎麼我走到這兒來了！

她不禁笑了。這是真笑，不是苦笑。想起來，可笑的豈止她這次的行動？我們在生命的既長且艱的路程中，像她那樣盲目地走：達到了危險，也許有人警告我們，——那是先知先覺，或是旁觀者清而對我們懷有同情者，——也許無人關照我們。於是撞傷撞死，糊裏糊塗，豈不更可笑？她清醒過來，索性向西走，朝徐家滙那個方向走，走過「文藝復興」咖啡館，她拍拍

自己的腿，道：

——好久沒有走這麼長的路了，瘦得很！進去坐一回罷。

她走了進去，坐停，叫了一杯可可，喃喃道：

——Sweet to the sweet——

她打開玻璃皮包，取出一方小鏡，自己照了一會，彷彿自我欣賞，懷了無窮的憐惜，自言自語：

——瑩珠啊瑩珠！——去年今日此樓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妳還活得幾天啊？……罷！罷！罷！不必太傷感；我們姑且來計劃一下。

她收進小鏡，却取出一本小抄本和一支金套自來水筆，一包香烟，一隻打火機。她燃了一支烟，滅了火，把皮包關上。於是她很優閑地在抄本上寫了又寫，改了又改。

滬上的咖啡館，尤其霞飛路上的咖啡館，幾乎是沒有早市的；直到十一時以後，纔有顧客上門；方瑩珠踏進「文藝復興」時，恰巧十點鐘，全堂只有她一個客人。然而「文藝復興」是兼營飯店的，約莫十一時半，吃客陸續到了；侍者也向瑩珠請示：要否「吃大菜」！瑩珠點了一客上好的公司菜，心中雖則不快樂，但近乎快樂；非常鎮定，幾乎達到我物俱忘的境界，因為她的全部計劃已經決定了，她安祥地吃着，胃口之佳，為兩年來所未有，她自己也驚奇了，

——也許可以說：「驚喜」。

她在「文藝復興」又寫了一封信，當她經過思南路郵局時，快郵寄出，下午一時半，她回到了家。

★

★

★

她把她的值錢的手飾檢點一下，分作兩份。她調開了女傭人，和上海殯儀館通了一次電話；又握筆計算了一下，點點頭，彷彿自己很嘉納自己。繼而，她犧牲了習慣性的午睡，——那習慣是依照大夫的叮囑所養成的，——不覺得倦，只感到興奮，取出一方白洋紙，用鋼筆細細描繪，畫就一枝萎謝的花，花下仰臥着一隻死鳥；她又用墨筆題了幾個字。她仔細端詳了好一回，滿意了，然後把畫摺起，放在手飾旁邊。她坐到梳粧台前，經意打扮：撲過面粉，塗過唇脂，修過指甲，洒過香水，在鏡中盯了一刻，再行起立，她換了一套出客的服裝，換了襪子，鞋子，手套。再在鏡前望了一回，滿意地說：

——夠了！夠了！

她覺得雙頰有些發燒，心有些跳：於是，她再坐下來，抽着烟，小事休息。半小時以後，她認為休息已夠。她把手飾的一份藏入手飾匣內，手飾匣鎖入小鐵箱裏；另外一份和摺好的字畫放進玻璃皮包，關好皮包；她又出門。將走出門的時候，她吩咐女傭：

巧弟，妳打個電話給杜先生，叫他今晚「務必」到此地來一次；不要忘了！

小姐，他不三天二頭來麼？

莫管！妳打妳的電話。妳關照黃媽：預備些小菜，沽些杜先生所愛喝的酒。

知道了！知道了！

她先上萬氏攝影室照了一張十二吋全身像，一張六吋半身像。

她繼而去沙遜大廈。那兒，她找到了她所認識的珠寶商。這是一個猶太人；在上海，有相當多的猶太人買賣珠寶，規模宏大。她取出她的手飾，叫他估價。他仔細觀察了一下，一一說出市價；她一一記錄下來。繼而，她向他提出她的意見。兩人討價還價了好半天，然後決定了一個兩人同意的總數。猶太人收進手飾，將簽支票。瑩珠要求他開三個不同數目的三張，猶太人照辦了。這次的交易，她沒有吃多大的虧，因為她是老主顧；可是珠寶商終於佔了些小便宜，因為他是猶太人。

★

她收了三張支票，退了出來，再到上海殯儀館。

我姓方，剛才我打過來的電話，你們照辦了麼？瑩珠詢問館中負責人。

——是的，方太太！

——方小姐！瑩珠校正他的錯誤。

——對不住，方小姐！

——領我去看看！

——當然！當然！

瑩珠挑選了好久，議妥價，拿一張支票付過錢，掣了收據，然後問：

——你們帶辦石碑麼？

——帶辦。花崗石的？還是大理石的？

——有什麼分別？

——花崗石比較硬，大理石比較好看。

——我要大理石的。

——刻什麼呢？

——我準備在此。

——她取出字和畫來，又說：

——你們把這幅畫和這張字，按照碑的大小，另外描一份。原稿刻在剛才我選定的木器

上，放大的一份上碑。花用紅色，其餘字和畫都用普魯士藍。刻一刻，要花多少時光？

——我們用電刻，迅速而不走樣，約莫半小時。

——很好！你給我馬上刻！半小時後我再來看。

——小姐，這……這……

——要錢，是不是？我作成了你們數千萬元的生意，連一塊碑都不肯送？而且不准偷工減

料！

——遵命！遵命，決不馬虎！

——要送去的地點和時間，回頭我告訴你們。

★

★

★

她接着到靈安公墓去了一趟。

★

★

★

回到家，已是六點半了。時值陽曆七月，正當夏日炎炎，又用了夏季時間，就是提早一小
時，——此刻太陽尚未落山咧。

瑩珠覺得非常痛快！諸事準備就緒，好似卸了千鈞重荷！可是，人類的神經如鐘上的發
條，旋緊之後，驟然放手，它就一鬆鬆到底。瑩珠的神經真是緊張了兩年，今日給榮大夫斬斷

了緊張的維繫，就感覺到空虛，至少感覺到空閑。又因為急急忙忙，東趕西趕，奔了幾乎一整天；即使健康的人都倦乏，何況她？她連接打了幾個呵欠，伸了幾個懶腰，向長沙發上一橫，立刻入睡了。

杜鳴時走進房間，她毫未覺得。正因為他是常來的朋友，巧弟領了他進來，未曾喚醒瑩珠。杜鳴時呢？這位賈寶玉型的大學生，癡立沙發面前，欣賞這幅「美人春睡圖」。這張「百看不厭的蛋兒臉，稍覺清瘦一些，何年何月能夠屬於他呢？自從大都會舞廳首次碰見她以來，轉瞬已經一年；平日相處得極好，偏偏當他進一步追求時，她立刻變作凍若冰霜。可是，也未因此決裂，祇須他自己知趣，退縮到相當距離，——就是說：不超過朋友的階段，儘管是要好的朋友，——冰霜又化作陽春了。這張可愛可恨的蛋兒臉啊，真是一個謎！此刻，他欣賞之不足，拖過一張擱脚的小几，索性坐在她的頭邊，靜靜地等待着、等待着什麼？等待她醒來，等待她有所吩咐，等待她有所表示，等待自己的好夢終於得以實現。「等待——是人生最強的吸引力，也是人生莫大的痛苦；人，生而知道無所等待了，此之謂一絕望——，活得有什麼趣呢？他真想捧住了這張蛋兒臉，吻她一百次；無奈，不敢！

她悠悠然醒來。半睡半醒，張了一半的眼，望見鳴時，便用天下最嗲最甜蜜的聲音，故意問：

——噢！你是誰啊？

這一下，鳴時耐不住了，把自己的嘴唇貼上她的嘴唇，當作回答，——大膽的回答。這次她並未生氣，而且，約莫讓他吻「足夠」以後，再輕輕推開他，吩咐道：

——請你叫巧弟預備洗臉，好不好？

——好！好！好！好！好！

這是九天下降的淪音，如何會不好呢？鳴時一口氣說上五個「好」字，引得瑩珠笑了。洗過臉，兩人對立在一張小圓桌旁邊。黃媽開上夜飯，巧弟侍候着。

——巧弟，時候不早了，妳也去吃罷！

巧弟年已十八，又經過應酬場中的訓練，豈不知道她有知心話和他講，而不願第三者聽聞？所以她答應一聲，退出房；而當她將退出時，她背了瑩珠，向鳴時做了一個鬼臉，這個調皮鬼！

巧弟一走出門，瑩珠劈頭便問：

——時，你愛我麼？

——啊唷！我的好小姐，這還用問得？

他順手一拉，把她摟在懷中，小圓桌幾乎拖翻。

「今晚上，尤其今晚上，我喜歡聽你講這句話！」

「喜歡聽麼？我愛妳，誠心誠意地愛妳，瘋瘋癲癲地愛妳，失魂落魄地愛妳！」

米湯！瑩珠笑着說，誠心誠意猶可說，瘋瘋癲癲吃勿消，失魂落魄那還了得！

「妳愛我麼？」

「一點都不愛！瑩珠雖則如此講，却雙臂勾住了鳴時的頸項，弔着半個身子。」

「妳既然一點都不愛——我，爲何不和我結婚？我曾經告訴你：我是獨養兒子，父母百般依順，決不反對；何況討得妳這樣一個秀外慧中的媳婦呢！」

「咄！咄！咄！你們這批男子啊，看見了女子就像貓兒看見了魚，蒼蠅嗅到了醋，……」

「……杜鳴時碰到了方瑩珠，……」

「老面皮！老面皮！相親相愛，何必結婚？而且，結婚……」

「是愛情的墳墓，妳是否想說？」

「瑩珠一聽『墳墓』兩字，突然打了一個寒慄。可是，鳴時這個傻瓜，正當飄飄之際，沒有覺察。他繼續說：

「如果妳不答應我結婚，我只好去自殺！」

「這太過火了！『墳墓』啊，『自殺』啊，一連串吉利的字眼！瑩珠擺脫了他的懷抱，坐到

原來的座位上去，一付莊嚴的神氣，道：

——小杜，我們講些正經話罷！

——啊唷唷！以前所講的不是正經話？

——小杜，不許打哈哈！

——好！我洗耳恭聽！

——今晚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聚首！

——什麼？妳講什麼？他跳了起來，叉着腰問。

——我明天就走了！

——到那裏去？爲什麼？妳講！妳講！

——一個很長很長的旅行！

——爲了什麼？天哪！爲了什麼？

——爲了你，爲了我，爲了我們的愛情！

——這無異乎說我逼走了妳！

——不是！錯不在你，也不在我，乃在乎……

——哼！你愛上了別人，是不是？怪不得拿我七擒七縱地玩着！

——你完全猜錯了！

——算我猜錯，究竟爲了什麼？

——此刻我不能告訴你。

——我既然猜錯了，妳又不肯告訴我。好！沒良心的珠！不必妳趕，我自己走！他奔到房門口。瑩珠喚住他：

——有良心的時，明天上午八點半，到此地來送我！你若不來，提防後悔！

鳴時迴頭來，見她要哭，心軟了，雖則氣憤未平，不甘屈就，口中却說：

——好罷！我準來！

★

★

★

杜鳴時走後瑩珠伏在桌上寫了一封信。她看了看手錶，喃喃道：『還好！』她取了這封信，交給喚進來的巧弟，再三叮囑道：

——明天早上八點半，杜先生來時，妳交給他；千萬不要忘了！

——噢！巧弟感覺詫異。

——好孩子，妳莫管，依照我話做去！

繼而，她重新梳妝，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拿拿手包便走。巧弟跟在後面，問：

——這時快近十一點鐘了，而且妳已向夫都會請了假，此刻上那裏去？

——上天去！

瑩珠回答，一陣慘笑。

★

★

★

廬家灣警察局局長手中執着一封已拆開的快信，大叫大嚷：

——咄！咄！咄！這是什麼一回怪事？

他望一望手錶：

——七點一刻，來人！快開吉普車到復興公園去！快！快！快！

他們一行三人，進了公園，依照了信中所指示，半信半疑，向前找去。不久，一個警士驚

呼道：

——報告局長，在此了。喏！喏！

他指着一雙極考究的高跟鞋，復興公園並不大，遊人却不少。不過，在一隻角落裏，一帶土崗當作假山，崗上崗下樹木叢生；地段幽靜，尤其在清晨，很難有人臨止。麂皮鞋便脫在進口，嶄新，僅僅沾着一兩點污泥：

——進去搜！局長下令。

走去不到十丈路，一個裝束人時的少女倒在地下，一隻手皮包放在頭下作枕。

——驗她的左手大姆指，有無印泥？

——報告局長，有紅色印泥。

——對了！對了！這樣的奇女子，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她要自殺，安排得這般道地，她寫信通知我們，說要自殺，又恐我們疑心謀害，所以自動打了一個手印，以作憑證。他署名：方瑩珠……嘿！方瑩珠？名字好熟啊！

——她是大都會的紅舞女！

——張隊長，你說得對。她為何自殺呢？她既然是紅舞女，不致爲了經濟的原因罷？想來是三角戀愛，……

——她在信中提起的杜某人……

——……也許知道一些，甚而也許是慘劇的主動者。對了，我們還得趕回去！

他們把屍首抬上吉普車，用一張毯子蓋了；收拾了手皮包和皮鞋，就回警察局。

★

★

★

八點三刻

——我姓杜，叫鳴時，××大學生。你們停一會兒問，好不好？我先要見她一面！

——好！好！張隊長，領杜先生到太平間裏去。

——是！

鳴時抖着手，將毯子揭起，只見瑩珠面目如生，爲之肝腸寸斷，伏在屍上大哭，昏了過去。

局中一陣亂，好容易纔把鳴時救甦了。局長目覩他這般的哀動，「謀害」的觀念早已打消；所以，當他恢復神智以後，局長極力勸導他。他抽着咽，不開腔，只把瑩珠留給他的「訣別書」遞給局長。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鳴時：

我自十三歲上被我的家庭賣出以後，流落風塵，迄今整整十年。昨天是我的生日，也就是我的死期。在這十年裏，我嘗盡了人間酸辛。可是，信不信由你，我至今並未失身！你要懂得：在這個污濁世界中最荒蕪的場合，要保存自己的清白，真不容易啊！這可不比高壇講經，閉口道德，閉口道德，根本就不曉得「道德」兩字有多麼濃厚的血腥氣！我的清白固然保住了；我却斷送了我的健康。兩年前，我患了肺病。肺病是富貴病，只須完全休養，不是不可醫救的。然而當舞女的人——刻薄的男子稱我們爲：「貨賤女郎」；誠然，我們「貨賤」，可沒有出賣靈魂啊！——既不「富」，又不「貴」，焉得「休養」？於是我的病一天深似一天。而且，我那就希望早些了結這個不足惜的生命！我和你首次在大都會相遇，我的肺病正進入第二期。你我一見傾心，我心中悔恨作弄自己的身體，沒有好好聽從榮大

夫的話：我想把這個清白的身軀獻給你。雖則老實講，我還不太信任你：公子哥兒我逢到不少，百無一用的公子哥兒惟有對於甘言蜜語欺騙女子是本領一等；你也許是那種人！等到我發覺，我證實了我的錯誤，我就加倍保養自己：從第二期到第三期，時間拖長到一年，不可不謂奇跡！今晨，榮大夫叮囑我：「常期休息」，却加了句：「不必覆診了」——這就是判決我死刑！可是，我並不恨他，你也不必恨他，生既不能和你結合，不如死！死，我不怕，尤其獲得一個知心而死，幾乎是快樂的！今晚，如果我稍稍示意，你必然留在我處過夜，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不過，如果我和你發生了肉體關係，即使你知道我是處子，在我死後，萬一你想起我：所想起的也許是我的肉體，而非靈魂！我不願！我不願！所以我硬着心腸，把你轟走了。人類的記憶是限度的：這是壞事，也許是好事。爲了要在你腦中刻下一個美的印象，所以臨死時，我着意打扮。不過，這個印象勢必由濃而淡，由淡而滅：這是天演，我不怨你。爲了要幫助這個印象留存得長一些，昨天我在萬氏攝影社照了兩張小影：像中的服裝便是我死時的服裝。照相的收據藏在我的皮包裏，你問警察局要便是了；如果未被他人拾起的話。皮包裏還有兩張支票：款子比較小的一張，請你爲我料理身後各事，以備各種零星之用；款子比較大的一張，以及我全部的遺物，以及我的房子及巧弟黃媽，都請你交給大會舞女張小微無條件享用。這個可憐的女人，遭了我同樣的命運；也許更不如我，因爲一個風流才子和她風流了一下，種下風流種子，自己却一陣風飄了！天下祇有窮人才知道他人的窮，只有苦人才知道他人的苦；如果富人肯無所企圖地——明言或暗藏——爲窮人苦人着想，狗纜不吃屎喇！我的棺木和石碑，——棺和碑上刻有我自繪的畫，和我自己所寫的：「方瑩珠的歸宿」——，我的墳地，我都親自定好，而且經過目。所有的收據附在這封信裏。對了，你也許想：一切我都做得很周到，惟有把支票放在手皮包裏，太冒險。可是，惟其如此，方能表明不是謀財害命啊！再會罷！不！天堂相會罷，嗚呼！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來生見罷，我是愛你的！你們讀完了這封信，送

我到上海廣儀館去罷，我已經約好了。

瑩珠絕筆。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晚十時。

局長讀畢，大家靜了下來，嚴肅得像在教堂裏那樣。

南京；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三寫。